

500921



**刘少奇
与安源工人运动**

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

刘少奇与安源工人运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编
安源工人运动纪念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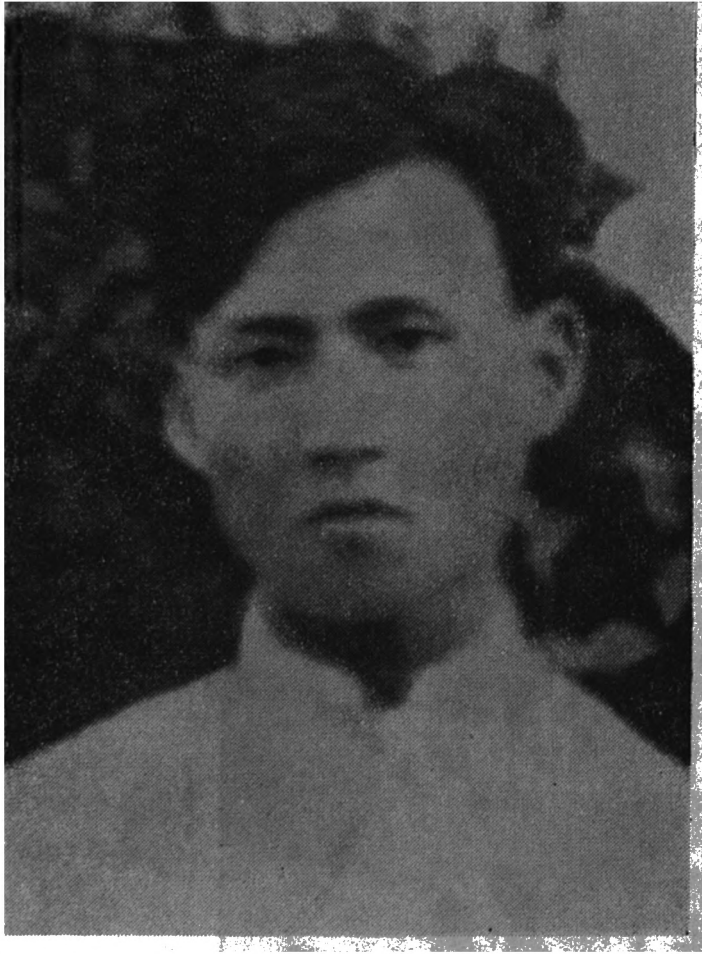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
刘少奇与安源工人运动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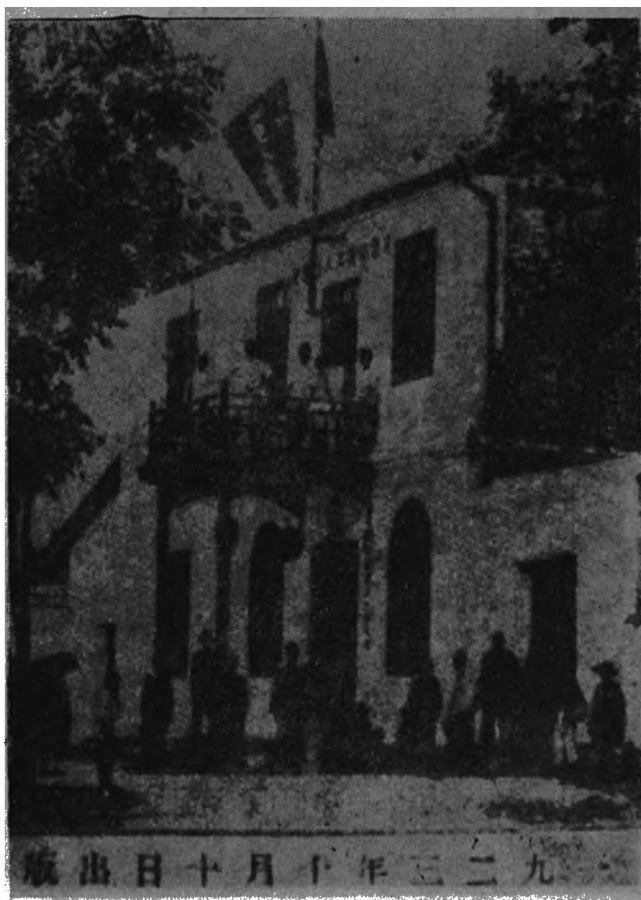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印张 166千字
1981年2月第1版 1981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500册
统一书号:11190·055 定价:0.72元



1924年6月刘少奇同志在安源



安源路工人俱樂部第一屆總代表及駐部職員攝影



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
第一屆總代表及駐部職員
合影。(第二排右起第六
人為劉少奇同志。)

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
旧址。(二樓左起第一個窗
口的房間是當年劉少奇同
志的舊居。)



1964年，刘少奇同志在北京接见安源大罢工时的工人俱乐部总代表袁品高同志(中)合影。

李富春

諸位同志：
你們向中央發來的信，收到了。
謝謝你們。你們說：瀋陽和
西河股產轉移及供糧保證通
車，以持沈瀋省後方及鐵道
部救濟處理。此事在安撫

李富春

一九五七年七月八日

作這三年，瀋陽的許多事，都
我這記憶得很清楚，但由於
的太多，這只是對於修建的
已的許多事，向之如老蘇原周
和謝怡拉，劉昂六同志等，我
也們提提意見，應請在安撫建
今紀念碑，並舉行追悼會，
並派一隊死難的烈士家屬，
如有困難，請向中央報告。

振沈安瀋區有些老工人，有

住在安瀋和沈瀋在安瀋的地

區有些困難問題不能解決。

現在安瀋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實行互助，幫助老工人解決

這些問題。沈瀋可以由工人

參加在安瀋工人每人捐出一天或

半天工資，交工會保管，作為救

濟和解決老工人困難之用。

這個建議是否可行？請沈瀋

礦工會和工人同志們致志願。

譚延陶

詳確合確工人同志切以及之平工礦

的志工人同志切志。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目 录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	刘少奇 朱少连	(1)
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	刘少奇	(29)
俱乐部组织概况·····	刘少奇 李求实	(45)
“二七”失败后的安源工会·····	刘少奇	(48)
救护汉冶萍公司·····	刘少奇	(52)
整顿萍矿意见书·····	刘少奇	(62)
一九五三年七月八日给安源镇工会的信·····	刘少奇	(72)
王光美同志给《工人日报》社和《中国青年》杂志社的信·····		(73)
王光美同志给《萍矿工人报》的信·····		(75)
干事会报告(一九二三年九月)(节录)·····		(76)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第一届职员表(摘录)·····		(77)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第二届职员表(摘录)·····		(79)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总章(一九二三年九月)·····		(80)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总章(一九二四年九月)·····		(88)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补习学校教科书(选)·····		(97)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纪念罢工胜利的传单·····		(102)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纪念安源工友罢工胜利的传单·····		(108)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宣言·····		(110)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祝安源路矿工会罢工胜利周年 纪念·····		(113)

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祝词·····	(115)
江西安源路矿工人大团结(报道)·····	(117)
萍安罢工五日记(安源通信)·····	(118)
萍乡路矿工潮之经过(长沙通信)·····	(124)
劳工记(节录)·····	(126)
李寿铨日记(节录)·····	(140)
李立三同志谈安源工人运动·····	(145)
肖劲光同志的回忆·····	(152)
易礼容同志谈安源·····	(157)
革命熔炉——安源·····	吴化之口述 (161)
真理的启示·····	袁品高 (163)
在刘少奇同志身边·····	张明生 (168)
罢工前后·····	易友德口述 (174)
安源老工人座谈会记录·····	(177)
刘少奇同志二三事·····	(180)
安源斗争拾零·····	(182)
刘少奇主席接见袁品高同志·····	赵 凯 (184)
关怀和想念·····	朱子金 (189)
安源煤矿与安源工人·····	(193)
高展在黑暗中的一面灿烂红旗·····	(201)
刘少奇在安源革命活动大事记·····	(209)
少奇同志永远活在安源工人心里·····	朱子金 (213)
后记·····	(219)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

(1923年8月10日)

刘少奇 朱少连

(一) 弁 言

自产业革命以后，机器愈发达，渐将社会分成劳动与资产两大阶级；机器愈发达，两阶级的界限愈分明，两阶级的利益愈背驰，劳工解放运动乃随之而起。最近数十年中，西欧劳工阶级皆各组织团体，联成一气，向资产阶级宣战；或已取得政权，实行劳农专政；或已养成伟大的潜势力，仍不断地向资产阶级进攻。中国产业发达较迟，要求解放的呼声，直到最近数年中，才从久被压迫的劳动界中发出来。自从一九二二年香港海员大罢工以后，工会运动与罢工运动乃层见迭出，而武力解散武力压迫亦随之而至，这可以证明中国劳工解放运动发达之速，势力之大，社会上一般人的视线也不容不转向于这一方了。安源路矿工人的工会运动及旧年九月之大罢工，实是幼稚的中国劳工解放运动中最有成绩的一件。在这周年纪念的时候，我们应该把过去的事实，详细的披露出来，聊供伙伴之借鉴，借叨明者之教益。

(二) 黑幕重重的萍矿与株萍路

萍乡安源煤矿为中国最大产业，即汉冶萍公司之一部，开采

已二十余年，产量极富，据估计约包孕有五百兆吨之多。其采取方法，悉仿西制，电车驰骤，往来如梭，机声隆隆，累年不绝。全矿雇用工人凡一万二千余人（开大工时，人数尚须增加），内计窿内矿工六千余人，机械工千余人，余则俱为洗煤炼焦、运输及各项杂工。每日可出煤约二千余吨，炼焦约七、八百吨。所出煤焦，除略供本矿及株萍、粤汉两路之用外，余均由株萍、粤汉两路及公司轮驳运往汉阳、大冶，以供两处钢铁厂之用。

萍矿原来之工作制度，除窿外一部分机械工人及窿内杂工等系点工（以日计工资）而外，余俱为包工，工人皆在包头之下做点工；因此工人出卖其劳力，乃不能与资本家直接交易，中间还须经过包头阶级之剥削。如窿内矿工，矿局所给工资，每人每日可合银洋二角七、八分，而工头给与工人，则每人每日只可合铜元二十六、七枚（安源洋价每一元可换铜元二百一十余枚），工头剥削所得，实在工人工资一倍以上。且当发给工资时，又得剥削其尾数，如工资在一元以上者给一元，不上一元者则仅以不足数之铜元付给之。他如歇工扣伙食，误事罚工资，重利盘剥等事，无所不用其极。是故工头每月收入有银洋七、八百元者，有上千元者。

工头收入既如是之丰，则欲相安于无事，势必须分与职员若干以塞其口；否则职员固可上下其手，使工头不独无红利可图，且将大折其本。工头与职员于是双方勾结，一方尽力剥削工人之血汗，一方又着手于“吃点”①、“买空”②、“做窿”③、“买灰”④

① 工头向矿局领取三十人之工资，而只雇用二十人，余十人之工资即为工头囊中物，这便是“吃点”。——原注

② 实际上出产只九百吨，而工头勾结各方，向矿局虚报一千吨，此中一百吨之价值又为彼等囊中物，这便是“买空”。——原注

③ 扣发做窿（窿即隧道）应用之材料与人工，使窿狭隘难行，而工头仍向矿局

等弊，从矿局方面攫得许多利益。

窿外各种包头于工人之工资，皆有同等之剥削，间有剥削至工人工资三、四倍以上者。

萍矿工人每日工作时间为十二时。工人皆系成年工人，惟一小部分之学徒及守房子送饭等工人为童年工人，女工绝无。矿局对于工人生活的设备，极不完善。窿工有食宿处四区，计屋百余间，每间约丈余宽，二丈余深，须住四十八人，然因房屋过少，竟有每屋住至五十人以上者。房中床俱叠置，大类柜橱，空气恶劣，地位低湿，诚一“栖流所”之不如！窿外工人亦稍有寄宿房屋，但亦不敷用。他如食宿处之食料更属粗陋无比。工人洗澡池直等于一小市之泥沟，实为世间绝无而仅有者！诸如此类，均非生人所能堪。余如工人游艺及工人教育设备，皆一无所有。卫生方面，设有一萍矿医院，然亦仅潦草塞责，司其事者初不类减少工人痛苦一如天使之慈心医士，直一性情暴躁如狼似虎之市侩耳，屠夫耳！

萍矿当局对于各职员工头对工人之无理打骂及无情剥削与压迫，初不加以制止，时且助长职员工头之威风以对待工人。以故萍矿职员工头得任性而行，毫无忌惮。其中重重之黑幕，实有非吾人所忍言者！矿局职员，自矿长以至各下级职员及工头管班等，

虚报，从中攫取利益，这便是“做窟”。——原注

- ④ 萍矿设有化验处，特延化学专家专任其事。逐日窿内所出之生煤洗煤，各机所出之净煤，炼焦各炉所出之焦炭，均按次分别提送化验，日不下百数十次，磷灰轻者奖，重者罚，严定分数。工头为求奖免罚起见，便贿买专任化验之化学专家。金钱一到，磷灰立减，不爽毫厘；其贿买之最周到者，该化学专家即取纯煤一块，为之化验，另由他处攫取些须之灰加入搅拌之，此种化验之结果，乃为上等；若久不献殷勤之工头，化学专家即呼而语之曰：“你的分数到了五十几分了（指磷灰而言）”，此即催促贿赂之隐语。这便是“买灰”。——原注

无不可以殴打工人，工人对于彼等之无理命令，亦莫敢稍有违抗。工人有稍不如意者，即滥用私刑，如跪火炉、背铁球、带箠枷、抽马鞭、跪壁块等，或送警拘留蛮加拷打。人生而受此，诚奴隶牛马之不如矣！

株萍路局工友共有一千一百余人，工作制多系点工，其中黑幕较少，惟其职员平日无理之压迫，亦不稍减于矿局，工人教育及卫生之设备各种，亦均付缺如。

安源路矿工友性质俱十分激烈，不畏生死，重侠好义，极能服从，又以万余工友，团聚一处，声息相通，故团结力亦十分充足。而另一方面，工作既如是之苦，压迫既如是之重，待遇既如是之虐，剥削既如是之深，故“组织团体、解除压迫、改良待遇、减少剥削”之口号一出，即万众景从，群焉归附。

(三) 第一个工人补习学校—— 俱乐部的成立

安源工人向来并无何等之组织。间亦有结兄弟及同乡会等小结合；但此种小结合于工人利害初无何种意义。年来因潮流之澎湃，工会运动及罢工运动既已弥漫于全国，安源工友之较为明了者，因之亦渐感本身痛苦之难忍与四周形势之可图，遂有意顺应此种潮流而谋自身之解放。

民国十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以后，特托人介绍安源路局火车房数工友通信，此后书记部所有各种书报及各处劳工解放运动之消息均次第传来，《工人周刊》等出版物，乃时出张于工厂附近之墙壁，宣传因而大广，于是要求解放之念，在此少数工友之心中，乃如雨后春笋，勃然怒放！适湖南中华工会机械会于九月（一九二一年，即民国十年）派人到安组织分会，路矿工友

加入者达二百人。但机械会之组织是狭义的，只限于机械工友，对于此地久受压迫困于地狱中的大多数煤矿工友，不免有向隅之憾。此间一部分较觉悟的工友渐觉此种贵族式、排他式的机械会，绝对无发达之可能，遂于十二月中函书记部，请求派人到安帮助并指导一切。书记部当即特派毛润之、李能至、宋友生与张理全四人到安考察情形，开始活动。毛等先以朋友的关系与各工友接洽，渐谈及工人受痛苦受压迫及有组织团体之必要等情，于是大得工友欢迎。书记部因是乃决定在安源办一工人补习学校及国民学校，特派李能至及蔡增准充当教员。学校于民国十一年一月成立，校址设于安源五福巷，这便是第一个工人补习学校。斯时工人夜晚至校补习者有六十余人，其中以路局工人为多。李等于教课之中，即略事宣传“工人在世界上之地位及有联合起来组织团体与资本家奋斗以减少痛苦解除压迫之必要与可能”，此外非常与各处工友接洽联络。二月之久，工友因此而觉悟者甚多；且辗转传播，来与李等接谈者日众，最后乃共集议组织俱乐部。三月十六日开第一次筹备会，推出筹备主任；四月一日开第二次筹备会，即由发起人李能至、朱少连等十人联名呈请萍乡县立案，并请出示保护，当蒙批准出示在案。因官厅之保护与发起人之宣传，俱乐部遂稍形发达，乃迁入牛角坡五十二号。四月十六日开第三次筹备会时部员已达三百余人，遂选举李能至为正主任，朱少连为副主任，并选出评议、干事若干人。五月一日劳动节，俱乐部遂宣告成立。当日举行大游行，并散发传单，向社会及工友表明俱乐部成立之意义，晚间并演新剧及他种游艺，借娱群众。

俱乐部成立以后，加入者并不十分踊跃，良以当时俱乐部对外宣传之宗旨，仅为联络感情，交换智识等数句空话，对于工友切身之利害，初未明言。后乃以“创办消费合作社可买便宜货”为口号向群众宣传，加入俱乐部者因是渐众。

(四) “铤而走险”的大罢工

十一年七月，湖北汉阳铁厂工友因所组织之俱乐部为武力强迫解散而全厂罢工，不数日且获胜利。安源工友得到此项消息，甚为惊奇。俱乐部乘此时机，即向工友明白宣告：“俱乐部之宗旨，为保护工人的利益，减除工人的压迫与痛苦”，群众为之大动。矿局路局方面初对俱乐部甚不注意，及汉阳铁厂既罢工，乃渐觉俱乐部实含有几许其他作用，因之俱为不安而思有以消弭之。又因汉阳铁厂之罢工，乃由于武力压迫铁厂工人俱乐部而起，以故对于俱乐部虽十分恐惧，但亦不敢迳行压迫，遽尔封禁，只得用笼络手段假意敷衍。此时俱乐部正主任李能至已去长沙，部内办事人除朱少连外，尚有蒋先云、蔡增准数人。矿局当时系副矿长舒楚生握权，舒遂亲身至俱乐部探听情形，一面恐吓蒋、蔡等，一面又以津贴俱乐部经费拨给俱乐部房屋为言，希用笼络手段，借保无事。但彼时蒋、蔡等皆未为所诱动，反向工人大为宣传，谓：“舒矿长都到了俱乐部，矿长都不敢轻视俱乐部，可见俱乐部是正当的机关了。”于是俱乐部乃以此事及汉阳铁厂罢工胜利事件日夜在俱乐部宣传，每日分数处演讲，工人之来听者日众一日，加入俱乐部者亦日以数十计。空气愈造愈浓厚，形势愈趋愈严重，资本家恐惧之余，破坏之手段乃立至。

舒矿长见威吓不灵，利诱无效，且形势日趋险恶，不得已乃邀同路局机务处徐处长等联名具稟萍乡县署及赣西镇守使署，谓俱乐部为乱党机关，请以武力封禁。九月七日，赣西镇守使肖安国换防抵萍，路矿当局便大施恐吓手段。路局职员徐海波装神作鬼，以虚伪之友谊，警告俱乐部副主任朱少连（路局行车部总司机，与徐为同学）并加恐吓，促其速走，否则必有杀身之祸。次

日两局挂名职员沈开运（湘人，素称当局傀儡），同样恐吓俱乐部职员蒋先云、蔡增准者数次。他们以为将朱、蒋、蔡等数人先行吓走，俱乐部必定自然瓦解。那知朱等强硬异常，不为所动，且切实声明：“秉正大光明之宗旨，作正大光明之事业，死也不怕！”九日俱乐部正主任李能至由长沙到安源，态度更为坚决，誓死不离安源。徐海波，沈开运等知诡计不行，乃请萍乡县正式出示，训令俱乐部自行停闭。但此时粤汉路罢工风潮又起，路矿当局恐慌万分，将从前破坏俱乐部之手段完全软化，忙请李能至不要发表萍乡县训令，并承认往官厅疏通保护俱乐部。俱乐部乃趁此时机，竭力训练新加入的多数工友，并向路矿两局提出条件如下：

（一）路矿两局须呈请行政官厅出示保护俱乐部。

（二）路矿两局每月须津贴俱乐部常月费二百元。

（三）从前积欠工人存饷限七日内发清。

并限于二日内完全答复，俱乐部在此二日内，即竭力宣传“如不圆满答复，即行罢工”，并竭力宣传须服从俱乐部之命令，须依指挥而动作。此时群众激昂，已无可制止。及十二日路矿两局第一次答复，俱乐部认为不圆满；遂再通告路矿两局限即时答复；一面即准备各项手续以谋最后之对付。当日路矿两局虽一变从前欺压的态度为谦虚的态度，作具体答复，但尚圆滑，于存饷一项之答复，仍不圆满。至此俱乐部复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剥削等条件，要求答复。同时又接上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来函，略谓：“……请你们努力作最后的对待：不要为官威所降服！我们奋斗的精神，自有奋斗的代价。我们因压迫而死，毋宁奋斗而死，死有代价，死有价值！我们对于你们表无限的同情，决设法为诸君的声援！”罢工行动，这时已勃不可遏。十三日火车房工人即无心作工，人人相遇即聚谈罢工，并声言：“若本日下午四时萍乡县保护俱乐部的告示不到，并本月饷银不能答复在十五发给，即行罢工。”同时

矿局窿工及各处工人也都跃跃欲动。迨至晚间十二时，萍乡县告示还未到部，俱乐部此时已成骑虎之势，乃断然将罢工命令发出，时为一九二二年（即民国十一年）九月十三日午夜十二时也，俱乐部部员时仅七百余人。

（五） 罢 工 以 后

先是工友既如此激烈，俱乐部已知非罢工即无法解决；但深恐万余工友不能齐心，又恐不能维持秩序，而各处工人代表无不满口承认，担保己部工友能够齐心，能够维持秩序。并声言罢工期内，各工友的举动，当比平时更加文明，维持的方法只有各归住房而不外出。俱乐部见各方皆有把握，且情势已迫，故于十三日夜将各处罢工命令，分别同时传出。即于是夜开赴株州之元次车先行停开，将车头及水柜各种重要机件完全卸下，并通知机务处各工友，次早不放进班号。当夜三时，矿局东平巷电线忽然断绝，运炭电车不能行走，各工友皆已知当夜罢工，遂如潮水一般，一群群涌出窿外，大呼“罢工”不绝。工友出窿后，即争取树枝将窿口塞满，先通知当晚四时接班的不要进班，再派人在各窿口把守，并竖立大旗一方，上写“罢工”二字。于是窿工完全罢工了。其余如洗煤台、制造处、修理厂、炼焦处等均于十四日上午停止工作，各归住房去了。此外尚有八方井锅炉房一处及电机处电机二架，俱乐部命令仍照常工作。因为八方井锅炉房乃供给窿内打水机、打风机之用，若停止工作一小时，全矿即将完全被水淹没；无风全窿即将着火。这一部分工作乃萍矿最险要的工作，所以不能停工。电机除供给电车外，尚供给安源全市电灯及窿工食宿处之饮水，若停止工作，则全市黑暗，且万余工人无水可饮，故亦不能停止工作。

大罢工实现后，俱乐部恐怕这日会要被封，遂把各种重要文件及办事地点均先行迁开，仅由俱乐部接收各方报告及发布各种命令布告而已。总指挥李能至秘密策应，俱乐部全权代表刘少奇长住俱乐部应付一切。十四日清晨，俱乐部监察队各持白旗密布街市及工厂附近，以维持秩序。各处墙壁满贴俱乐部布告，有“候俱乐部通告方准开工”及“各归住房，不得扰乱”等语。一面并密派侦探队随处刺探消息，防止破坏。同时发表宣言如下：

萍乡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宣言

(1922年9月14日)

各界的父老兄弟姊妹们呵！请你们看，我们的工作何等的苦呵！我们的工钱何等的少呵！我们时时受人家的打骂，是何等的丧失人格呵！我们所受的压迫已经到了极点，所以我们要“改良待遇”、“增加工资”、“组织团体——俱乐部”。

现在我们的团体被人造谣破坏；我们的工钱被当局积欠不发，我们已再三向当局要求，迄今没有圆满答复，社会上简直没有我们说话的地方呵！

我们要命！我们要饭吃！现在我们饿着了！我们的命要不成了！我们于死中求活，迫不得已以罢工为最后的手段。我们要求的条件下面另附。

我们要求的条件是极正当的，我们死也要达到目的。我们不作工，不过是死！我们照从前一样作工，做人家的牛马，比死还要痛苦些，我们誓以死力对待，大家严守秩序！坚持到底！

各界的父老兄弟姊妹们呵！我们罢工是受压迫太重，完全出于自动，与政治军事问题不发生关系的呵！请你们一致援助！我们两万多人饿着肚子在这里等着呵！下面就是我们要求的条件：

(一) 俱乐部改为工会，路矿两局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向路

矿两局交涉之权。

(二) 以后路矿两局开除工人，须得工会之同意。

(三) 从本月起路矿两局每月例假废止大礼拜，采用小礼拜。

(四) 以后工人例假、病假、婚丧假，路矿两局须照发工资。

(五) 每年十二月须发给夹薪。

(六) 工人因公殒命者，路矿两局须给以天字号棺木并工资三年，一次发给。

(七) 工人因公受伤不能工作者，路矿两局须营养终身，照工人工资多少，按月发给。

(八) 路矿两局从前积欠工人存饷，一律发给。

(九) 罢工期间工钱，须由路矿两局照发。

(十) 路矿两局须指拨火车房后之木围及南区警察所前之大坪为建筑工会之基地，并共拨一万元为建筑费，每月两局各津贴二百元为工会常月费，从本月起实行。

(十一) 以后路矿两局职员工头不得殴打工人。

(十二) 窿工全体工人须加工资五成。

(十三) 添补窿工工头，须向窿内管班大工照资格深浅提升，不得由监工私行录用。

(十四) 窿工食宿处须切实改良，每房至多不得过三十八人。

(十五) 洗煤台须照从前办法，每日改作三班，每班八小时，工资须照现在长班发给，不得减少。

(十六) 制造处、机器厂将包工改为点工。

(十七) 路矿工人每日工资在四角以下者，须增加一角。

萍乡安源路矿两局全体工人同启

又一面具禀萍乡县署及赣西镇守使署，呈明罢工原委。一面将上述十七条用公函递送路矿两局，并函达两局：“如欲调商，即请派遣正式代表由商会介绍与俱乐部代表刘少奇接洽。”

（六） 屡战皆北的破坏手段

路矿当局此时已不知手段之何出，恐慌万状，一面派代表经商会与俱乐部接洽，一面仍无调和诚意，极力设法破坏，思将此掀天风潮消灭于无形。

萍矿工头平日剥削之苛刻，前已略述。工友平日对工头敢怒而不敢言者，此时之欲尽行发泄此不平之气，固为意中事，是工头对于此次罢工，当然有切肤之痛。于是百计从中破坏，思借此以自保。其中尤以由卖工头职位每月收入数千元的总监工王鸿卿（鄂人）为最厉。大罢工实现后，王即召集全体窿工工头会议，商议破坏罢工方法，议定由各工头各去请其亲戚的工人数人，许以入窿不作工，仍照常给价。有少数工友为亲谊及金钱所惑，颇思照计而行。但工人监察十分严密，不许其入窿；如有入窿者，即以武力对待，即公司职员亦均不能入窿。工人之已入窿者，复不准其出外，任其在内饥饿，候至次日下午方由俱乐部下令，将入窿之工人放出，再详加劝导，令其改悔。于是各工友再无一人敢自行上工者。王鸿卿见此计不行，便又密遣暗探刺杀李能至，悬赏洋六百元。工友闻此大愤，宣言俱乐部主任若被害，当使路矿局全体不得生离安源。一方面严加警卫，不许李能至外出；即偶尔出外有所接洽，不出二十分钟，必有数百人围其所入之房屋不许出入，工友保护首领如是之周到，王鸿卿狡酷的手段，自无从施为了。王便又改途易辙，想用武力压迫，遂联电镇守使，请将安源划为特别戒严区域，设立戒严司令部，于重要地方俱安置机关

枪，大肆威吓；并出价每人二元一天，请来军队数百，占住俱乐部及各处重要工作处。工人一见武力，愈加愤激，即有数千工人冒死冲入俱乐部。起首军队把守头门，不准入内，工人愤极，一拥而入，军队无法，乃群由后门山背鼠窜而出，口里并说：“我们都是别地人，谁愿意来干涉你们这种事？我们不过是王老爷两块钱一天请来的呀！”十六日有军队把守各工作处，保护工人入班作工；但工人乃在食宿处把守，故仍无人上工。此外复有多数工友围住工作处坐守，不准任何人入内，军队来驱至死不退。

(七) “军队没有这样的纪律!”

矿山工人，分子甚为复杂。在一小市镇内，万余人举行罢工，无一人不为秩序吃虑。罢工后，商家大起恐慌，以为抢劫会即刻实现，天尚未黑，即纷纷闭市。市面自八九时后，除工人监察队及警兵外，便没有人行走。乃这次罢工秩序之好，初非意料所及。此时俱乐部命令之严，远过军令，平时街上赌钱及窿工食宿处之赌博皆在所不免，而于罢工期间内，赌博乃绝迹；即非工人之在街市赌钱者，见俱乐部监察队旗帜一挥，便都四散。平时星期日街上工人拥挤不开，独这几日内，工人皆归住房不出。各工作处之监守员监守极严，无论何人皆不准入内，即有路矿两局及戒严司令部之特别徽章的人及兵士都不准通行，惟有俱乐部的条子方可。故路矿两局及戒严司令部均到俱乐部请发徽章，这时候的俱乐部真是唯一的独裁政府呀！有一次工人集聚多人，军队用机关枪向他们假作射击，他们不怕死，一拥向前，势极危迫，恰好工人监察队到，旗帜一挥，便无一人不四散了。至是戒严司令李鸿程旅长也叹惜他部下的军队没有这样的纪律，声明工人不妨碍秩序，彼亦决不干涉工人。李旅长盖亦知工人此举在要

求改良生活，非武力所能解决，因而对于这次罢工，后来反积极维持，出力甚多。有人常说工人无智识，见此也可以稍塞其口吧！

罢工后，工人各归住房，每房派一人到俱乐部打听消息，如有事故，即一呼数百，如臂使指。罢工前一日李能至到车务处与矿长路局长谈话，适正有专车将开赴萍乡，工人疑为路矿两局谋挟李能至到萍乡去，于是数千工人将车务处围住，由众寻出李能至送回俱乐部始散。罢工后有一工友为戒严司令部拿去，不一刻即有数千工人将军队围住，声言请军队快些释放，军队拿枪驱逐，工人不动，军队不得已乃将该被捕工人释放，于是俱乐部监察队旗帜一挥，大家便散了。

（八）资本家终于屈服了

十四日上午初罢工，就有商会代表谢岚舫及地方绅士陈盛芳来俱乐部愿任调人，工人代表出与接洽，将所要求之条件提出，当由谢、陈二君携往路矿两局，至晚回信，略谓：“路矿两局对于工人所要求各条，皆可承认；但现时做不到，请先邀工人开工，再慢慢磋商条件。”工人代表谓：“工人所希望的在于解决目前生活问题，若路矿两局不派全权代表从磋商条件下手，徒用一句滑稽空言作回话，事实上恐万不能解决。”十五日路矿两局派了全权代表到商会，俱乐部主任李能至亦到。路矿两局仍以先开工后商条件为辞，工人方面绝对拒绝，仍无结果。十六日早，绅商学界来信劝工人让步先开工，工人宣言不承认条件无说话之余地。同时并发表如下之宣言：

“各界的父老兄弟：米也贵了，布也贵了，我们多数工友——窿工，还只有二十个铜子一天，买了衣来便没有饭吃，做了饭来便没有衣穿，若有父母妻子一家八口的那就只有饿死的一条路

了！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做工，所以要加工钱；我们不能赤着身体做工，所以要加工钱。路矿两局只要将那纸烟酒席费节省一点下来都够给我们要加的工钱，但我们停工已是几天了，他们还是不理，不是要强迫我们向死的路上走吗？

我们从前过的生活，简直不是人的生活，简直是牛马奴隶的生活，天天在黑暗地底做了十几点钟的工，还要受人家的打骂，遭人家的侮辱，我们决不愿再过这种非人的生活了，所以要改良待遇。现在我们停工几天了，路矿两局还是不理，不是要强迫我们向死的路上走吗？

路矿两局要强迫我们去死，我们自然是非死不可，现在两万多工人都快要死了！亲爱的父老兄弟们！你们能忍心见死不救吗？

我们要求路矿两局的条件是救死的唯一法子，不达到我们的要求，便没有生路，我们也只好以死待之。

各界的父老兄弟们！我们两万多人快要死了！你们能忍心见死不救吗？

安源路矿两局全体工人同启”

十六日午刻两局派人来部，请代表至戒严司令部商量解决办法。工人代表去后，仍声言不从磋商条件入手无解决之希望。戒严司令便立刻现出本来面目，多方恐吓代表，谓：“如果坚持作乱，就把代表先行正法！”不料这位代表毫不为动，反谓：“万余工人如此要求，虽把代表砍成肉泥，仍是不能解决！”司令复谓：“我对万余人也有法子制裁，我有万余军队在这儿！”工人代表愤然说道：“就请你下令制裁去！”随后舒矿长到了，与工人代表说了些工人无理罢工的话，要求工人即时上工。工人代表请其磋商条件，舒氏不肯。后参谋长也来了，说了些不关紧要的话。这时候外面喧声如雷，有数千工人把司令部围了，声言请代表出来，有

事请旅长与矿长到俱乐部商量。代表出外向大众解释以后，复入与旅长、矿长谈话。旅长方拿出调人的口气来说：“请代表下午再来这里商量。”代表即厉声说：“若不磋商条件，即可以不来；至说用别的方法可以解决，请你们把我斫碎罢！”言时怒不可遏。这时旅长与矿长都软了下来，唯唯要求而已。代表回俱乐部后，旅长即来一信，代表驻军向俱乐部道歉，并愿自为调人，请从速解决。

俱乐部组织既十分严密，群众又如是勇敢，一切破坏的手段亦均归失败。同时电机处及八方井打风打水机等险要工作，亦因烧炭告罄，势极危迫。且路矿两局职员内部分为数派，对于此次大罢工，都想利用俱乐部将敌派打倒而自握实权，暗中与俱乐部接洽者，时有其人。两局当局际此危岌之秋，又迫于商会及地方士绅之请求，于是矿长李镜澄氏乃出而主张实行调和，从事磋商条件。十七日晚，两局及俱乐部代表会同商会地方士绅等调人将条件细加磋商，订就草约；十八日早，由三方代表在路局机务处签定正式条约。五日之大罢工，至此始告终止。

条件原文如下：

“（一）路矿两局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

（二）以后路矿两局开除工人须有正当理由宣布，并不得借此次罢工开除工人。

（三）以后例假属日给长工，路矿两局须照发工资；假日照常工作者须发夹薪，病假须发工资一半，以四个月为限，但须路矿两局医生证明书。

（四）每年十二月须加发工资半月，候呈准主管机关后实行。

（五）工人因公殒命，年薪在百五十元以上者，须给工资一年，在百五十元以下者，给百五十元，一次发给。

（六）工人因公受伤不能工作者，路矿两局须予以相当之职

业，否则照工人工资多少按月发给半饷，但工资在二十元以上者，每月以十元为限。

(七) 路矿两局存饷分五个月发清，自十月起每月发十分之二；但路局八月份饷，须于本月二十日发给。

(八) 罢工期间工资，须由路矿两局照发。

(九) 路矿两局每月须津贴俱乐部常月费洋二百元，从本月起实行。

(十) 以后路矿两局职员工头不得殴打工人。

(十一) 窿工包头发给窿工工价，小工每日一角五分递加至一角八分，大工二角四分递加至二角八分，分别工程难易递加。

(十二) 添补窿工工头，须由窿内管班大工照资格深浅提升，不得由监工私行录用。

(十三) 路矿工人每日工资在四角以下者须加大洋六分，四角以上至一元者照原薪加百分之五。

萍矿总局全权代表舒 印

株萍路局全权代表李义藩 印

工人俱乐部全权代表李能至印

民国十一年九月十八日协定”

(九) 罢工胜利庆祝会

条件签定后，俱乐部即召集工人到大操场开庆祝大会，工友到的一万余人。操场中间立了一个演说台，撑起俱乐部的旗子及国旗。下午两点钟，数百工友手持小旗拥着李能至来了。李到场时，掌声雷动，万余人执帽呼跃以欢迎之。李登演说台，宣布条件毕，接着说道：“我们这一次罢工胜利，全在各位齐心。希望各位将此种精神永远保持着。因为我们工友的痛苦很多，一次是不

能完全解决的。现在虽说胜利了，但所得的幸福究竟不多，所以这次不能解决的问题，只有留着以后再来解决，终究我们是得最后胜利的。望各位暂且安心上工，保持着今日的热度去上工。”演说毕，共呼：“劳工万岁！”者三。随即数十人燃爆竹，李主任前导，群众后随，旗帜蔽天，爆声震地，由安源新街旧街大游行一次，返至俱乐部摄影而散。

当日所发之上工宣言如下：

萍乡安源路矿工人上工宣言

罢工胜利了！气也出来了！从前是“工人牛马”，现在是“工人万岁”！我们的第一步目的已经达到了，我们宣告上工。

我们这次所得的胜利虽是很小，但这是第一次胜利，以后第二次第三次……的胜利是无穷的，故我们的痛苦在这次不能解决的，以后第二次第三次……再解决；只要我们自己的团体——俱乐部在这里。

我们这次罢工的“秩序、齐心、勇敢”，要算是我们神圣精神的表现。各界的朋友们！你们不要说工人无智识呵！

我们得了肖镇守使及戒严司令的维持，与绅商学各界的调停得力，使我们的条件完满解决，我们深深的谢谢他们！

我们这次罢工，是安源工人出头的第一日，是露布安源黑暗的第一日，我们从今日起，结紧团体，万众一心，为我们自己权利去奋斗！我们现在要祝

工人万岁！

工人俱乐部万岁！

萍乡安源路矿全体工人同启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对于俱乐部实多所助益，该部得着安源

罢工胜利的消息以后，复致函俱乐部慰勉有加，俱乐部对此亲爱热诚之导师，实具无限恳挚之钦仰与谢意！兹将该部来函录下：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全体工友：

诸工友这次的罢工，敝部已经看见了诸工友是很有战斗能力和组织能力的，对于诸工友这次的大胜利，敝部是很佩服的欣喜的，敢向诸工友前庆祝胜利，大呼：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万岁！

全世界劳动阶级万岁！

敝部又敢用十二分的诚意敬告各工友，诸君这次的胜利，不是诸君终极的胜利，诸君终极的胜利是在于把资本阶级打倒，将全世界的产业由劳动者自己管理，建设共产主义的新社会之后。诸工友为得要达到终极的目的，终极的胜利起见，在现在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实力举行社会革命的时期中，一方面要发展诸君已经学会了的战斗能力和组织能力好打倒资本阶级；一方面要设法练习诸工友的管理能力，好待社会革命后，管理一切的产业，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这才是诸工友的真正胜利。诸工友的责任是很重大的呵！努力呀！奋斗呀！

全世界劳动阶级万岁！

共产主义万岁！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敬祝”

这一次大罢工，共计罢工五日，秩序极好，组织极严，工友很能服从命令。俱乐部共用费计一百二十余元，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得到完全胜利，这实在是幼稚的中国劳动运动中绝无而仅有的事。追忆往事，仰瞻前途，于欣幸之余，实令人起无限兴感，增无量勇气！

(十) 俱乐部的改组

此次罢工的意义，对于安源工人直接的利益，工人“阶级的觉悟”，及中国劳工解放运动前途所发生的影响，至为巨大。而意义在安源之明而易见者，厥为打破“包头制度”。前此工头与职员之虐待工人、压迫工人、剥削工人、以及工头职员彼此勾结弄弊之种种黑幕，至此已扫尽无余。万余工友在安源做了二十余年牛马的工作，过了二十余年的非人生活，忽然得此出头的一日，直似出于烈焰之中而入于清凉之世。因是对于自己利害相关的团体——俱乐部之信仰与保护，亦跻于最高的程度了，于是全体万余工友均争先加入俱乐部。俱乐部便乘此从新改组，选举各级代表及职员，至十月始行竣事。当选出总主任李能至、路局主任朱少连、窿外主任刘少奇、窿内主任余江涛，及总代表四十五名、百代表一百四十余名、十代表一千三百八十二名，并委任各股股长七人，各股委员三十余人。至是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始克完成。

(十一) 包工制打破了—— 工头职员反动的结果

罢工以后，工头职员已不能勾结弄弊，不能剥削工人了。他们那种肥厚的意外之财再不能有了。他们对于俱乐部的愤恨自不待言。他们心里总是时时记念着前此的甘味，渐渐图谋推倒俱乐部而恢复他们从前的权势和利益。于是萍矿工头百余人都是这样感觉着，一部分职员也从中挑拨。他们对于工程故意不负责任，一任工人自己去做，事情坏了，便说：“这是工人的错过，现在有

了俱乐部，我们管不着工人了。”复从中挑拨一部分工人故意捣乱，破坏俱乐部的秩序。工头职员利害是相同的，因之渐渐团结起来，筹谋恢复原有地位的办法。十一年十月萍矿工头百余人仿照俱乐部办法，从新组织游乐部。其手段即系召集所有失业工人（在安源有数千人）及被俱乐部摒退之工人与各工头职员有亲密关系之工人联络一气。预计待稍有成绩，职员即假借他种名义，将俱乐部工人渐次裁减，再以种种方法挑拨或强迫工人罢工。待俱乐部罢工，彼即将游乐部所联络之各项工人，补充作工，旁面再以武力帮助，如此一来，俱乐部哪不为所推倒？他们看错了！他们以为俱乐部唯一的手段只有罢工，他们不知道罢工是“工人的自由”，权柄完全操在工人手里，不受任何方面之威迫和利诱的。他们想到了上面的那个办法，以为是绝妙的办法，俱乐部绝难有法抵制，必堕入此计无疑了。所以他们洋洋得意，天天开会讨论，正式组织团体。但秘其宗旨及办法，对外宣布，只说组织团体加入俱乐部。可是他们做事无经验，开会时意见纷歧，彼此争论，并临时主张刺杀俱乐部主任李能至，再行发动。此时正值李能至赴长沙有事数日即归，闻他们竟遣人在路上拦阻李能至，不使他再到安源。不料其事为工人所知，群情激昂，誓将予以严厉之对待！群众此时之心理，对于破坏俱乐部者，有若劫其衣食夺其生命者然。故即将犯嫌疑之数工头送司法科拘押，一面质问各工头是否破坏俱乐部？是否谋杀李能至？各工头皆矢口不认，只说开会组织团体，系集议加入俱乐部及议定各处包工改成分账（合作）事。次日俱乐部即召集各工头开会，询问各工头昨日云云是否确实？各工头皆首肯者再。包工制本于工人极不利益，自罢工以后俱乐部久有意将各处包工制改为合作，自无问题。所以当表决萍矿各处包工改为合作制。此次各包头既承认愿改合作，工人方面自亦十分赞成。于是俱乐部议定合作条规，将窿工处及窿外各处

包工悉改为由工人合作，窿工处工头每月工资自十元起至三十元止，工人工资照罢工时条约规定不改，其余各项消耗归合作账内开支，所得红利工头占百分之十五，管班占百分之五，余百分之八十，由工人平分（详见最高代表会议报告）。窿外依各处情形不同临时规定。要之，工人从正当工资外，还可得着若干红利。于是破天荒改包工为合作的办法，在萍矿乃告成功了。萍矿工人受包工制之痛苦已二十余年，至此始完全打破，萍矿之黑幕亦将廓清，于工人之利益固属无穷；为矿局斩绝弊病，亦为实业前途之大幸。此次风潮并要求矿局开除主动工头六人，其余各工头均加入俱乐部为名誉部员。自此以后工头职员皆不敢明白的反对俱乐部了。

（十二）汉冶萍总工会成立

十一年七月汉阳钢铁厂工会罢工胜利以后，安源路矿工友阶级的觉悟愈加明了，即有联合组织一总工会的动机。徒以时机尚未成熟，故未提出。九月安源大罢工胜利以后，汉阳轮驳工会、大冶钢铁厂工人俱乐部及下陆铁矿工人俱乐部先后筹备成立，于是组织总工会之提议，乃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大冶向安源提议以后，俱乐部即特派代表朱少连朱锦棠赴汉阳参与筹备事宜。适各处代表均到齐，乃于十一月十二日成立汉冶萍总工会筹备处，当晚开第一次筹备会议，当议定组织大纲，取权力集中制，决定总工会地址在汉阳。并议决为谋感情的密切与总工会基础的坚固起见，由第一次筹备会议各代表组织参观团，参观大冶、下陆两俱乐部，一以联络感情，交换意见，鼓励会务之发达，二则促大冶新厂俱乐部早开成立会。结果参观团之目的完全达到。五工团代表于十一月二十日同返汉阳，开第二次筹备会议，修正章

程及代表会议细则，起草宣言，定期十二月十日开成立大会。三万余人之总工会，便由此组织成功了。（关于汉冶萍总工会成立大会详情附后）

（十三）几件琐事

至此俱乐部规模已立，反动派亦不敢再动，因是便太平了几个月。俱乐部除每日排解各项内部纠纷及办理各项小交涉外，即专事工友之训练。至十二月底，因十三条内有“每年十二月须发给夹薪半月，候呈准主管机关后实行”一条，此时工人即向矿局要求发给年终夹薪，矿局以“公司无复电”，“矿局经济困难，难于照发”推诿。后经过几许交涉，路矿两局尚不能圆满答复。且十一、十二两月份之本饷亦因经济困难不能发给。后工人即要求将本饷待下月再发，先发年终夹饷，矿局亦不承认。于是群众气愤，愈逼愈高，以致于怠工，致于演出各种纷乱。最后结果，路矿两局承认发给年终夹薪，惟以当时经济困难，先发夹薪之半，而将十一、十二两月份工资移作下月补发，余一半之夹薪待后缓发，风潮因以平息。

一月十七日为劳动界先驱黄爱、庞人铨被害纪念日，俱乐部大开追悼会演说并举行大游街。群众精神，为之一振。

二月七日京汉铁路之惨变发生后，中国各处工会受其影响因而被封闭者甚多。安源亦接交通部来电要路矿两局封闭俱乐部。但安源情形不同，工人势力太集中，产业又极险要，封闭俱乐部必致引起重大纠纷，于实业前途，于地方治安，皆非福利。路矿两局深明于此，故不敢遽尔压迫，俱乐部亦对此十分注意防范，故将此重大之风浪消弭于无形。

五月一日为劳动纪念节，全世界各处工人皆于是日举行悲壮

之示威运动，且是日系安源俱乐部之成立周年纪念日，故俱乐部于是日特开全体部员大会一次，并举行游街。是日路矿两局俱停工一日，全体工友一万三千余人皆各持旗帜至大操场集合，以“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教育，及俱乐部成立万岁”为口号，沿途旗帜掀天，呼声雷动，颇极一时之盛。此次示威运动以后，工人更知自己力量之浩大，精神为之大振。

(十四) 第二次与矿局协订的条件

十二年六月复发生加工资问题。此问题之发生，原系矿局职员私自增加少数工人工资，其中不无情面的关系。故此牵动多数工友要求照样增加工资，未几而牵动全矿。矿局不知如何办法，请俱乐部出来负责解决。俱乐部以此系矿局职员惹出，事前俱乐部并未与闻，因即声明对于此次问题不能负责，仍请矿局负责解决。但矿局以经济困难，不能普遍增加工人工资，故对此风潮之解决绝无办法，只得再四要求俱乐部帮助。同时风潮愈延迟愈扩大，此问题愈难解决，俱乐部以此难可完全卸责，但以国家实业、地方治安与俱乐部前途种种关系，不能不出来尽力消弭。矿局经济困难，普遍增加工资既为事实上所不能；他方又以时局的关系，万不能让风潮再加扩大；而在工人方面形势，非得要求增加工资不可。在此种困难情形之下，俱乐部与矿局一连磋商十余日，始设一特别办法，即由矿局每月津贴俱乐部教育经费一千元，俱乐部将工人常月费减半，聊以表示矿局职员之错误，借解工友之愤懑。俱乐部将此种办法宣布，工友甚不满意，解释无效。后由工人代表复向矿局提出租借建筑工会地皮及津贴建筑费一万元，矿局允与呈请公司实行。于是复经过半月之演说解释，工友始得相当谅解，依从此种办法。俱乐部即向矿局提出条件四条，矿局完

全承认，同时矿局以近来出产日渐减少，应请俱乐部特别维持；又工人对于厂规常常不能遵守，应请俱乐部向工人加以劝告等向俱乐部提出三条。俱乐部以此均系应尽之义务，亦予以承认。于是由矿局及俱乐部续订条件七条，此次风潮遂告终结。

条件原文如下：

“萍矿总局与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协订条件：

一、凡薪资每日在一元以上之工人，上年罢工时未增加工资者，照原薪增加百分之五。

二、矿局每月津贴工人俱乐部经费一千元（原有一百元之津贴在内），从十二年七月起付给。

三、矿局以后增加工人工资，须通知俱乐部。

四、矿局对于学徒，每年须考查其成绩一次。

五、俱乐部对于矿局出产应竭力维持，照现人数，使每日平均出产额达到二千三百吨以上之数目。

六、矿局所订工人遵守规则，无论何处工人及代表，皆应共同遵守。如有违犯，照该规则办理。

七、以后工人如有事项，应由俱乐部主任团与矿局接洽，不得动辄聚众喧扰要挟，并不得动辄罢工妨碍工作，如有此项情形，应由俱乐部负责。

萍 矿 总 局 舒 印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刘少奇印

民国十二年七月十一日协订”

（十五）庸人自扰的路矿当局

在京汉惨剧发生四围空气恶劣之时，萍矿当局曾向公司主张停工改组（即将萍矿故意关门，将工人遣散，再从新召集工人开

工)，公司未加允许。随后发生增加工资问题，矿局当局报告公司，故意张大其词，谓工人如何骄傲，不服管束，并聚众要挟，无法维持等情。又以出煤减少之过，完全推到工人肩上。并以工人要求租借地皮及建筑费一万元事严电公司，作为工人骄横之左证。当局并因此电请公司辞职。公司远驻沪上，莫明真情，紧急报告既如雪片飞来，遂以为工人真正骄横无比，无法维持，一面电江西督军蔡成勋，请其派队到处维持实业，以戢工人盛焰，并请转电赣西镇守使即地相机办理。又电赣西镇守使肖安国略谓：“萍矿工潮，愈演愈烈，公司损失，为数至巨，请即就近相机办理”等语，一面并遣人调查实在情形报告公司核办。当此情形之下，适矿局工人谢怀德与路局站长伍寿廷发生小小冲突，路局职员亦故张大其词，联名具稟镇守使署，涉及俱乐部，风传此时即有派队来安解散俱乐部之举。群众得此消息，十分愤激，以为当局对待工人太无诚意，一面派出监察队多人，从事严防，如当局终不谅解，即以最后手段相见，亦所不惜。一面即径函路矿两局质问，略谓：“敝部自成立以来，对于路矿两局，无时不谋其前途之发展，所以裨益于矿政路政者，实不在少数，事实俱在，有目共睹，而路矿两局对于敝部初无维护之心。敝部自维力薄，然自卫亦尽有余；徒以路政矿政之兴废，地方人民之安危，对于国家前途，关系綦重。是故敝部一切措施，但所以谋矿局路局前途之发展。此旨意不能为两局当局所谅解，敝部实深遗憾。今特函达，希即将贵局今后对敝部之态度，明白惠复，以释工人疑虑”等语。后各方见形势不佳，此举即无形消灭。蔡督亦以时局关系，派队到安，恐惹起政治纠纷，碍难照准等语回答公司及萍矿局。萧使亦以此事系内部纠纷，碍难以武力压迫，致酿成不可收拾之局面等语回答公司。俱乐部见风潮已过，亦不复追问了。

(十六) 俱乐部维持产业之诚意与努力

俱乐部宗旨除保障工人利益外，他如提倡工人自治，促进实业进步，在工作上服从职员责任范围内之正当指挥，都是俱乐部的主要任务。此旨终始可以昭告世人，即工友方面亦尽能了解遵行。现在萍矿出产减少，在工人方面固不无错过，但矿局缺少煤桶及缺少材料与工头职员对于工作上全不负责，实为主要原因。不料矿局恐见责于公司，将此种出产减少之错过，悉数委之于俱乐部，知之者固不值一晒，不知者且将以讹传讹，俱乐部之冤将终无剖白之日了。故俱乐部于前次风潮经过后，即召集各处总代表与矿局矿师及总管段长等开一联席会议，共商整顿矿局出产办法。始则提出出产减少之原因：第一为缺桶；第二为工头职员在工作上太不负责；第三为一部分工人见职员工头完全不负责，亦效尤偷懒，不服指挥。对于这数种原因之补救办法：由矿局添制新桶，赶修烂桶，严令各工头职员在工作上切实负责。由俱乐部训示工人竭力工作，在工作上服从工头职员责任范围内之正当指挥，如有故意违犯，即照规则办理。自此次会议后，烂桶已陆续修起，新桶亦逐渐添造，最近每日煤炭出产已超过二千一百吨，渐恢复旧日原样。由此可见出产减少之原因，大部分实应由矿局负责，亦可见俱乐部维持产业之诚意与努力了。

(十七) 俱乐部建设方面之过去与今后

上面系一年以来俱乐部所经过的重大事件，至俱乐部在建设方面所作事业，亦不甚少，成绩亦尚不恶，其详情见各股报告，兹略述如下：

工人子弟学校，十二年度已办三校，学生六百人。工人补习学校因事实上难于进行，无甚成绩。

消费合作社亦于十二年三月开办，至今已开三店，凡五股，资本约二万元，营业亦甚发达。

又俱乐部近因经济扩充，特组织经济委员会，专事保管本部经济并审查各项帐目。

又对于部员彼此间及与外人间之纠葛纷争，特组织裁判委员会，专事此项排解剖断。并设问事处于部内，受理各种纷争事件。

他如游艺、讲演、互济各股，亦均稍有进行。建筑工会、扩充学校，亦正在筹划进行中。

本年俱乐部所做的重要工作，多半为应付各种变故及各种事务上的处理，其成功仅达到打倒包头——中间剥削阶级——制度的目的。关于工人教育及工人训练，在本年未能十分注意创办。此种设施，关系俱乐部前途发展至大且巨，今后当努力于这一方面，俾工友实明了自己阶级在世界上之地位，俱乐部终极的目的以及达到此目的之途径。

(十八) 结 论

在这一年中，俱乐部以幼稚的组织，新结合的群众，不断地与恶势力奋斗，尚能日跻于健全，此亦非偶然的事情。产业的发达，资本主义自己之措施，已经付与工人以团结的机会及自己解放的力量。工人苟运用得法，则在长途的阶级斗争中，雄壮的凯旋声将永远为工人所歌唱。安源路矿工人过去的胜利，一面是靠着工友坚强的团结，得时的反抗，以及对自己的团体——俱乐部——之悦意的服从与热诚的拥护；一面乃是由于路矿两局前此

森森的黑幕与此时不智的应付。对于路矿两局及各派反动之势力，我们要明白恳挚的告语：历史的大轮盘已经载着吾人向全体人类解放的方向前进，已经叫工人起来为他们自己的阶级——并要为全人类——谋幸福，试问谁有力量能将这大轮盘阻住使之后退呢？“反拨适助前进”，这是物理学的公例。不要说“回天有术”，老实说，拦阻在进化途中的人们，只是促自己的生命、速自己的灭亡而已。我们盼望大家不要再做出这种历史上的大错误来！

说到我们自己，过去的经验，固然证明了我们精神的坚强，魄力的雄伟；但同时世界的大势——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最后的侵掠，国内军阀最后的反动，我们开赴前线的伙伴，在这种侵掠反动的炮火中，已经一排一排的阵亡了，睡在后营预备军，还在迷迷糊糊地做那“苦是命定”“十六小时的工作是对养活我的厂主应尽的责任”的苦梦——已把我们的担负加重了，加到十分重了！我们今后不仅应为我们自己的团体，为我们万余苦朋友，努力奋斗，我们更应为我们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苦朋友努力奋斗！我们一面要去唤醒后营的伙伴，一面自己打叠精神收拾器械预备开赴前敌。时机何等紧迫，责任何等重大！伙伴们，庆祝过去的事小，预计将来的事大，我们应从今天便着手收拾预备，我们此时当高呼预祝：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发展万岁！

全国各工会的恢复的胜利万岁！

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万岁！

（选自《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罢工胜利周年纪念册》）

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 和将来的计划

(1923年8月20日)

刘 少 奇

我们抱定社会主义的思想，从最黑暗的家庭奋斗出来，到中国这样沉寂的社会里面，干这种改造社会的事业，去年奉到我们总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命令到安源来帮助路矿工友办事，至今已是一年了。这一年过去的事实，实使我们得了许多很大的教训，关于将来进行的方针，也因此得以稍事计议。此时我将个人所感觉的，用极真实的态度披露出来，使大家对俱乐部得一种系统的观念，以便批评指正。

社会改造的步骤，我们所主张的是：（一）使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养成无产阶级支配社会的潜伏势力；（二）实行夺取政权，用政治的力量消除社会一切阶级的压迫——人的压迫；（三）在产业公有制度底下以极大的速度发展实业，减少人类自然的压迫。

在（二）（三）两项是我们无产阶级终极的目的。以中国现在的情势看来，这样幼稚的无产阶级当然说不上马上就拿来实行。既是很远的事实，也用不着说很多的话来讨论他。在（一）项里面又应该分为下列几个步骤：（1）由争得工人直接的利益——加工资——使各个工场的工人团结起来；（2）由争得工人第二步本身利益——减少工作时间——使各地同产业的工人形成产业的大联合；（3）以过去奋斗的经验切实教育工人，使工人明了自己阶

级在现在及将来社会上的地位，工团终极的目的，与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养成极健全的奋斗者，成功无产阶级有方法的支配社会的潜伏势力的大组合。

由上面社会改造的步骤看来，工人以罢工手段要求普遍的增加工资和减少工头职员无理的压迫与剥削，并不是我们工人的目的，乃是一种手段，即是利用群众的“利害”心理划清资本家与工人之界线，使工人阶级自觉的团结起来。增加工资减少时间这种经济的奋斗，在工人将来全部的利益上看来是很小的。但是我们必得要做这种利益很小的运动，才能使工人目见利害的关系团结起来，才能训练工人的奋斗能力及方法。这是工人解放运动最初步的工作。

我们安源自去年九月罢工胜利以后，继续至今，所得的胜利——增加工资，打破包工制度——要算已经成功第一步的工作——工人解放运动最初步的工作。在这一点点的成功里面，我们已经用尽了许多力量，经过了许多的危险，做出了许多的错误。这总算使我们这些缺少奋斗经验的人，在这里面得到了很多的教训；在另一方面，我们应该不使前日的成功失败，赶紧引导全体工友向劳工解放运动的正当道路前进。在以上两个意义里面，所以我不惜把俱乐部过去的一切，切实批评一番；把俱乐部将来的计划，具体的向大家宣布。

(甲) 过去的批评

(原注：我对于过去的批评，专注意各种错误，大略的写出来；至于各人的好处和事件之办得很对的，均从略不说，特此声明。)

(一) 主任团：第一届主任团在俱乐部所办的事，算是很多，大体上看来也还可以过得去；但是主任团对于事务进行，太散漫，

太无系统，彼去此来，行踪不定，以致弄到一些事情常常摸不着头脑；就是主任团对于各股统辖，也不集中。各股常有单独进行的弊病。即以干事会在这一年内开不到几次会看来，主任团办事的散漫就可知道了。主任团办事人太少了，四个主任平日只有两个人办事，每人担任事务太多，以致对工友训育太少。主任团办事计划只知道应付事变，而不在事变未来的时候设法预防。又主任团各主任到后来都有点官僚的态度，对工友很少细心和悦，这些都是主任团的过错。

至于各主任的错过分说如下：

(A) 李能至：办事能力甚大，长于应付，但他太疏忽，常不注意小事，不善于整理，作事手续太不清楚。俱乐部内部办事无秩序，主任团的散漫，多半是他这等错误的缘故。

(B) 刘少奇：作事精神不好，过于审慎，平时工友的交际和谈话都表现一种不愿意的懒散态度，作事也不大加整理，到后来对俱乐部事务不十分负责，以致引起工友的误会，这都是他的过错^①。

(C) 朱少连：因自己要做工，作事不能负专责，只是零碎干一点。他的精神亦不太好，对事务只能有计划，而不能实行。还有对于自己太不检束了。

(D) 余江涛：对于工人运动的意义不明了，态度太浪漫，不成整片的做事，不光明磊落的表示，喜以手段笼络人，以致引起工人对自己很大的误会。

(E) 陆沉：作事能力甚大，但态度过于强硬，对工友缺乏

^① 据安源老工人回忆，少奇同志的谦虚精神是很突出的。他一贯严于解剖自己，责己严，责人宽；亲者严，疏者宽；对领导机关要求严格，对下级及群众则十分宽厚。少奇同志在这里代表他自己及俱乐部领导所作的自我批评，就体现了这种精神。——编者

一种亲悦的表示。

(二) 教育股：上期教育股所创办者，子弟学校稍有成绩。但职员权限不清，三校行政不统，教员时常调换，不能有分别儿童个性的教授；且教员内部常有纠纷，不能有系统的支配。教授方法和材料尚属不错。工人补习学校，在上期可说完全失败。原因即系教授方法不得当，不能有合于工人心理的教授，教材太缺乏。教育股对于补习学校的工作太少，偏重子弟学校，此为教育计划之大错误。

(三) 互济股——合作社：合作社开办仅数月，三换总经理，以致社内事权和经济不能统一，各股单独进行，弄成一种无政府状态；经济的支配不能均匀，各股扩充各股，以致现在资本周转不灵；全社无一种统一的营业计划，只知卖东买西，社内办事无系统的规则，又无划一的簿记，帐务的清理甚难。但在七月清理后，前述的各种错误免除甚多。合作社在组织上应属互济股，但现在直独立于互济股之外了。

(四) 文书股：俱乐部文书股长五易其人，各种文件及手续算是糟极，全无一点整理。往来公函布告杂件等底册，均无完全保存。各股的报告及表册统计等，也无一个很整齐的规划，但自李求实君任股长后，前弊已稍除。

(五) 会计股：因驻部办事者只一人，事务又甚繁多，帐目的清算及常月费的清查，也有些缺点。

(六) 庶务股：因事务不甚多，开支亦不甚大，错误甚少。

(七) 交际股：各交际员多不知自己所负者为何种责任，以致作事时有出乎自己责任范围之外，而且无系统。

(八) 游艺股：上期游艺并未开办，事务甚少，但有些须的设备，也不免单独的自由进行。

(九) 讲演股：因从前人员不定，讲演责任完全未尽，后代

表担任各处十代表会的讲演，也时常中断。但自袁达时君担任股长以后，讲演事业稍为整理，对普通讲演完全未举行，实是讲演股很大的缺点。

(十) 代表：代表可说就是工人的领袖。上年代表在组织上算有系统，能尽责任，并且还是很努力的。不过有一部分因自己居在领袖的地位，对于俱乐部的宗旨和目的，或者还有些不大十分明了，以为俱乐部是行政机关，以为自己有很大的权力和威风，因此自己渐习于一种官僚绅士的态度，对工人的态度和说话，多骄傲不和悦。且久而见只有牺牲没有权利，就不快活了。还有些不知道我们帮大家工人做了事，虽然有点功劳于俱乐部和大家，自己是不应该居功，不应该求报酬的，所以有功不得大家的恭维，不得俱乐部的报酬就灰起心来，生起气来，在旁面说坏话，还有以为自己来帮助工人，对于工人无理的要求，也一概赞助的。这些都是去年代表中确有的错处。这都是不诚实的努力，有用意的努力，工人领袖如果都是这样，那我们的事业便非常危险。因为我们将来的事业还很大，还要管理世界一切的，假若各人都要得相当的酬报，那不又把社会上弄到很不平等很多阶级吗？那我们就用不着改造现在不平等的社会了！我们既为改造社会而尽力，我们只知道牺牲，不知道权利，把自己心理洗刷得清清洁洁，然后不致做出违背主义的事情。他方也须把改造社会的步骤和现在外面的大势看清楚，然后在我们处置事情的时候，不致有手段上的错误。

还有些以为工人是无产阶级，办事情不应该有秩序，不应该有时间的限制，这种观念是很错误的。因为我们的组织不仅是只这样大就止了，将来组织还是极大的，将来的事业还极多极复杂的，假若现在不养成办事的秩序和守时刻，将来不会弄成一桶乱糟样吗？

还有我们大家既是为改造社会努力，我们的心里就早已洗刷清洁，我们既同是很清洁又抱同一的主义，我们做起事来，当然会相同，其余对于私人的态度不好，意气不对，都是不成问题的小事，我们哪应该闹个人的小意见而妨碍我们前途的工作和进行！上年有些工人领袖对于这种地方不十分明了，闹出很多个人意见的乱子，这是我们不应该的，是我们的错过。因为感情的意气不消除，于是彼此间就有些意外的猜疑，这种猜疑是我们以前的错误，前途的危险。望各工人领袖再不要做出这种历史上的错误来！

上面说的是各级代表——工人领袖——普遍的错点，现在分述如下：

(A) 总代表：总代表在俱乐部及工友中所负责任很大，作事更多，在上年各处总代表大部分是努力尽责的。但有一共同的弊病，就是每次在俱乐部开会后，回去不将结果报告大家，以致弄成工友与俱乐部中间有很深的隔阂，这是总代表的错。工人代表——工人领袖——一面固替工友解决各种临时发生的事，但一面必须引导工人，训练工人，使工友有相当的明了，事事归于正轨。上年各总代表对于工人训练没有尽多大的力，这也是一个缺点。

(B) 百代表：在上年俱乐部组织的系统上说来，百代表在会议上只有复决最高代表会提交案件及接受最高代表会议决案的报告。在办事系统上，负十代表责任与总代表接头。但上期百代表常因责任分析不清，不知自己所负的是那些十代表的责任，十代表也找不着自己的百代表，以致弄成百代表无事可做，若有若无，这是百代表不明了自己责任的错。

(C) 十代表：在俱乐部基本小组织——十人团——上面，负的责任是很重大的，十人团组织的好，十代表能尽责任，俱乐

部的团体基础就稳固了。对于办事上极为灵敏，就是有人有不正当的行为或谋害俱乐部者，也很容易找出。上年俱乐部的十人团的组织，不十分坚固，职权和界限都分不大清楚，十代表除缴常月费外，其余都不负责，所以十人团根本的职能也不能做到，这是各十代表对于十人团的团结没有尽到力量。

(十一) 部员：安源的工友——俱乐部员——在极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之下作了二十余年的工作，大家的心里只知道作工，伏受顾主们的欺侮，也绝不想本身有团结反抗这种压迫的可能，绝不觉到能有这样的俱乐部来做拥护自己权利的武器。去年罢工胜利以后，事实已明明白白的在大家面前表现，各工友都是出乎意外的打破从前一切的糊涂观念，很猛勇的趋向俱乐部这一线之光明。所以大家团结的能力、奋斗的精神、以及在罢工时能服从统一的指挥，都是极令人佩服的。就是从来俱乐部经过各种危险，大家能够消除内部一切的纷争，专心对外，这点有阶级认识的事实，也是表现得清清楚楚。但是，我们大家在这一年里面，也做出不少错误的事实和表现许多错误的观念。

我们工人的组合，是一个极大的组合，全世界都要联成一气，并要组织的和军队一样，才能与那有坚固组织的资本阶级奋斗。我们哪里能够分出什么省别县界来呢？但我们在安源去年的事实上看来，还有些工友不能免掉这个观念，如认某桩事情是“排外”哪！“我们是这一帮的”，“他们是那一帮的”等话，都是同乡观念的表示。又如关于两省或两县工友的纷争及两段或两处工友的纷争，总是较难解决，彼此都要争个高低，不服这一口气。在平时这种有界限的纠葛，俱乐部都也来得不少。以后我们大家都要努力消除这个观念，关于有界限的纷争，两方都应该特别谅解些，不要坚持，这样——俱乐部的大团体，才不致破裂！

大家组织俱乐部，固然是拥护我们的权利，减少我们的压迫，

工友受雇主或外界人无理的欺凌，俱乐部在可能的范围以内，都是应该保护的，但我们俱乐部总不应该庇护工人不正当的过犯，或助长工人欺凌外人的威风，我们工友在去年以来有些以为“现在我们有了俱乐部保护，闯出祸来有俱乐部乘肩”，于是就只凭自己的气愤，一意横行。这是何等的错误？如打张万发铺店，与军警盘查所发生殴打的冲突，以及各个人在外面闹出各种不正当的乱子等，都是绝不应该的事实。当工人还没有能力支配社会的时候，我们大家应该极端明了，不要闹出这种问题，弄得外面的人，个个痛恨俱乐部，使自己生命一样的团体受危险。

我们安源俱乐部的力量虽大，但是还要靠着外面各地的工友联络，互相援助，才能立脚。所以我们有些事情，应看外面的形势如何，全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怎样才着手来办，我们不能只看安源工友的力量可以办到，就不顾一切的做起来。这种幼稚的毛病，盲目的奋斗，有些工友犯得很深。如遇事情就要罢工，在此时就要减少工作时间等，都是这种幼稚病的表现。当中国这样幼稚的无产阶级，我们不能事事冒险直冲，使全部劳动运动受打击。

工人组织团体的目的，极为远大，将来还是要管理世界一切的。增加工资，不过为争得目前很小的利益使大家认识阶级的利害而结合团体的一种手段，绝对不是我们工人的目的。我们俱乐部第一步替大家做的事，固说是加工资，但是俱乐部绝对不是只加点工资就完了的，而且工资是绝对不能常时增加的。安源的工友有好些认俱乐部增加工人工资的手段，就是俱乐部的目的，以为工资既已加了，就是目的达到了，俱乐部就抛到侧面去了；或者总望俱乐部怎样第二次普遍加我们的工钱；或者又要求普遍加工钱。这都是认俱乐部以加工资为职志的错误。还有些只知道加几个钱，其余一切什么“联合”、“训练”、“阶级争斗”等……都不

关他的事，概不过问。这种错误的观念，实大足以妨阻团体前途远大的发展。望大家都认清自己阶级的地位和真实的目的，努力前途！

俱乐部在现在社会之下，为自己立脚起见，不得不与环境稍加妥协，故他——俱乐部——在现社会的地位只是一个正式“公团”，他的职权只能行使在他的范围以内。他绝对不是一个“衙门”，不能受理或干涉社会上一切事情。有些工友误认俱乐部是“青天衙门”，什么事情都拉扯到俱乐部来办，范围以外的事情，都去干涉，呈文禀牒纷纷往俱乐部呈递。这种错误的认识，望各工友明了改掉。

罢工是工人的武器，不是好玩的，是对待敌人的，不是对待自己团体的。我们工友有些因要求不遂，即行部分的罢工，以罢工是随便可以举行；或者以罢工来对待俱乐部，这是怎样的错误？望各工友切不可轻于动武！不要拿武器杀自己家里的人！

我们大家都是工友，世界一家，是兄弟一样，应该怎样的互相亲爱、互相帮助？就是别人对我有点不好，也可原谅下去，总不要记仇记恨，不要闹起来打起来。但是我们工友有好些因一点小事便打得皮破血流，互争长短，到俱乐部来又要受罚、送警、开除。这是何等痛心的一回事啊！并还有工友不关自己的事，看见别人家闹乱子，无故暗地打伤别人。又有些因为闹乱子恐怕理由失败，便邀一些的人来帮助，横直要争了这口气。如是就邀茶哪！结盟哪！为自己将来吵架子有一伙子人说话。此一帮，彼一派，到俱乐部来几天还扯不清楚。唉！我们大家都是兄弟一样，何必这样不能谅解！何必这样记仇记恨分成一些界限，使大家的团体不能结紧！上年俱乐部所办的事，工友争斗案件占一大半，请大家一看裁判委员会的报告，则我们工友之好争斗可想见了。俱乐部办事人因大部分的力量办了这样无益的纷争，反使很多重

要的事不能办了。工友争斗的害处，真是说不尽！并还有许多危险。望各工友切要自己明了，不要争意气！不要记仇恨！不要打架！更不要无故打伤别人！大家和和气气，亲亲爱爱，才是正理。

我们都是相信社会主义——工人的主义——才到安源来帮大家做事，我们并且都是劳动组合书记部命令我们来做事的，我们绝对不是为名为利个人跑来的，所以大家工友既相信我们做事是帮助大家，不致害大家，就应相信其他相信社会主义的人来做事也是帮助大家，不致害大家。大家不要相信某一个人，应该相信是社会主义者的人，应该相信劳动组合书记部派来的人都是一样的；倘使各工友只相信一个人，不找这个人的来历及为什么使大家相信，这是很危险的。因为一个人不能守着大家做几十年几百年的事。并且各工友还要相信自己团体是可信的可靠的，不能永远靠一个人的。望各工友相信社会主义者，相信自己的团体。

有了事情，俱乐部万余工友不能人人各干各的，必须有统一的指挥，有规则的动作，因为万余工友必须服从指挥才有办法。又俱乐部的议决案，总是顾全大局，顾全万余工友的，或者有少数工友有不利益的地方，也应为大局的关系而服从。这样俱乐部才有办法。这点以前的工友的精神甚好，但后来也有少数人对于指挥上和议决案表示很难服从的样子，以为“谁不要服从谁”，这是很大的很危险的错误。俱乐部是奋斗的营盘，大家要组织得和军队一样，应该要保存以前那种服从的精神。

我们既要组织团体——俱乐部，就要有人和地方来办事，既要人和地方办事，就要用费，这种用费是要大家凑拢来，每人凑多少，就看用多少来决定。俱乐部要收常月费，也是这样一回事。若是大家不缴常月费，俱乐部就无从维持了。所以俱乐部规定对于三月不缴常月费的即行开除。但还有些工友把常月费拖欠

的，或者私地瞒没不缴的，这都是无心保护团体，只要明白点的人都会知道是不对的！

我们痛苦，我们要增加工资，要减少压迫，但我们不能吃了饭不做工。“吃饭不做工”是我们社会主义最反对的。又我们很多人作工，又不能不有一种系统和秩序，所以工厂也要一种正当的厂规。有些工友以为厂规是资本家订的，不管他正当与否，故意不守；工头职员在工作上正当的指挥，也故意不听，于是工头职员也落得不去干涉大家不负责指挥。工友见工头职员不负责，以为没有人管他了，也效尤对工作不负责偷懒起来，如是使出产及工人秩序均受很大影响。这种错误我们也是有的，我们应该守正当的厂规，我们应该自治，保持自己的秩序，不要人家说我们的坏话。

我们每天作十多个钟的工，得了一点子工钱，身体是很疲倦的，生活是很困苦的，哪里有时间去赌去嫖！又哪里有钱去嫖去赌！嫖、赌，我们工友都不应该去做，而且种种作恶的原因，都是赌、嫖，我们应该归正轨做各种发展的事业。有好些工友对于嫖赌仍是深好不改，这是极不对的！这种不良的习惯，堕落的嗜好，我们工友应切诫切诫！

俱乐部的敌人很多，他们都想方法来破坏俱乐部。他们时时刻刻到工友里面来放散谣言，以图扰乱俱乐部的秩序。工友常常有受这种谣言的引诱，而蜂动，而怀疑俱乐部，或向俱乐部吵闹的，这种误会是很危险。我们不要听信谣言，有事尽可正式来俱乐部很诚恳的质问。

无论什么人做事，不能够没有过错，做事越多，错过越多，但我们做事绝对不要怕错，绝对不要隐瞒自己的错过。因为错过越多，经验越多，下次就可以不再错了。俗话说的好：“错一事，长一智”，我们应该把这句话牢记着。俱乐部已经有了一年的历

史了，这一年里面各人所经过的错误，我已用极诚实的态度将其大而易见的批评在上面，各位以为正确么？“往者已矣，来犹可追”。我们应该虚张胸怀，把我们一年来所做出这些历史上错误的经验，一点点都灌了进去，努力革除，才不致辜负这一年的劳苦，才有以发展将来的事业。同志们！工友们！勉哉勉哉！

（乙） 将来的计划

安源俱乐部在去年一年奋斗的成绩，已经做到劳工解放运动最初步工作。此后继续的工作，除保持以前的成功不使失败，并竭力增进工人直接利益外，前进方针，绝对应该遵循前面所说劳工解放运动各一定的步骤，就是努力第二步的预备工作，具体说来：（一）努力建设与内部整顿，以稳固并扩大安源团体的基础；（二）扩大组织，由安源地方的组织进而为全国的组织；（三）训育部员，提高工人阶级的智识并训练工人作事的能力。

以上三项工作，是付与俱乐部下届办事人代表及全体工友之责任，主任团固应统率全体在这个正道上努力，但详细说来，尚多属各股的专务，故特将各股进行计划披露如下：

（一）互济股——合作社：合作社因从前事权及经济支配未能统一，以致弄出资本周转不灵的错误，到下期合作社营业范围，又有不能不加扩大的形势，缺少股本已成合作社的大问题。对于补救这个问题的办法：一、增加股本，但增加股本暂不向工人加招股份，只清查上次股票有未入股者加补，再在兑换股加设储蓄部，提倡工人储蓄，实行发散合作社纸币一万元。二、营业机关，不再扩充。三、服物股屯货宜变为流动资本。

合作社事权及经济支配，在事实上应绝对集中，实行新式簿记，由总经理担任全责，主任团严加督促。从前帐目，由主任团

会同经济委员彻底清查。

故工抚恤会：各工作处故工抚恤会，属工友互助事业，俱乐部应该提倡，并须统属俱乐部互济股。故工抚恤会之名称及组织章程等，均须统一，由俱乐部规定原则，通告各处照行。

劳动介绍所：切实加以整顿，须改为以职业的标准而区分，不能以工作处而区分，以后并准许非部员报名，号码的先后，仍按报名的先后而定。俱乐部截止工人入部，以后入部由劳动介绍所介绍。

(二) 教育股：下期教育股须加扩充。一、对于子弟学校扩充计划：安源扩充国民班四班，校址仍为三校；紫家冲开办第四校，招学生两班；湘东开办第五校，招学生一班；醴陵开办第六校，招学生一班；株洲开办第七校，招学生两班；共收小学生新旧九百名。二、对于补习学校扩充计划，上期工人补习学校以种种原因，甚无成绩。下期须极力整顿并加扩充，预定在安源收学生四百名，紫家冲一百名，株洲六十名，湘东、醴陵各四十名，但在事实上可能时还可扩充班次，分为日班夜班两种。对于工人不愿意读书者，实行强迫教育，强迫者暂以工人百分之二为标准。

小学校注意与学生家庭联络，由学校开恳亲会，下期并须举行成绩展览会及运动会一次，此外并举办图书室、贩卖所等。教员共聘齐三十人，经费，每月经常费九百五十元，扩充开办费，定一千四百元。

(三) 讲演股：训育部员除教育股所负责任外，讲演股负责甚大，各处十代表会的讲演，仍须照旧进行，作一种系统的训练。此外应特别努力普通公开的讲演，对于不愿听讲的工友，在讲演时，可特别备置幻灯留声机等游艺器具，并须由俱乐部多派人到各工作处及工人寄宿舍去讲演，此时俱乐部应特别提倡工友自身讲演，特别提倡工人领袖到处讲演的精神。

(四) 游艺股：大会场尚未建筑，现因房屋的关系游艺股尚不能照我们的计划开办，下期暂时只能派设幻灯留声机及足球队、篮球队等。此外并提倡各工作处会所之游艺设施。

(五) 文书股：为使工友切实明了俱乐部各项情形及提高工友普通知识起见，下期须出版《月刊》发给各代表，文书股负编辑之责。部员表册下期按改选结果改造一次。从前各种存稿及往来公函杂件等切实整理保存。

其余会计、庶务、交际三股，无若何可进行之事，按照各股从前办事细则办事。

(六) 工厂委员会：英俄各国工人在各工厂内皆组织“工厂委员会”。工厂委员会的意义：(1) 明了资本家之生产情形及生产组织，以决定采取临时的奋斗方式；(2) 训练劳动者管理生产的知识；(3) 在相当的时候，防止资本家破坏生产品及生产机关。工厂委员会既有以上三种意义，故在安源也有组织的必要。至工厂委员会之责任：(1) 调查资本家之生产方法及原料之来源，屯集地点与生产品之多少，时价和资本家之买卖契约等；(2) 调查资本家对待工人之手段；(3) 调查资本家工厂内各种黑幕及压迫工人的方法与工人生活状况。工厂委员会的组织：(1) 由资格较深的工人组织之；(2) 在资本生产制度之下保持秘密的组织；(3) 直接受工会之指挥。安源的产业属汉冶萍联络的产业，故工厂委员会亦须联络汉阳大冶组织之。下期俱乐部当在工人中创设此种组织。

俱乐部办事人应特别尊重办事秩序，办事的界限和手续应竭力要求清晰。主任团亦应分工，俾有专责。各办事人须设办公室，规定办事时间，按时到办公室签到。使俱乐部各种事务之办理，均有规则的进行。

俱乐部每月经济的支配，预算案应准下表为原则。详确之

数，可在月刊第一期发表。

(一) 收入：矿局津贴一千元，路局津贴一百元，常月费约四百八十元，共收一千五百八十元。

(二) 付出：会计处每月三百二十元（汉冶萍总工会常月费八十元，湖南工团联合会常月费四十五元，粤汉铁路总工会常月费二十元，各分部常月费十元，驻部办事人十一人生活费一百六十五元）。

庶务处每月开支一百八十元（伙食、房租、印刷簿册、纸笔、邮电、灯油器具杂用等。但每月出差费及各项特别费不在内）。

教育股每月开支九百五十元（共教职员三十人，生活费四百五十元；七校工人十一人，工资五十五元；每月伙食四十一人，二百零五元；只教员与工人两项开支共占七百余元。其余二百余元为七个学校的房租、灯油、教学用品、册簿、纸张、邮电、使力、出差费、器具添修、杂费等）。

月刊社每月开支五十元上下。

以上各处经常费共开支一千五百元外，每月尚余八十元，此八十元即作为俱乐部特别费（但俱乐部特别开支每月或不只八十元）。

以上系我对俱乐部下期的几件具体的进行计划，希望俱乐部下届办事人及代表与全体工友采纳。至于下期的奋斗方式与扩大组织的方法，事先我不能具体的写出来，那是在临时的应付。但我希望下届办事人对我上面批评内所说几种危险的错误，设法预防，勿予敌人以破坏之机，再努力各种稳固团体基础的建设事业，则俱乐部的前途，便无所顾虑了。

今日正当热烈纪念上年罢工胜利的日子，各工友心里当然个个回想到上年罢工时间的情形和俱乐部一年来所经过各种艰难困苦的事变。大家尊重这个纪念日并尊重俱乐部而庆祝，使我不得

不以十二分的诚意希望俱乐部在将来有无穷的发展。我不愿意使庆祝会白白地开了，我不愿意使这一年的经过在大家脑筋中纪念着而又得不到一种历史教训。故我把过去一年发生的各种错点，及将来一年的进行计划，由我个人的判断写了出来，使大家在回想中得一种统系的观察，并同时使大家在希望中得一条努力的道路。望大家力改前非，保持前日团结的精神，奋勇前进！则我诚意希望之将来的俱乐部，当从大家的齐心努力中得来。此时我的热潮已禁不住不断的祷祝！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万岁”！

（选自《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罢工胜利周年纪念册》）

俱乐部组织概况

(1923年10月)

刘少奇 李求实

在资本主义支配的社会里面，工会的意义是：（一）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二）反对资产阶级的作战机关——营垒；（三）加深工人的“阶级觉悟”，训育工人抵抗的能力与产业管理的知识。工会的组织必须十分严密，极有统系，和军队一般。如此，在工作上才能完成他的使命，才能达到他真实意义的目的。

考察世界各国家完善的工会组织法，皆有下列两种共同的原则：（一）由极小的基本组织而至于极大的阶级组织；（二）采用民主的集权制。

俄国工会的“可罗波”，法国工团的“新提加”，都是工会中极小的基本组织。工会是一种极大的群众组织，若无此种极小的基本组织深入群众内部，则必无法指挥群众的行动。群众的行动只是盲目的，极无系统的，而且群众运动的热度是不能持久的。若无此种小的基本组织，则运动过后，群众气冷，即成一盘散沙，无法使之维持永久。又当资本家压力极重不能自由集会的时候，必须此种极小的基本组织来作秘密的运动，否则工会一经封闭，群众的团结也必随之而涣散，再无法收拾了。所以此种小的基本组织，于工会的生命及其前途的发展都有极大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

至于工会组织采用民主的集权制，在历史上实有很多的事实

告诉我们了：“没有组织集中的有统系的工团，不能与组织集中的有统系的资本阶级奋斗”，此语已成工人运动里面不移的诫语。我们只有采用资本阶级的组织法——民主的集权制——极严密地组织自己的团体，才能与有组织的资产阶级厮拼，才有战胜的一日。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就是根据上面两种原则组织而成的，其组织之大概如下：

俱乐部的基本组织是十人团，即部员每十人（或十人以下）联成一团，选举十代表一人；再由十个十人团（或十个以下）选举百代表一人；每工作处选举总代表一人，总代表、百代表由该处十代表选举之。

（俱乐部的组织多按照路矿两局原来的组织而区分为若干部，即工作处。路矿两局工作处共有四十余处，大部分集中在安源，株洲、湘东、紫家冲等处仅有数厂。）

由各处总代表组织最高代表会，为俱乐部最高决议机关。俱乐部各种较大事项，皆须在最高代表会通过。最高代表会每月一号及十六号各开常会一次，有要事即开临时会。会中由各总代表互选书记一人，开会时为主席。

再由各百代表组织百代表会议，为俱乐部复决机关。每月一号开常会一次，报告俱乐部一月中之经过，或议决最高代表会提交之复决案件。

全体十代表会议原定每月开会一次，后因十代表共有一千三百余人，俱乐部没有这么大的会场，所以改为每月开工作处全体十代表会议一次。开会时由该处总代表主席，报告俱乐部一月份经过之大事，讨论该工作处之问题，并由讲演股负责讲演。

各工作处部员大会也因会场关系，未曾实行。全体部员大会定期五月一日一次。有要事时，召集临时大会，此种大会只能简

单报告，余则全为演讲。

俱乐部办事系统，则由全体百代表会议选举主任四人（总主任一人，窿外主任一人，窿内主任一人，路局主任一人。）组织主任团，总理俱乐部一切部务。各级代表会议闭会期间，主任团为俱乐部最高机关，再经最高代表会之通过。由主任委任股长八人，各股委员若干人。由各股股长及主任团组织干事会，为俱乐部办事机关。主任团为干事会的首领。因事实上的需要，俱乐部只设八股即：教育股、互济股、会计股、文书股、庶务股、讲演股、游艺股、交际股，每股各设股长一人，委员人数随事实的需要而定。各股办事另订细则。

因俱乐部经济扩充，事实上需要一监督与保管的机关，遂由最高代表会决定推选九人组织经济委员会。又因部员间或部员与非部员间纠纷繁多，事实上需要一裁判机关，遂由最高代表会决定推选七人组织裁判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为最高代表会的直辖机关。各自有其简章。

各股及各委员会之组织详情，参看各该股或该委员会之报告。如事实上的需要，最高代表会或主任团得组织各种临时委员会，如罢工委员会、改选委员会、纠察团、监察队等。

（选自《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罢工胜利周年纪念册》）

“二七”失败后的安源工会

(1925年4月)

刘少奇

中国的工人运动，自民国十二年二月七日京汉罢工失败后，所有各处的工会，除广东以外，差不多都被封闭，或无形消灭了。一直到今年二月七日，仍是继续这种情形。但是在这种全国工人运动极沉寂的时期里面，独有一个安源路矿工会，偏偏不是这样，偏偏还能打破一切障碍发展自如。

“二七”失败后，全国空气，十分恶劣，安源工会也经过很多的危险：资本家时时想法来破坏，甚至勾结军阀，贿赂官厅，豢养工贼，……种种方面设法来破坏工人的组织。安源工会眼见全国工会的失败，立取守势，并劝戒工人不要骄傲，不要乱动，竭力团结内部，以防资本家之进攻，奋斗到底，毫不退缩。结果，因为工人能够服从指挥，一致奋斗，资本家的破坏手段着着失败；工人反能团结更加坚固，声势日大。

安源工人在“二七”失败后，不独没有被资本家取消已得的利益，并且还争得不少的胜利条件。如矿局每月津贴工会教育经费一千元，每月工资在一元以上之工人增加工资百分之五，学徒每年考查成绩一次，以后矿局增加工人工资须通知工会同意，路局按月送给工会长期免票三张，年节，中秋，端阳工人回家者减用半票，矿局增加工人或添补工人应先由工会劳动介绍所介绍等，……都是“二七”后所增得的利益，此外还争得各种小的部分的利益，

不计其数。

安源工人在“二七”失败后，创办了不少的事业。如设立工人学校七所，工人读书处五处，工人图书馆一所；有工人子弟学生七百余人，工人补习学生六百余人。又办有消费合作社二所，资本二万元。建筑大讲演厅一所，能坐听众二千人，购卖房产三栋。并有化装讲演，各种游艺。又组织青年部，经常纠察团，裁判委员会等。现在安源的工人，作完了工可以读书，可以看戏，可以听讲，又可以做各种游艺；子女读书不要钱，秩序有自己的纠察团维持，不受兵警的蹂躏；犯事有自己的裁判委员会裁判，不致受腐败法庭的虐待；青年工人有工会的青年部游戏教育，不致年长失学；买东西有自己工会的合作社，不致受商家的剥削。此外工会还订购有各种报纸，印刷各种传单小报及工会纪念册等，工人处处都可看到的。

安源工人在“二七”失败后，各种大的会议及示威运动，仍是继续公开的举行，并无一时停顿。如两次“五一”纪念，均举行大游街，一万三千个会员，个个加入。罢工胜利纪念，“二七”纪念，列宁、李卜克内西纪念，黄庞纪念，十月革命纪念等均有数千人之公开集会。游行讲演及扮演新戏等。此外如学校之游艺会，成绩展览会，及各例定代表大会等，时常举行。每次游行及集会，群众精神异常振作，秩序异常严肃，旗帜、口号、呼声等，莫不惊振一时。

安源工人在“二七”失败后，不独强固自己的工会，竭力向前发展；并于援助同阶级的伙伴和谋全国工人的团结上，尽了很多的力。如以经济援助唐山、京汉、水口山、汉阳铁厂等处失业工人者近两千元；援助株洲长沙被水灾的难民千余元；又尽力联络各处工友组织汉冶萍总工会联合会、湖南工团联合会、粤汉铁路工会；又加入全国铁路总工会，并每月缴纳各总工会联合会之月

费百五十元。

“二七”失败以后，全国各处的工会都被军阀解散，反动势力，弥漫全国。安源工会处在这样黑暗的环境里面，为什么做出那样光明的事业呢？军阀、资本家为什么不用军队去压迫他解散他呢？资本家的破坏手段，为什么次次失败呢？这是我要替安源工友告诉全国各处工友的。

安源工友其所以在“二七”失败后能做到这样好的原因，就是工友能够齐心，能够奋斗，又能够看清环境。“二七”失败后，军阀资本家向工人进攻，安源工会在那时候，能够立取守势，叫工人团结内部不要乱动，不要骄傲，莫假敌人以破坏之机；又能乘着资本家与军阀勾结未深，资本家内部党派纷歧之际，拿拢地方绅商，制止资本家之破坏手段。资本家之诡计纵施，工人反能借资本家破坏工会之实，提出种种要求。资本家内部党派纷歧，彼此都想凭借工人势力，推倒异己，巩固自己地位。结果，工人得利用其党派取得种种实际的利益，不为任何派别利用。此为阶级斗争的手段，巧妙复杂，除“二七”以前所用之硬的方法外，还有软的方法，也可以对付资本家致胜。

安源，市镇甚小，工人集中，每当工会危急之际，个个工人无不拚命保护工会，常自动的做侦探，把口子，四处逡巡，日夜不息，满市只见工人密布，如何尽力维护工会，如何向资本家示威恐吓，如有工贼，工人即群起提至工会，加以惩戒，或在工人寄宿舍禁止自由行动。所有各军警及重要机关，与邮政电报电话等交通机关均有工人暗中把守。如此在一小市镇之中，万余工人全体动员出发，资本家稍有动作，工人即刻知道。如是资本家的秘密不能保守，行动不能自由，工贼的破坏无从下手。在工会方面的一切秘密反能保守，行动反能自由，工会能够知己知彼，所以百战百胜；资本家彼此消息不能互通更不知道工会的消息，所

以百战百败。结果资本家以军队包围工人，工人即包围工厂，包围资本家职员等，要死即行大家死在一块，资本家终有投鼠忌器之忧，不敢与工人流血，又工人每当工会危急时内部意见及扯皮打架等事即刻完全消灭，一心对外。资本家当这种时候，意见就更加纷歧互相倾轧。故安源工人能够齐心、奋斗，所以能打破一切障碍，拥护自己的工会日见坚固发展。

安源工友办得这样好，我们无不羡慕。但原因，不过就是工友能够齐心、奋斗，与看清环境取决阶级斗争的手段而已。我相信无论那处的工友只要能够齐心、奋斗、并能够服从指挥看清环境，也一定能够致胜，能够办得安源工会那样好或还要更好。工友们！注意！注意学安源工友的战术——齐心、奋斗、看清环境取决自己战斗的方式！

（载《中国工人》第四期）

救护汉冶萍公司*

(1924年6月)

刘少奇

(一)

汉冶萍公司为中国最大的产业，开设已有三十余年了，近年因借款无着，营业萧条，股东会议已有三年未开，而破产的“汉冶萍停工”的消息，甚为喧腾。因此各方有关系的人们，闻之莫不呈恐慌之状。但对于下述的问题，到底：汉冶萍停工于各方有什么关系？停工是否会实现？有无办法可使之不停工？万一硬要停工又如何补救？非对汉冶萍的产业情形有明白的观察的人，答解上面几个问题是没有把握的。兹就我个人所见略述如左：

(二)

汉冶萍在东亚，他的存在比平常产业有更深几层的重要。他不独在国民经济上占了极重要之地位；且为发展东方“物质文明”之根据。在汉阳、大冶、萍乡各厂矿之下直接倚为生活的工人有四万人，联同此四万人之家属，不下十余万人；再依各处厂矿间接生活之商民各业人等亦达数十万人，联株萍、粤汉铁路、湘

* 刘少奇同志写本文及下文——《整顿萍矿意见书》的背景，请参阅本书《肖劲光同志的回忆》。

江、长江直至上海日本一带之直接或有联带关系之人民，亦不下数十万人。故汉冶萍之存在与否，实为百余万人民之生计所关；担保此百余万人民之生计不恐慌与不流为游民土匪，及收容中国各种游民土匪化为有职业之正当国民，均为汉冶萍前途之责任。

欧美列强限制中国实业发展使中国永成他们工厂制造品之销场的经济侵略政策，在稍具世界眼光及注意过中国外患历史的人，都是看得到的。但中国如欲自强，发展中国实业，实为先决条件。中国实业的发展，修造铁路轮船工厂无处不需用钢铁。欲使列强不能把持世界钢铁以阻挠中国实业的发展，及发展中国实业能够得到有力之帮助，均非使汉冶萍永远的存在不可。十余年前列强即指汉冶萍为“黄祸之源”，其意亦以汉冶萍为发展东方（黄种民族）物质文明之根据，而作此恐怖之言。故汉冶萍之存在与否，实关系于人民之生死国家之兴亡。关系既如此重大，凡我国民皆应负责拥护：第一，使他能够永远存在；第二，使他的主权完全属于中国不旁落于外人。如此才不致辜负他前途的使命。

(三)

可是，汉冶萍现在传出来的消息，却是说要破产停工了；日本也将以债权者的资格来侵略汉冶萍的主权了。这些恶耗传到我们耳里，很引起一般人的注意和恐慌；不过我们的耳从前听惯了这个消息，而且又不愿意他停工，所以总以为是谣言，将信将疑的。事实上到底会不会发现停工呢？那便不得不作一番深切的考虑，以窥测汉冶萍前途之命运。汉冶萍开办有三十余年了，在欧战期间营业大盛，得利数千万元。因欧战时军需品之制造，须用钢铁甚多，世界市场上钢铁不能供给，价格因以大起，销售亦极容易，汉冶萍故因此得利。不独此也，各国投机家见钢铁事业之

可图，起而开办钢铁厂者亦复不少；与中国之扬子厂，日本之九州制钢所以及欧美各国之钢铁业无不大加扩充，所以世界上钢铁生产总额大事增加。不料欧战一停钢铁销售量顿减，且欧洲各国之工商业也被战争破坏殆尽，至今无力恢复，世界各国除美国能销用本国钢铁外皆无能力购买钢铁了，即世界固有之钢铁销售量，亦骤然减少到极小，而世界已经扩充之钢铁生产总额反形加大，因此酿成世界钢铁业之“生产过剩”的恐慌。钢铁生产品，累集如山，无人过问，价格亦顿形减落，世界各国钢铁厂因之停工闭门者不少。汉冶萍自然不能跑出这个“天数”之外去发财；因为本国还未到销售钢铁的时期，汉冶萍的钢铁是要到世界的市场上去销售的，世界的市场既如此萧条，汉冶萍也只有跟着走背时的一条路了。

汉冶萍的“八字”既然是走“背时运了”。但将来还有“行时运”可走没有？还要多少年才能脱掉他的“背时运”呢？第一，中国的实业能够发达，汉冶萍的营业可以兴旺起来，但以中国现状观之，在十余年内，中国的实业恐是不能发达的。第二，欧洲各国在战争中破坏的工商业，十余年内能否恢复原状？尚成问题；即能恢复原状，也不需用多量的钢铁，更不致到中国的汉冶萍来购买钢铁。第三，美国现在虽然能够需用钢铁，但他本国生产钢铁甚多，自己尽可供给，也不致要买汉冶萍的钢铁。以上几条都是走不通的路。第四，就是日本这条路可走的，因为日本此时还须用汉冶萍的生铁，且在最近恢复因地震所破坏之产业，须用钢铁甚多；又当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必为参战之主要国，此时日本亦必须用多量的钢铁。但日本对汉冶萍的关系太密切，有种种条约的束缚和债权之优先权的享受，汉冶萍的钢铁只有向日本“贱价供给”的义务。如此日本也只能为不利于汉冶萍的交易。第五，就是新兴的俄国将来有希望；俄国经济事业虽在欧战及国

内战争里面破坏得很厉害，但有“新经济政策”实行后，三年来已有恢复之可能和准备，列宁等所主张之“电气化”的计划，尤为伟大。所以将来的俄国可为世界钢铁之最大的销场。不过现在俄国所需要的非为做机械材料之钢铁，乃为已成制品之机械。其销售钢铁的时期，纵少亦在五六年以后。但俄国将来虽然销售钢铁，到底会不会销售汉冶萍的钢铁呢？此点在俄国自无成见，只视价格高低为转移。欧洲钢铁的价格如果比汉冶萍的低廉，俄国的购买者自然趋向欧洲去了。但我们知道在欧洲生产钢铁的“成本”，比较在中国汉冶萍生产的要高，因此可以决定汉冶萍钢铁的价格比欧洲低廉，俄国的钢铁购买者自然会到中国的汉冶萍。总上面的情形，汉冶萍前途发展的希望，只有将来的日俄和发达实业时之中国；现在的汉冶萍断无发展的可能。

汉冶萍既然是走“背时运”，单靠着借款来维持现状；前途的发展在最近的将来又是不可能和无希望的。所以汉冶萍停工是事实之逼迫。汉冶萍的炼钢厂在三年前即已停工了，现在只留着炼生铁的一部分，这部分其所以能在欧战后六、七年还能存在的原因，不外下列五种：一、生铁在日本和中国都能销售，市场情形尚好；二、有须用生铁还日本借款本息之条约的限制；三、因借日债太多，如若完全停工，恐日本实行债主权吞灭汉冶萍；四、美国此时极欲染指汉冶萍，故百端暗中活动，使不完全停工以为日本独吞；五、停工后之收束，尚无妥善办法。

(四)

汉冶萍虽无向前发展之希望，但“维持现状”尚属可能；因为生铁的市场情形还好；况有日美之关系及中国国民与国家前途之种种关系，更有维持现状的必要。既有此等“必要”与“可能”，为

何又不能维持现状呢？是则不能归之“天数”（其实并无所谓“天数”，市场恐慌生产过剩都是人造出来的），乃是“办理不善”。那些办理不善的地方，在稍为知道汉冶萍历史及内面情形的，就可看出很多。不过汉冶萍的内幕，办事人素来保守秘密，我们局外人无从知道，不独我们不知道，就是汉冶萍的股东也大半不知道（去年《申报》载汉冶萍两年未发股息，而营业状况及账略又未切实报告……）。因此办理不善的处所，不能说得淋漓尽致，兹姑就所知略举数端如次：

汉冶萍自创办至今已有一百零三年，光绪二十二年以前由张之洞主持，此时即做出两种错误：一、未经预先筹备燃料，运购英日比等国的焦煤，损失甚巨；后复用土煤，致火力不足，铁液凝结，大伤炉座；至光绪二十四年始从事开采萍矿。二、未验明矿石成份，所用比色麻酸法化铁炉性质与矿石相反，成绩极恶，光绪三十年始费去银五百余万两改用麻钉碱法炉。光绪二十三年以后，由盛宣怀等主持，其铸成最大之根本错误为借款与条约，今就我所知的列举如次：

.....

第一，实为借款与条约铸成之大错；也就是日本人所素来希望的，竭力经营的结果。此种根本大错铸成后，一切枝叶吃亏的事情，皆由之而生，如议定矿石，每吨作价三元，后来每吨价涨到数十元，也只作三元来还账。以前因借款吃亏有那多了，但是现在还在进行两种借款呢！一为五百万元借款；一为向正金银行按月借款八十万元，至汉冶萍每月收入可以敷出的时候为止。又据报载，目前复借日债四千余万元。呜呼！汉冶萍！

第二，当局人无观察世界市场之远大眼光，在欧战期间没有认真整理，不将所赚的钱留着偿清外债，稳固产业根基，只知道目前利益，决不计及战后之恐慌。且在这个期间不独没有去清理

外债，反添借了大小九笔借款。并闻此时各地向汉冶萍要订定大宗钢铁，竟因公司内部意见不合，而未成功，丧失利益不少。

第三，是办事人之政客化，毫无工程师实业家之精神和计划，对于“情面”、“自私”、“拿架子”等，可说是十八世纪的中国祖传下来的，所以只顾你蒙我混；公司之折本，产业之危亡，视为非关已事。

第四，太无精密的计划：这只看以前的借款皆非整顿公司，只拿来耗用就是了。如合办九州制钢所，只是以债做股，倒还加重了公司负担，供给了日本很多贱价的生铁，自己毫无所得。

第五，未看明钢铁业在东亚之地位。上面已经说过钢铁为一切实业之根据，东亚煤铁事业全操之中国之手。日本所需煤铁专赖中国供给，若办理得善，中国即此可以左右日本国势。但中国之煤铁不与日本建筑一种交易的关系，而偏偏拱手奉送。如东三省、开滦、山东、河南等处之煤都是赠品。汉冶萍亦不是卖铁给日本，而以借债关系酿成一种供给的义务，反使自己折本，无时不仰人鼻息，受人把持。从此日本亦可以之左右中国国势了。

第六，各厂矿之工程负责人员，多非专门人才，无改良工程或整顿工程之本领和计划。致将工程弄出许多错误，妨害生产，糜费金钱。

第七，机器陈旧：汉冶萍各厂矿所用机器，多系十八世纪时代的。机器如此陈旧，“生产率”自然缩小，成本必然加大，更何能与别人竞争？

第八，办事人之内讧：汉冶萍各厂矿办事人分出派别甚多，彼此不能合作互助，要或互相制肘，互争意气，互相诋毁，而不重公务。因此妨害进行和计划甚多。

第九，办事人之个人思想太甚：很多办事人来到汉冶萍办事，非为汉冶萍而来，乃为个人而来。为个人而来办汉冶萍的事，所

做一切都是为个人着想，不为公司着想。对汉冶萍应尽的责任是什么？到现在恐还不知道。有了事，只顾目前带得过的就带过去，瞒得过的便瞒过去，至将来使公司如何发生不好的影响，绝不计及了。所以只图个人便利，对公务多不负责。这也是中国人缺少公德心之表现。

第十，组织制度不良：汉冶萍各厂矿之办事人及工人之各种组织系统不明，各处之工场及管理制度亦极疏略而不划一，所以常是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你订你的制度，我订我的制度。发生的现象，有互相出入的，互相矛盾的，极不平等的；如是弊病丛生，黑幕层出。

第十一，工人无公德之涵养：“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中国人之公德心，由这句古谚可以反衬出来。大的产业之组织，工人上了几千，一切生产品皆由工人手中创造出来，一切机械器具皆操之工人之手，工人为直接工作之生产者，若无一种拥护产业之公德心，则无形中之损失实属至巨。汉冶萍办事人素不注意涵养工人之公德，对于工人教育等事亦毫无设备。具与工人十分隔阂，互相仇视。因此以素无公德心之中国工人，又受了这些非公德的教训，而要工人节省公费，拥护产业，其可得乎？汉冶萍以前所受此中损失，实不堪言。

以上系列举汉冶萍“办事不善”之大端，此外还受中国政治阻挠上影响不小，国内每次战争期间，总要使汉冶萍停工或阻隔其运输，此历年来之事实。

(五)

汉冶萍虽因市场恐慌而使营业衰落，若办理得善，必不至有今日之破产情形，必尚可维持现状，以待中日俄销售钢铁之良机，

他将仍不失为发展东方物质文明之根据。今则以中国实业之基础事业，拱手奉诸外人，又加以种种之错误处理，致使不能维持现状，而发生破产的停工主张。唉！谁之罪欤！

(六)

汉冶萍因为“市场恐慌”与“办理不善”的两种原因，弄到现在只有“无办法”三个字可以形容了。但是，以关系国民生死国家兴亡之中国最大基础的实业汉冶萍，就让他这样破产！这样停工！这样断送给外人！我们国民一声也不响吗？如此，那便亡国奴的根性，未免表示得太厉害了！我们国民此时大家应该起来救护汉冶萍，督促汉冶萍！使之不致于破产停工！这比抵制日货，收回旅大更还重要些。

要来救护“无办法”的汉冶萍，从哪里下手呢？第一，不能使他停工。要汉冶萍宣布公司内情，让我国国民大家来设法救济。这次成功的借款，专用以整顿工程。第二，改良办法。将从前留下办理不善的地方，竭力去掉，同心协力，共救危亡。（因生产过剩之市场恐慌，乃现在社会制度使然，并非各个人之错误，在现在社会制度之下，无法可以救济。办理不善乃系各个人之错误，有方法可以救济。）第三，利用日美之争：日美两国在欧战后更同种种利害冲突，已有不免于战争之势；在日美战争（世界第二次大战）时，汉冶萍的主权，若还属中国，是一个最好发展的机会。日美战争既然不能免去，所以此时日美两国在侵略上皆欲吞并汉冶萍为将来战争时供给制造军需品的原料之根据，或把持汉冶萍以减灭敌势。日本在汉冶萍的关系已是根深蒂固的了，忽见新来的美国要到汉冶萍插脚，心里十分恐慌，于是千方百计在此时要把汉冶萍吞下去，免得招惹美国的是非。所以向他借款就不肯了，

或提出吞并的条例，逼得你汉冶萍停工，他就来实行债主权下手吞并。美国恐怕日本吞去了汉冶萍，在战争时占了优势，也千方百计在那里使汉冶萍此时不停工，好象对汉冶萍说：“日本没有款借，我借给你吧！”他这样做，一方可使汉冶萍不停工，一方又可插脚进去，是一举两得了。美国此时本不要买钢铁，也偏到汉冶萍来买点铁，发生点交易关系。如此，吓得日本左右为难，借款也不好，不借款也不好。而且美国在汉冶萍有两种优势，一为现在汉冶萍办事人多亲美者；二为现在北京政府可以帮助美国，而不帮助日本。日本处在此种情形之下，对着汉冶萍笑也笑不得，气也发不得。真是为难极了！汉冶萍既以处在日美这种关系之下，应用极灵敏的外交手段，应付他俩的纷争，而使汉冶萍存在，并脱离日本之羁绊，而渐渐使汉冶萍独立（此种手段，系属临机应变，不能具体举出来）。不过一则不要任人争夺，自己处于鱼肉地位；二则不要脱离了日本之羁绊，而又入美国之羁绊。第四，扩充萍矿收入：萍矿煤质甚佳，市场情形极好；扩充萍矿出产，以一部分冶铁还债，以一部分向外销售。缩小铁厂工程以节用费，扩充煤矿收入以维持现状。

以上几个办法若还做不到，势必要出于破产停工，则其补救办法为使萍矿脱离三公司而独立。是则如何可能？因为：（1）以前是汉冶萍背时，并非萍矿背时。（2）汉冶萍受了条约的束缚，但萍矿受条约之束缚的地方甚少。（3）汉阳大冶厂矿（资本约三千余万元）被日本吞并，对四千万元的借款，可以还清，纵或保留一小部分萍矿，亦可担负还清。（4）煤的市场情形甚好，世界正是缺煤时期，决无生产过剩的恐慌，销售极其容易，且在中国市场上一定可占优胜。长江流域现销日本煤甚多，但据日本东亚同文馆调查说：“萍乡煤现在未多向外销售，但汉口行销之日本煤，已势难与之竞争。照此推想，如果照其预算每年出煤一百万吨，

成本减轻。恐怕日本煤从长江上流以下，都要被他扫尽了。”如此可见萍煤并无不能畅销之理。(5)汉阳大冶厂矿如落日本之手，不必须萍矿之煤，因其奉天抚顺之煤，尽可供给。(6)现在销售长江流域之日本煤，即抚顺之煤，抚顺煤如供给冶铁之用，萍煤可取抚顺煤之销场而代之。如此，当汉冶萍破产时，萍矿离三公司而独立是绝对可能而必要的，且可大加发展，有把握可以赚钱。不过把汉阳大冶厂矿送给日本，实是我们所极不愿意而且痛心的。但当此“救了娘娘救不了太子”的时候，这亦还是一种悲惨的补救。

再者可由国民仿照“储金赎路”的办法，由国民集股还清日债，完全由国民主持监督办理。是则靠中国国民之热心爱国及各界宣传之努力而决定。

中国国民呵！关系国民生死国家兴亡之中国最大基础的实业汉冶萍，要停工破产了呵！其速起救护吧！

（载《新建设》第2卷第2期，1926年9月20日）

整顿萍矿意见书

(1924年11月)

刘少奇

煤铁事业，为一切实业之基础，国家之盛衰，国民之生死均系之。故欧美各国无不竭死力把持世界煤铁事业，以称霸于天下。中国汉冶萍公司，即东西最大煤铁产业。他的衰败兴隆比平常产业又更深几层的重要。他不独在国民经济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且为发展东方“物质文明”之根据。现在该产业之下汉阳、大冶、萍乡各厂矿直接倚为生活的工人，并工人之家属不下十余万人，在依各厂矿及株萍粤汉铁路与长江湘江一带之直接或间接生活之商民各业人等，亦不下有数十万人，故汉冶萍之存在与否，实与此百数万人民之生计所关。又发展中国实业，无不需用煤铁，故欲使列强不把持世界煤铁，以限制中国实业之发展，及发展中国实业能得到充分之煤铁的供给，均非使汉冶萍永远存在不可。故汉冶萍在中国实业之地位，实为担保现今倚为生活之百数万人民之生计不起恐慌与不流为游民土匪，及发展中国实业能得到煤铁之根据。而收容中国游民土匪为有职业之正当国民，均为汉冶萍前途之责任。汉冶萍之存在与否，既关系国民之生死与国家之兴亡，故凡中国之民皆应尽责拥护：第一，使该公司能够永久存在；第二，使该公司主权完全属于中国不至旁落外人。如此才不至辜负它前途的使命。

汉冶萍公司统属汉阳铁厂、大冶铁厂及萍乡煤矿各部，以大

冶所产之矿石及萍乡所产之煤焦运至汉阳，大冶各厂炼铁，所炼之铁即由上海汉冶萍公司向外销售，各厂矿生产用费由该公司供给，故该公司之生产为钢铁，在欧战期间，钢铁缺乏、市场价格甚高，汉冶萍公司营业极为发达，得利甚多。但自欧战终局以后，世界钢铁销路停滞，钢铁生产上有过剩的恐慌，因之钢铁价格，亦异常低劣。汉冶萍公司在此情形之下，营业肖条，年年折本，至今已有不能维持之形势。且该公司主办人又以种种设施上之失策，大借日债，滥定合同，至今已借外债五千余万元。所有各厂矿及轮驳财产，均经抵押。又以生铁矿石等生产产品付还外债本利，定价低廉，至今汉冶厂所产之铁及大冶所产之矿石均只能以资付还外债，而萍矿所产之煤，复不能供给汉冶两厂之消耗，是举该公司生产全部贱价供给外人、生铁矿石煤焦等生产费，又需添借外债开支。以此情形，汉冶萍及因市场恐慌，前途无发展之希望，又因条约与借款限制，主权全落外人，至今“汉冶萍破产”之恶耗，业已响破全国国民耳鼓，呜呼！汉冶萍公司！

汉冶萍在中国实业之地位既关系国民之生死，国家之兴亡，但其现状已入破产的情况之中，当此之时，中国国民应立急起直追，设法挽救，否则以中国一切实业之基础事业全部断送给日本，从此日本即能以此左右中国国势，致全国国民之死命也！

至其救护之法。可分下列数项：

一、不再加借外债：汉冶萍失败之最大原因为滥借外债，观其过去之历史，无日不在借款中过活，即欧战期间营业发达之时，也借了大小九笔外债。该公司股款合农商部股本共仅二千二、三百万元，至今借日债已累至五千余万元，条约一次苛酷一次，至最近间借之八百万元，日本已有委派该公司办事人之要求条件。似此办事人由日本派，借款必得要向日本借，生产出来的钢铁和矿石又必须送给日本还老帐不能自由出卖，发展无希望，

停办又不能，是该公司之主权已因借款关系全部落于日本人之手，所剩者仅“中国汉冶萍公司”之“中国”两字而已。若再添借外债，日本所要求之条件已会要将“中国汉冶萍公司”之“中国”两字改成“日本”两字。是外债再不能添借，添借外债即亡汉冶萍。

二、缩小汉阳、大冶厂矿范围，以节省开支：汉冶萍即不能添借外债，又因要生铁矿来还日本旧帐不能停工。那现在各厂矿之生产费从何支出？因此汉阳、大冶各厂矿范围不得不相当缩小，以节经费。缩小至每年所生产铁矿石足够付还日本旧债本利之数为止。照现时汉阳有化铁生产一座开工每日可出生铁二百余吨，大冶有化铁炉一座开工每日可出生铁四百余吨，该两厂每年合计可出生铁四十余万吨，但是约从民国九年至二十二年间每年应交付日本之生铁额数仅二十六万吨，是两钢铁厂之范围可以缩小。因所多产之生产，现在市价不好，不独无利可图，且须折本故也。又大冶铁矿，每年所产之矿石约六十万吨，预算便付日本之数为百分之五十四，合三十二万余吨，但照约从民国十五年至三十七年之间，每年交付日本矿石数目为二十五万吨，民国十四年十三万吨，是大冶矿厂范围亦可相当缩小，但两处矿厂范围缩小，开支减少，负担自可减轻，勉强维持现状，至民国四十九年照约还清日债，汉冶萍公司仍不失为发展中国一切实业之根基。

三、扩充萍煤出产以增加收入：汉阳大冶厂矿范围虽然缩小，每月仍须巨万之开支，若不添借外债，则此种开支仍无从取得。因此，只有扩充萍矿工程增加萍煤出产，以一部焦煤为炼铁之用，以其余之一部向外销售，复以煤价收入来维持各生产机关之开支，似此公司现状才得维持。外债才能少借或不借。因为：
（1）以前是汉冶萍衰败，并非萍矿衰败；（2）汉冶萍受了不少条约束缚，但在萍矿方面受条约束缚之地甚少；（3）萍矿产量极丰富。煤铁质量极佳；（4）交通便利，在株萍粤汉铁路之萍煤运费

较客煤运费经过一倍有余，为世界最低之铁路运费，且该公司有自由之轮驳运输；（5）煤的市场情形甚好，在中国在世界现今均是缺煤时期，决无生产过剩的恐慌，销售极为容易，且萍煤在中国市场上一定能占到优势。据日本东亚同文馆调查说：“萍乡煤现在未多向外销售，但在汉口行销之日本煤已势难与之竞争。照此推想，如果萍矿每年产煤一百万吨，成本减轻，恐怕日本煤从长江上游以下，都要被它扫尽了。”由此可见萍煤在中国市场之优势，并无不能畅销之理。

现在萍矿每年出炭约六十万吨，倘真增加出产至每年一百万吨，则以六十万吨炼焦运至汉阳大冶炼铁，余四十万吨即向外销售，每吨折价八元，共计有三百二十万元之煤价收入，以此三百二十万元作各厂矿开支，勉强可以送够。如此即可不必续借日债，而各厂矿又有款项开支，不至倒闭。斯诚救护汉冶萍公司之唯一方法。

准上述情形实为救护汉冶萍之唯一方法，一面增加收入，一面减少开支，再不添借外债，维持中国汉冶萍公司之“中国”两字，以待钢铁市价高涨之良机，艰苦维护至民国四十九年还清日债，则汉冶萍乃可脱离日本一切欠款与条约之束而得自由。因此应扫除专赖借外债过活之根性，与竭力生产折本钢铁之错误，而有努力从各方面严加整顿之必要。

兹以扩充萍煤出产为极重要之一部，敢就萍矿急待整顿之各种意见，略述如左：（至于根本救济公司办法，尚待大事扩张工程，一时殊难计及，仅就目前可能之处论之。）

一、经费方面：

萍矿开支全部照其预算，每年须二百六、七十万元。开支既如此之巨，而公司方面以营业肖条，借款无着，不能按月照数汇来，至萍矿常累欠数十万元，因而开支愈大，各项欠款须付重

息，往来筹款，事务费又复增加，而负责人员，因要筹款，整日东奔西走，精力全用于此种于工程实业毫无裨益之琐事。而工人方面，则因工食久欠，冻馁交加，对于工作无形中自要疏忽许多。种种方面，均于公司及萍矿有极大之损失。故要整顿萍矿，必先将经费问题解决，方可谈到其余，但萍矿系属汉冶萍公司之一部，经费素无独立之可能。今欲解决萍矿经费问题，盼能仰赖公司之供给。换言之，即公司经费问题能可解决，所给萍矿之数能按月付来，萍矿经费方面，自不成为问题了。但公司此时已因营业肖条，专赖借款过活，经费问题终无报夺解决之可能。纵借款成功，亦不解决目前之一时的困难。故值此情形之下，公司对于萍矿经费之源源的供给已不可能，萍矿此时不得不谋经费的“自救政策”。公司亦不得不使萍矿在经费方面力谋自救，以减轻负担。此萍矿经费问题，不得不由萍矿本身设法解救之情形也。

解决萍矿经费问题，不外“节省浮费”、“增加收入”之两法。但萍矿开支工食与材料两项，每年占二百三十余万元，此两项开支均难减少。其余事务等费每年不过三四十万元，纵或减少一小部浮费，而所得比例对二百七十万元之预算有何补益？节省浮费一法实不能解决萍矿经费问题也。

节省浮费既不能解决萍矿经费问题，此外就只有增加收入之一法。但萍矿所出焦煤，专以供给汉冶国厂，向外销售仅粤汉株萍两铁路每年生产煤五六万吨，外销造布厂及各处焦块，每年亦不过一二万吨，得价洋五六十万元。但销粤汉株萍两路之煤，其价均以运费作抵，萍矿实无一钱之收入。由此言之，故欲增加萍矿收入必须“另辟生路”，方有解决经费问题之可能。若就现有收入方面设法，皆属无从凑效也。

上面已经说过，现在煤的市价甚好，销路亦旺，萍矿煤质之良又为中国之冠，故萍矿欲增加收入以谋经费之自救，惟有扩充

工程增加出产，以多产之煤向外销售，以煤价收入来作开支，经费方面不专赖公司之供给，如是方为解决萍矿经费问题之根本方法。

萍矿每日能加出产五百吨，每吨折洋八元，每日共计洋四千元，每月可得煤价一十二万元。以每月二万元作增加出产五百吨之费用，每月尚可增加十万元之收入，以此发给萍矿工食即已够足。此外萍矿每月所出池焦油煤等值价万余元，造币厂所销焦煤目价二、三万元，余如屋租地租山林电灯肥料烂材等收入，每月亦可千元。每月以此种收入发给员司薪水奖金亦已足够。余如材料税捐等费，每月只数万元，萍矿每月输焦六百吨于公司，公司每月供给萍矿数万元之材料等费，在公司力量当可做到，在萍矿亦不发生问题，如此，萍矿经费问题方可永久根本解决也。就萍矿一面而言，固应如是，即就救护公司大局而言（缩小汉阳大冶范围，以节省经费，扩萍矿充出产，以增加收入）亦应如是。云多出之煤，究由萍矿向外销售，或由公司向外销售，皆不成问题，即公司方面如毫不向外销售，或由公司向外销售，而能按月汇款接济萍矿，亦不成问题。

二、工程方面：

经费困难，固为萍矿根本问题，就上述言之，每日加出煤炭五百吨，可以解决。但萍矿出产不旺亦为最大问题，现在每日增加产额五百吨，又要怎样方可做到？现在的问题，就是怎样增加萍矿产额？

增加出产办法：一、扩充工程；二、增加工人；三、就旧有工程师司工人各方面力加整顿。欲增加产额五百吨，因须扩充工程，增加工人，但萍矿原以经费困难，欲增加出产以图解决，若工程大事扩充，工人亦多增加，则萍矿开支自要更加巨大，换言之，即在萍矿的力量上有所做不到。故现在所能做到而又有裨益

于出产之增加者，除必要的扩充工程增加工人外，惟有竭力从工程及员司工人方面力求整顿，今敢先就工程方面言之。

1. 总平九段十段之糟口极不好，现在所掘取者为以前掘过数次之浮炭，化灰至四五十分重，煤质尚不如洗煤台弃掉之壁末。似此该两段并无煤可取，工程亦无希望，现在两段每日出炭三百三十吨，内中不独无炭，且须很多经费运出冲洗，并送上土窖。故此两段，应即停止掘取。但直井现停工之一二段及七段工程尚可加做，糟口亦甚好，应以总平九、十两段之工人大都拨至直井一、二段及七段来做，经费不至加重每日可多炭三百三十吨。又总平一段亦以糟口不好，可以减做将工人调至直井。

2. 窿工处“工程窿”久停未做，实为萍矿之危险，出产将日就减少，而至无炭可挖。现在铜盲引线均已采到，炸药尚有，各处工程窿应即照旧推广。

3. 萍矿现在每日出炭二千吨，煤桶尚不够用。将来若增加产额五百吨，缺乏煤桶，极渴设法补救。不然工人掘炭虽多，而无煤桶运出，终究使出产减少。若再加出炭五百吨（一千桶）又必加至数百桶，故以现有炭桶输送，当不能灵通。因此即增加煤桶之办法，一、加制新桶，二、赶修烂桶，但加制新桶，复因材料缺乏，有所不能，为补救此种缺点计，可加制“木桶”数百个，所需材料，萍矿均自身均能设法办出。经费亦不至超过新制铁桶之数，而木桶在八方井及洗煤台、电机处、直井锅炉等处，均可以使用。至赶修烂桶，则需矿局将修桶材料办足，现在修桶厂所存烂桶，有五百四十余个，修理完好，而因缺少弹簧心子，不能提出作用者有四百二十余个，似此修桶厂应将车床开晚工赶做弹簧心子，并须多做，存留备用，务使修桶厂少存烂桶。如能将所存烂桶修好，则可增加用桶四、五百个，每桶每日运煤数转，即可增加出产数百乃至千余吨。

4. 洗煤台为全矿出产咽喉，必须力求灵转，不使停滞妨碍生产。现在洗煤台每小时洗煤九十吨，每日洗煤一千八九百吨。若每日增产五百吨，如不洗过，小洗煤台自要开工，但若以生煤向外销售，则可竟由大洗煤台倒入车箱。大洗煤台之倒炭架须添用一个。又洗煤台之小块仓常满停车，妨碍生产甚巨，应设法补救。其法即须磅秤房每日确切派定大火车箱九个预备装运小块，无论如何不得提作别用，以免仓满缺车箱之虞。又小块仓库有水筒二道入净煤仓，现停未用，将来出产能够增多，小块仓若满，应即将小块由水筒导入净煤仓，以免停车。又洗煤台机械应注意修理，皮带应用质品良好者，以免坏事。洗煤台如若坏事，一时停碍出产，窿内所出之煤应即时倒入瓦厂，以免阻滞窿内工作。

洗煤台洗过之壁末，每日有六七百桶，内中杂炭四五成，即以弃掉，殊为可惜。现有洗壁机一架，每日洗壁末六七十桶能得净煤二十四五桶。若将所有壁末通同加洗一次，则每日可得净煤百余吨，所加经费甚少，而能每月增加出产数千吨。现在矿局有旧洗壁机一架修理已竣，新做之洗煤机二架，复快成功，而与停放未用，应将此项洗煤机安好洗壁，以增产额，而免暴殄天物。

5. 总平四五段之冷气窖常因冷气不足，不能开车，至四五段之炭，均阻不能出。四五段为平巷出炭最旺之段，如此时常阻滞，应即设法补救，使冷气不至缺乏，或改安电车。

三、员司方面：

整理萍矿，员司所负责任甚大，故须拼除一切意气，协力从公，方于事实有济。以前员司有不进班者，或进班亦不十分负责者，如此来，于萍矿前途发展上不无影响，同时给工人以不好印象。故员司须切实负责，秉公正之旨处理一切，裨益萍矿出产当不在小也。但早班同事早六时进班，至十二时出班，中班同事须至下午三四时方能进班，是则上午十二时至下午四时，窿内并无

员司管理。工人出早班乃正值在十二时至四时之间，故在出产及管理工人方面，以斯时为最重要。但斯时独无员司管理，故为救济上列毛病计，员司出班进班时间，必须改变，即改至上午十二时至下午四时之间，必得有员司在窿内指挥也！

员司处罚或开除工人，自应公直。但以前每当处罚或开除工人时，并未将两造情由问清，如此即不免发生一些错误。因两造争执，各有理由，亦各有苦衷，甚或因宿怨借图报复，若听一面之词，遽行处罚或开除，其中不无冤屈、欺隐之处，因此，将更至闹大，不能收束。故当处罚或开除工人时，应当面问清两面情由，方与决定。

四、工人方面：

萍矿工程组织，各部均有密切关系。如有一部分工人，出班太早，则影响出产甚大，故须严加整顿，限制工人出班时间。在消极方面严加整顿，限制出早班，固可收一部效果，但在积极方面，设法补救，效果当必更大。至积极整顿方法：一、为教育工人，去其不良习惯，但于目前救济，收效稍缓。二、为采用花红办法以促进工人工作之热心，即工人如能多出煤炭，矿局除工资之外，另加花红是也。以前萍矿花红仅及一部分员司，实为失策。因工人无花红，自不热心工作，而员司急于求得花红，所以肆意强迫工人工作，致构成前日种种不良的局面。如能另加工人花红，则工人自然多是工作，出产必因而增加，此萍矿应实行另加工人花红办法也。另加工人花红办法略拟如左：

1. 给赏花红在矿局方面以一工头为单位。

2. 凡每工头出炭能超额数百分之五以外，则按其所超过之数，全部赏给花红。

3. 凡每工头出炭如不足额数百分之五以外，则按其所少之数，全部处罚工资。

4. 化灰如能在一月内平均之数不超过额数或轻过额数时则赏花红。

5. 化灰如在一月内平均之数重过额数若干分之外，则罚工资。

6. 如因工程坏事（塌窿、坏运道或洗煤台停车等）致出炭不足额数时，则照给工资，但超过额数者则照赏。

7. 凡与窿工出产有关系之杂工，及外段工人（如洗煤台、运道、土窑等处工人）均应赏给花红，但较窿工须少。

此外尚须限制工人出班时刻，又进来工头全不负责，应特别严厉工头，对出产负责。

照以上办法，在工程工人员司各方面力加整顿，互相辅助，群策群力，致能使出产有加无已，每日超过额数五百吨，事实上，亦不能做到。救萍矿于危亡，救公司于危亡，除此实无二办法也。关系国民生死，国家兴亡之中国最大基础实业汉冶萍既处此危亡破产的情状之中，任何中国国民皆应尽责救护。谨就所见略书如此，时机紧迫，惟公司当道，萍矿当道，加意掠夺，努力进行，国家幸甚！国民幸甚！

（原载长沙《大公报》1926年12月19—26日）

一九五三年七月八日 给安源镇工会的信

安源镇工会

诸同志们：

你们四月八日给我的信，收到了。谢谢你们！你们所请增加工会两个脱产干部及修轻便铁道事，已转江西省总工会及铁道部酌情办理。我曾在安源工作过三年，安源的许多事情，至今我还记忆得很清楚，俱乐部的大会场还是我经手修建的。过去的许多革命同志，如黄静源、周怀德、谢怀德、刘昌炎同志等烈士，我记得他们很清楚，应该在安源建立一个纪念碑，并举行追悼会，以纪念安源一切死难的烈士们。此事望你们商同萍乡县政府酌情办理。

敬礼

刘 少 奇

七月八日

（抄自安源工人运动纪念馆）

王光美同志给《工人日报》社 和《中国青年》杂志社的信

工人日报社和中国青年杂志社

同志们：

几封来信都收到了。你们多次问我少奇同志对安源大罢工问题说过什么。我现在简单地讲几句话。

在文化革命初期，有许多歪曲安源罢工的大字报和批判文章。少奇同志看到后，他说：“具体的历史事实是否不掉的！”当时我问他：“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进行斗争？能不能坚持罢工直到路矿当局答应全部条件为止？”少奇同志回答：“太冒险。毁了机器房，水淹了矿井，几年不能开工，一万多工人怎么办？几万人的吃、穿、生活怎么办？”“在工人群众发动起来以后，罢工高潮时，经过谈判，路矿当局满足了工人的大多数要求，取得了胜利。既争取了安源工人的眼前利益，又代表了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安源大罢工效果是好的，改善了工人的生活，提高了工人的觉悟和政治地位，显示了工人团结的力量，鼓舞了全国的广大工人。”“要按历史的客观条件评价历史事件！”

当全国人民在心底里已给少奇同志恢复了名誉的今天，我把当时只能藏在心里的话，原原本本地转告你们。

少奇同志对安源感情非常深厚。他多次答应安源的老工人和烈士子女们，他一定再去安源看看。有一次，少奇同志乘火车南下开会，途中在萍乡车站月台上徘徊近半小时，并答应当地干部，

他将专门到安源去一次，看望安源的同志们，参观矿井建设，了解老工人生活得如何，夜校还继续办么？……安源的山山水水对他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少奇同志的这个愿望，永远不能实现了！不过，可告慰于他的是：历史恢复了真实的面貌，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紧紧地握手！

王光美

一九八〇年一月二十五日

王光美同志给《萍矿工人报》的信

萍矿工人报编辑部

同志们：

接到你们热情的来信和寄来的《萍矿工人报》。看到你们又刊用了少奇同志在一九五五年题的报头，我的心情十分激动，想必安源的职工同志们也同我的心情一样。

安源是少奇同志早年从事革命工作的著名地方。在这里，他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深厚的感情，更主要的是他从这里学到了极为宝贵的知识，总结出很多的经验。这些知识和经验，对于党和少奇同志以后的革命斗争，有很大的影响和意义。

少奇同志是党和人民在革命斗争中培养起来的。

少奇同志平反昭雪，进一步体现了党的实事求是精神，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奋斗的结果，安源职工同志们付出了巨大的力量。

请你们转达我对安源职工干部们的敬意！

王光美

一九八〇年三月八日

干事会报告(节录)

(1923年9月)

职员之变更

总主任李能至自四月因事离安源后，职务由窿外主任刘少奇代理。

窿内主任余江涛自四月离安源后，职务由代理总主任刘少奇兼。

窿外主任职务，自三月起，则由陆沉代理。(因窿外主任刘少奇自一月离安源后，因事留长沙，预料短时间不得来安源，故由陆沉代。)

文书股长，此一年中易蒋先云、赵丹、易菊庄、刘钝、李求实数人。

庶务股长朱锦棠，因任裁判委员长职，改委杨庆兴为股长。

宣传股现改为讲演股，先由总主任李能至兼理。自能至去后，则委任袁达时继任股长。

交际股长张之祥因事去职后，继则委任谢怀德为股长。现怀德因事离安，此职暂由纠察团长周怀德兼理。

消费合作社自成立来，时易总经理，首李能至，次易礼容，现由毛泽民代理。

(选自《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纪念册》)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 第一届职员表(摘录)

(1923年7月)

姓 名	年 岁	籍 贯	职 务
李能至	二四	湖南醴陵	总主任 前消费合作社总经理 前宣传股长
余江涛	二八	湖北应城	窿内主任
刘少奇	二四	湖南宁乡	窿外主任 代理总主任 兼理窿 内主任
朱少连	三七	湖南衡阳	路局主任 消费合作社副经理
陆 沉	二三	湖北黄冈	代理窿外主任
易礼容	二六	湖南湘乡	消费合作社总经理
蒋先云 ^①	二五	湖南衡州	前文书股长
李求实 ^②	二一	湖北武昌	文书股长
谢怀德 ^③	三五	湖南衡山	交际股长 经济委员会委员长
朱锦堂	二五	湖南醴陵	前庶务股长 最高代表会议书记 裁判委员会委员长
毛泽民 ^④	二五	湖南湘潭	消费合作社兑换股经理 代理消 费合作社总经理

(选自《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纪念册》)

- ① 蒋先云，又名湘耘，1902年7月14日生于贫农家庭。1919年五四运动在湖南曾与毛泽东等同志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任第一届总干事。1921年党成立后，入党，翌年被毛泽东同志派往安源，加强对安源工运的领导。年底又到水口山矿，发起并成立了水口山工人俱乐部，任主任，胜利地领导了那里的罢工斗争。1924年入广州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并负责该校学生会的工作，组织以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为骨干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国民党右派组织的“孙文主义学会”进行斗争。1925年在东征反动军阀陈炯明和镇压杨希闵、刘震寰，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协助周恩来同志，献计献策，英勇奋斗，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北伐战争中，先后任北伐军总部秘书、补充第五团团团长、湖北全省总工会工人纠察总队队长、第十一军二十师七十七团党代表兼团长。1927年5月，在河南战场上，三次负伤，不下火线，壮烈牺牲，时年二十五岁。
- ② 李求实，中共党员，1928年时曾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兼团中央宣传部长，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的主编。1931年在党中央宣传部工作时，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牺牲于龙华。
- ③ 谢怀德，1887年生于铁匠家庭，1908年到安源煤矿做工，1921年与李立三一起创建了安源工人俱乐部。1922年，被党派到水口山，与蒋先云一起组织了水口山工人俱乐部，年底又赴衡山白果组织嶽北农工会，领导工人斗争。1923年被捕入狱，逃出，返嶽北恢复农工会，又被反动军阀追捕，农工会址被焚，逃亡江西。1925年赴郴州县良田一带组织农民协会；北伐时再回嶽北组织农民协会，领导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曾领导秋收起义的安源工人攻打萍乡、醴陵，1928年1月被捕就义。时年41岁。
- ④ 毛泽民，1896年生，毛泽东之弟。1922年入党，年底被毛泽东派往安源。1925年抵上海，任党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四·一二”后，到武汉任《民国日报》经理。1932年，在中央根据地主持筹备并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任第一任行长。长征中任十五大队负责人，负责全军的后勤供应。到陕北后，任中国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抗战时赴新疆，参加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领导工作，化名周彬，任新疆财政厅厅长。1943年被反动军阀盛世才秘密杀害，时年47岁。

余江涛、陆沉、朱锦堂等人情况，见本书《易礼容同志谈安源》一文。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 第二届职员表(摘录)

(1923年9月)

姓 名	职 务
刘 少 奇	总 主 任
朱 少 连	路 局 主 任
陆 沉	窿 外 主 任
朱 锦 堂	窿 内 主 任
李 求 实	文 书 股 长
毛 泽 民	合 作 社 总 经 理

(选自《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报告册》)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总章

(1923年9月)

第一章 纲 领

- 第 一 条 本部由安源路矿工人组织，定名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
- 第 二 条 本部以联络感情，涵养德性，互相帮助，共谋幸福为宗旨。
- 第 三 条 本部举办之事如下：
(一)教育事业。
(二)互济事项。
(三)游艺事项。
以上各事项之分章另定之。
- 第 四 条 本部之基本组织为十人团，每团设十代表一人，每十团设百代表一人，每工作处设总代表一人。

第二章 部 员

- 第 五 条 凡属路矿工人都可加入为本部部员，但须经一人以上之介绍。
- 第 六 条 部员之义务：
(一)遵守本部章程及公约。
(二)纳入部费和常月费。
(三)为本部服务。

第七 条 部员之权利：

(一)享受本部举办各事之利益。

(二)选举权及被选举权。

第八 条 本部部员有下列情况之一者，由总主任宣告出部：

(一)不遵守本部章程及公约者。

(二)离开本地自请出部者。此项出部的人，如再来本地入部，经本部证明后，仍为本部部员，概不再缴入部费。

无故不纳常月费继续至三个月以上者。

(此项出部的人如再入部，须补纳以前欠费，否则以新入部论。)

第九 条 出部部员即与本部脱离关系，不退所纳部费。

第三章 名誉部员

第十 条 凡路矿技师职员工头及各界人士热心赞助本部者，得请为本部名誉部员，但须经最高代表会之通过。

第十一 条 本部名誉部员只有发言权，无议决权、选举权及被选举权。

但名誉部员在本部有特别劳绩且为事实所必需者，经最高代表会之认可，得与以议决权、选举权及被选举权。

第四章 经 费

第十二 条 部员入部时，须纳所得工资之一天为入部费。每月须计所得工资每洋一元纳铜元一枚为常月费。

第十三 条 部员因病或受伤或失业不能工作经本处总代表证明，得免交常月费。

第五章 最高代表会

- 第十四条 本部经费由于事会支配之，但须经最高代表议会之认可。
- 第十五条 本部设最高代表会，由各处总代表组织之。
- 第十六条 最高代表会之职权如下：
- (一) 议决本部进行方针及干事会交议案件。
 - (二) 通过干事会聘请或委任之各股股长及委员。
 - (三) 纠弹本部各股股长及委员之不称职者，提交干事会惩戒或撤换之。
 - (四) 纠弹本部干事之不称职者，若认为必要时，须召集百代表直接投票决定之。
 - (五) 通过名誉部员入部。
- 第十七条 最高代表为义务职，任期一年，如有不称职时，得由于事会召集该处十代表改选之。
- 第十八条 最高代表会设书记一人，由最高代表互选产出之。最高代表会开会由书记主席，如书记因故缺席时，得临时推定主席。
- 第十九条 最高代表会议决事项，以全体代表过半数之出席，出席代表过半数之通过为有效。

第六章 干事会

- 第二十条 本部设干事会，以总主任、路局主任、窿内主任、窿外主任及所属各股组织之。
- 第二十一条 干事会之职责如下：
- (一) 执行最高代表会议决各事项及第二十四条至二十八条各事项。

(二) 每年造出预算案提交最高代表会通过之。

(三) 每月造出决算案提交最高代表会审查之。

第二十二條 各干事之职权如下：

(甲) 总主任之职权：

(一) 总理本部一切事务。

(二) 对外为本部全权代表。

(三) 出席最高代表会议报告一切。

(四) 聘请或委任各股股长及委员。

(五) 惩戒或撤换各股股长及委员。

(六) 聘请秘书。

(七) 宣告部员出部。

(乙) 路局主任之职权：

为路局部员之全权代表，辅助总主任办事。

(丙) 窿内主任之职权：

为窿内部员之全权代表，辅助总主任办事。

(丁) 窿外主任之职权：

为窿外部员之全权代表，辅助总主任办事。

第二十三條 各主任须服从总主任之指挥。

第二十四條 总主任因事请假或公出时，得于各主任中委托一人代理其职务。

本部干事驻部办事者，得由最高代表会通过，酌给生活费，不驻部者为义务职，任期均一年。

第二十五條 干事会设下列各股：

(一) 文书股 股长一人，委员三人，掌理本部文书事项。

(二) 会计股 股长一人，委员三人，掌理本部经费出纳事项。

- (三)庶务股 股长一人，委员三人，掌理本部购置及保管器物事项。
- (四)教育股 股长一人，委员二人至五人，掌理本部日夜学校事项。
- (五)宣传股 股长一人，委员十人至二十人，掌理本部宣传事项。
- (六)互济股 股长一人，委员二人，掌理本部互济事项。
- (七)游艺股 股长一人，委员二人，掌理本部游艺事项。
- (八)交际股 股长一人，委员不定人数，掌理本部交际事项。

各股股长及委员由总主任聘请或委任，委员依本部事务之繁简，得随时增减之。

第七章 选举法

第二十六条 本部代表及干事之选举法如下：

- (一)十代表 由每团部员互选产出之（被选者限于本团内部员）。
- (二)百代表 由各工作处之十个十代表选举之，（被选者限于所组的十个十人团的部员或代表，）总代表由各该处十代表选举之。
- (三)干事会各主任，由百代表选举之。

第八章 会议

第二十七条 本部各项会议规定如左：

- (一)最高代表会 每月开常会二次，定期一号及十

- 六号，有必要时由书记召集临时会。
- (二)干事会 每月三六九日开常会一次。有必要时得开临时会。
- (三)最高联席会议 由最高代表会与干事会联合开之。会期由书记与总主任临时决定。
- (四)十代表会议 由干事会临时召集之。
- (五)百代表会议 由干事会临时召集之。
- (六)部员大会 每年五月一日开会一次。
- (七)各处百代表及十代表会议，由该处总代表召集之。

第九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本总章修改之权，属之最高代表会。
本章程经最高代表会通过发生效力。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办事细则

(本办事细则，原为辅助总章之不足，故凡总章上所载者，皆不重述。)

(一) 在本部各级全体代表会议闭会期间，主任团为本部最高机关。

(二) 主任团得根据各级全体代表会议之议决案，支配本部全体。凡各部员、代表、股长、干事当绝对服从之。

(三) 凡各代表、股长、干事有不称职时，得由主任团或总代表提出于总代表会议依法处理之。

(四) 凡各部员下级代表或职员，有不信任上级代表或职员时，得提出于总代表会议判决，但在未判决以前，仍须绝对服从之。

(五) 凡各主任、代表、股长及干事之职务，皆可负责委托他人代理。但各主任如系长期离职，须通知总代表会议。各代表、股长及干事长期离职时，须通知主任团。

(六) 每次总代表会议后各总代表须将议决案报告各该处百代表与十代表；每月一号下午二时开百代表全体常会一次。有必要时得召集临时会。

(七) 每工作处每月轮流开十代表常会一次，由该处总代表主席，宣传股长负责讲演。

(八) 干事会每星期开常会一次，由文书股召集之。

(九) 交际股常会每月(十六号)开会一次，由交际股长负责召集，有必要时，得由交际股长或主任团召集临时会。

(十) 每次最高代表会议及干事会议，均由文书股负责记录议决案。

(十一) 凡本部来往公函文件布告等，须由文书股负责存稿。

(十二) 凡本部部员间或部员与非部员间所发生之纠葛纷争，均由裁判委员会处理。裁判委员会办事细则另订之。

(十三) 本部各种罚款，皆移作书报室及公共阅报处之用费，收费由本部庶务处负责，此项账目每月须在本部公布一次。

(十四) 凡本部多量之款项，须交经济委员会保管部保管，经济委员会办事细则另订之。

(十五) 凡向会计股支取各项经费者，除本人盖章外，须由总主任照准盖章，始得有效。

(十六) 凡向经济委员会保管部领取款项者，除本人盖章外，须由总主任及经济委员会委员长照准盖章，始得有效。

(十七) 以后本部经费，无论何人，概不出借。

(十八) 会计股每日须将其收入付出现存之款项，报告主任

团一次，每月须将其预算案及决算案，用印刷品报告全体部员，半年须将总报告一次。

(十九) 庶务股每月须将其预算案及决算案用印刷品报告全体部员，半年须作总报告一次。

(二十) 教育股每星期须将其教育状况，报告主任团一次，每月须将其经济预算案及决算案以及教育状况，用印刷品报告全体部员一次，半年须作总报告一次。

(二十一) 消费合作社每星期须将其营业状况及经济状况，报告主任团一次，每月总报告一次，社内各项用费每月须报告一次。

(选自《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纪念册》)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总章

(1924年9月)

第一章 总 纲

- 第 一 条 本部由安源萍矿及株萍路工人组织之，定名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
- 第 二 条 本部以联络感情，化除地域界限；提倡工人自治，发展互助精神；改良生活；推广教育；群策群力，共图工人阶级之福利，谋社会之进化为宗旨。
- 第 三 条 本部以路矿两局（以后株萍路及萍矿俱简称为路矿两局）各工作处之分划，各组织工作处干事会，为本部之基本组织，再由六人至十人组织十人团。
- 第 四 条 本部以全体十代表会为最高机关；总代表会在全体十代表会闭会时为最高机关。执行委员会在各级代表大会闭会时，执行各种决议，和处理各种事务；工作处干事会则隶属于执行委员会和各工作处十代表会之下，处理纯属各工作处之事务，及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

第二章 部 员

- 第 五 条 凡属路矿两局工人，愿意遵守本部一切简章及公约，经一部员之介绍，皆得为本部部员。

- 第 六 条 凡属本部部员，皆有为本部服务及按章缴纳入部费常月费之义务。
- 第 七 条 凡属本部部员，有享受本部所举办各种事业之权利。
- 第 八 条 凡属本部部员，皆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及根据简章撤消代表干事权。
- 第 九 条 部员不得有后列诸行动：
(一)不得破坏本部之秩序；
(二)不得个人私假本部之势力和名义；
(三)不得反抗上级机关之指挥；
(四)不得有背叛本部之行动；
(五)不得反抗本部之裁判惩罚(惩罚规则另定之)。
- 第 十 条 部员有后列各情形之一者，由执行委员会宣告开除部籍：
(一)无故继续三月不缴常月费者；
(二)由全体十代表会及总代表会议决开除部籍者；
(三)有重大之过犯，裁判之结果须开除部籍者。(但执行委员会须在总代表会报告理由。)
- 第 十 一 条 凡部员有离开工作自愿出部者，须经该工作处总干事之证明，执行委员会之批准。
- 第 十 二 条 部员出部及开除部籍者，以前所缴纳之各种捐款及入部费、常月费，概不退还。
- 第 十 三 条 凡路矿两局之工头，皆得为本部之特别部员，无决议权、选举权及被选权；但对本部有特别劳绩，经总代表会认可者，得有决议权、选举权及被选权。

第三章 全体十代表大会

- 第 十 四 条 全体十代表大会，为本部最高机关。

- 第十五条** 全体十代表会议，以各工作处之十人团所选举出之十代表组织之。
- 第十六条** 全体十代表常会，每三月召集一次；会期由总代表会决定；执行委员会召集之。但有特别重大须急为解决之事时，得由总代表会决定召集临时大会。共有三分之一之十代表提议时，执行委员会亦须召集临时会议。
- 第十七条** 全体十代表会之权力于后；
- (一)修改本部之总章和规定本部重大之方针计划。
 - (二)审查总代表会之各种重要决议。
 - (三)审查执行委员会报告之决算案；及提交之预算案。
- 第十八条** 由全体十代表会推选正副主席各一人，开会时主席。
- 第十九条** 各十代表，并负按月征收及代缴该团部员常月费之责。
- 第二十条** 各十代表有不称职者得由所选出之十人团撤回之；或全体十代表大会决定取消，再通知所选出之十人团另选之。

第四章 总代表会

- 第二十一条** 总代表会，在全体十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为本部之最高机关。
- 第二十二条** 总代表会，由每工作处十代表所选出之总代表一人组织之。会议时表决权以工作处为单位。
- 第二十三条** 总代表会议常会会期，为每月之一号及十六号。但有重要事故发生而急待解决时，得由执行委员会召

集临时会议；有三分之一之总代表提议，执行委员会亦必须召集临时会议。

第二十四条 总代表会之权力列后：

- (一) 决议本部各种重要进行事项。
- (二) 批准执行委员会所提交之各种议案。
- (三) 议决各委员会之简章及办事细则。
- (四) 执行委员会之各主任，执行委员会及执行委员会所属各委员会委员有不称职者，得提出惩罚或撤换之。
- (五) 选举执行委员会之主任及通过主任所提出各执行委员。
- (六) 监督执行委员会及执行委员之工作，并所发布命令；有认为不妥者，得止停其进行和命令。
- (七) 决定及追认开除部员之部籍。
- (八) 审查执行委员会每月所报告之决算案及所交之预算案。
- (九) 决定增收各种特别费或捐款。
- (十) 判决各工友间之特别重大纷争。
- (十一) 决定保释开除部员之部籍。
- (十二) 通过给予特别部员之表决权，选举权，被选举权。
- (十三) 追认执行委员会在紧急时之重大议决和所下紧要命令。

第二十五条 其他总代表会认为在其权力范围内者，得随时决定之。

第二十六条 总代表会，遇必要时，得组织各种委员会。

第二十七条 总代表会，向全体十代表大会负责。

- 第二十八条 总代表会议，互推主席正副各一人，开会时主席。
- 第二十九条 总代表有不称职者，得由该工作处四分之三十代表或部员决定撤回之，或由全体总代表会议决定取消，再通知该工作处另选之。

[第五章 执行委员会]

- 第三十条 执行委员会，负指挥本部全部事务之责，在本部全体十代表会议与总代表会议闭会期间为最高机关。
- 第三十一条 执行委员会，由总主任一人，副主任三人，执行委员八人及青年部长一人组织之。任期皆一年。
- 第三十二条 执行委员会之主任，由总代表会选出之；执行委员及青年部长秘书长，则均由主任提出，总代表会议通过。
- 第三十三条 执行委员会会议常会每星期日开会一次。必要时可由总主任召集临时会议。开会时总主任主席。总主任缺席时，则由副主任代理之。
- 第三十四条 执行委员会之权力列后：
(一) 执行十代表大会与总代表会议所议决之一切事物，并发布各种命令。
(二) 监督指挥执行委员会所属之各委员会。
(三) 议决本部各种事物应采之方针及紧要之事项。
(四) 编制各种预算决算。起草各委员会之办事细则。
(五) 紧要时，得下各种之紧要命令和重大之决议，以执行委员会之权力单独行之。
(六) 指挥监督各工作处干事会，并统一其活动。
- 第三十五条 执行委员会向总代表会负责。各执行委员，委员，

正副主任向执行委员会及总代表会负责。

第三十六条 执行委员会，关于大改方针之决议，须交总代表会议审查与批准；若于紧要时所决定已进行之重要事项，亦须提交总代表会议追认。

第三十七条 执行委员会之执行委员职别为：教育，演讲，经济，裁判，纠察，合作，出板，游艺八项。并各组织委员会。

第三十八条 执行委员会所属之各委员会，须绝对服从执行委员会之议决和命令，委员会之议决和行动，执行委员会认各不合时，得停止或取消之。

第三十九条 本部为注重和掌理青年部员之教育游艺等事项，特设一青年部，直辖于执行委员会。

第四十条 本部执行委员会特设一秘书处，办理和保管本部一切册簿信件公文布告通告及司全体十代表会、总代表会、执行委员会、会议时记录等事项。

第四十一条 执行委员会为介绍本部失业部员之工作事项，特设一劳动介绍所，附设于秘书处。

第四十二条 执行委员会之主任，得在规定之权力内，指挥各执行委员会及执行委员会所属之委员会。

第四十三条 各执行委员之职权分列于后：

(一)主任之职权

(甲)总理本部一切事物；

(乙)代表本部向外交涉；

(丙)代表执行委员会出席本部各种会议；

(丁)提交及委任执行委员及委员；

(戊)董理本部一切之布告通告及来往公文信件；

(己)指挥督促执行委员会所属之委员会；

- (庚) 裁判部员间重大之纷争；
- (辛) 批准工友入部出部退股。
- (二) 教育执行委员 掌理本部所办之学校和工人图书馆等事项。
- (三) 讲演执行委员 掌理本部讲演事项。
- (四) 裁判执行委员 裁判本部部员间之纠纷及违犯本部部章公约等事项。
- (五) 经济执行委员 掌理本部经济收入支出保管等事项。
- (六) 纠察执行委员 掌理本部纠察团事项。
- (七) 游艺执行委员 掌理本部游艺事项。
- (八) 出版执行委员 掌理本部出版物事项。

第四十四条 执行委员会在事实上认为必要时，得组织各种临时委员会。

第四十五条 执行委员会在事实认如必要时，得召集各工作处之部员全体会，及数工作处之十代表联席会。

第四十六条 各执行委员及委员，应给生活费者由总代表会议决定之。

第六章 工作处干事会

第四十七条 工作处干事会，须服从高级机关之指挥，及工作处十代表会之决议，办理纯属本工作处之事务。

第四十八条 工作处干事会，由该工作处之总代表，及十代表会议所推选之干事共五人至九人组织之；以总代表为总干事。

第四十九条 工作处干事会，对于该工作处十代表会决议有极不同意时，得上诉于执行委员会判决之。

第五十条 各工作处十代表会议常会，每月一次，但有重要事故发生时，得由干事会召集临时会议。若有该工作处三分之一之十代表或部员提议，干事会亦须召集临时会议。开会时由总代表主席。

第五十一条 工作处干事会每星期开常会一次，临时会由总干事于必要时召集之。

第五十二条 工作处干事会之权力列后：
(一) 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
(二) 解决纯属该处之事务问题；
(三) 进行该处之教育自治事项；
(四) 统一该工作处部员之活动。

第五十三条 各工作处十代表会议及干事会有重要之决定，须呈文执行委员会批准后才得实行。

第五十四条 工作处干事会之行动和决议，执行委员会认有不合时，得令其停止和取消之；若执行委员会认为工作处干事会有不合时，得改组其全体或一部分。(但撤消总干事须经该工作处十代表会议或总代表会议决定。撤消总干事职务时总代表职亦同时撤消。)

第五十五条 工作处干事会干事有不称职者，该工作处四分之三之十代表或部员得决定撤消之。

第七章 选举法

第五十六条 凡部员违犯本部部章，在判决剥夺选举权或被选举权之期间，无被选举权，或选举权，

第五十七条 本部每年改选各级代表，及执行委员会之主任和执行委员，工作处干事会之干事之时期，皆由总代表会议决定之。

第五十八条 选举发生纠纷时，总代表会议为选举代表判决纠纷之终审处；若选举主任发生纠纷，则由全体十代表大会组织审查选举委员会判决之。

第八章 经 费

第五十九条 本部经费收入项列后，

(一) 部员入部时，须交纳工资一日为入部费。

(二) 部员常月费，依每月所得之工资，每洋一元交单铜元一枚。如必要时，则由总代表会议决定增加月费。

(三) 部员之各种临时捐款。

(四) 路矿两局之常月津贴。

第六十条 部员之失业者，经该处之总干事证明后，得免缴常月费。

第六十一条 执行委员会，须将半年收入支出编制一预算案，提交总代表会议和全体十代表大会请求批准。每月月终，须将一月之收入支出作一决案，提交总代表会所组织之经济审查委员会审查之。

第六十二条 本总章修改之权，操诸全体十代表大会，但急要时，得由总代表会议决定修改之，后再提交全体十代表大会追认。

第六十三条 本总章公布后即生效力。

(选自《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报告册》)

安源工人俱乐部补习学校教科书（选）

第十五课 无产阶级

我们翻开历史第一页，便可以看见几千年以前社会上已经形成两大阶级：

（一）强权者掠夺弱小者，天天夹着东西向有产路上前进，结果建筑工人血汗结晶的“有产阶级”。

（二）被掠夺的农人工人，完全失掉生产的资本，天天向无产的坑井里滚去，积起累千累万的无产者，成立无产阶级堡垒！

无产阶级的人数差不多占总人口过半数；据马克思经济学原理，因资本集中的结果，现在的小资产阶级，都是无产阶级最短期的候补者。

无产阶级完全被资本家一群群地驱逐到工厂里排列着，简直和机械一样的给资本家看守机械。可是无产阶级的武器也就在此！因为机械是资本家最重要的生产工具，工人若把机械一概停止，就是宣告资本家底死刑！

无产阶级应该把同阶级的工人，农人，妇女，兵士们联合起来，实行总同盟罢工，打倒资本家是不算什么一回事！所以马克思在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上大声喊道：

“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呵！”

第十六课 资 本

资本底意义，普通有两种解释：

(一)狭义的资本——就是指商人底本钱。

(二)广义的资本——范围很宽，概括做两种来说：

(1)不变资本——如房屋，机械，矿山，铁路……等是。但矿山又称天然资本；房屋，机械，铁路亦称消费资本，可以总称之为不变资本。

(2)可变资本——如货币(包括金，银，铜，纸币等)、商品……等是，但也有称为流通资本的。

总之我们不管他是机械，商品，或货币，凡资本就是“产生剩余价值的价值”。再把这个定义详细解释一下。

譬如二百八十文买一斤油，这二百八十文就是一斤油的价值；我有二百八十文钱，可以说我有了一斤油底价值；你有一斤油，可以说你有了二百八十文价值。这叫做“价值”。

我将这斤油卖出去，得价三百六十文，那末这斤油原来我用二百八十文买来的，现在从三百六十文里减去二百八十文，尚余八十文，这八十文是赚账，这赚账便叫做“剩余价值”。资本家将某商品卖出去，所得的价值减掉原料，工资，运费等，所余的钱，就是他所赚得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是马克思经济学一条最重要的原理，等第二册再详细讲。

我们知道，“资本”就是“产生剩余价值底价值。”产生剩余价值底价值就是“赚钱的东西”。

第十七课 资本家与资本主义

工友！你读了前课，对于“资本是甚么？”当然已经懂得，现在请试述一遍给我听！

现在继续讲资本家。

“资本家是什么东西？”

“资本家是管理生产机关的强盗!”

“什么叫生产机关?”

“生产机关是制造商品及一切东西的地方，如各种公司;工厂是。

这些生产机关原来是无产者底所有物，被资本家在他们底手里抢去了，所以资本家是强盗!”

现在再讲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是“社会的生产，个人的占领，掠夺无产阶级底剩余价值。”

资本主义何以使世界不安全呢?有两大原因:

(一)阶级争斗——资本主义的利益，完全靠掠夺工人农人底剩余价值，工人农人挨不起了压迫的时候，自不得不起而向掠夺阶级表示反抗，在西洋史上著名的“农民暴动”和“二月革命”便是例子。两阶级底军营，常常对峙着，所以社会呈不安全的状态。但这种斗争又为进化底唯一要素。这个原理是科学的社会主义之鼻祖马克思发现的。

(二)分赃冲突——资本主义因为向外发展，甲国底爪牙与乙国底爪牙，常常有接触的机会，彼此利害自然发生冲突，所谓“强盗分赃不匀，除‘打!’‘杀!’以外，实无其他解决方法。”所以把人命做儿戏的大屠戮，时刻炫耀于史乘上。最近的——打了四年零三个月战，死了八百万人，伤了二千万人的政战，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第十八课 何谓帝国主义

资本主义利用机械生产的速度和贱价的劳力，制造过剩的商品，向工业后进国家进攻，攫取其现金，原料和劳力，循环的制

造商品，所以资本主义底生产完全不顾需要与否，只要能获利便拚命地生产。

当资本主义勃兴的时候，资本家挟着过剩的商品向各处找商场，对于商场底目的除销售其商品，卷得现金外，他无所求。所以称资本主义为“拜金主义”是正当的。

各国工商业都同样地发达起来，因此甲国底商场，常被乙国底商品攻进去，对于甲国自然受多长影响，所以对于商场必籍一种方法，维持“永久的占据”。这“方法”就是“经济的侵略政策”。

所谓经济侵略，就是利用金钱的魔力，借款给弱国，取得其重要的抵押金，如矿产，租税等。至于商品借款，工业借款更加利害！譬如借甲国款筑铁路，同时买甲国底材料，即将此铁路作抵押金。假若某弱国无力偿还债款时，便没收一切的抵押品，一个国家底矿山，铁路，租税被甲国操在手里，所以说甲国已攫取了某弱国底生命——经济全权。试问这商场是属谁的？这个国家又是属谁的？这便是充满全世界的“帝国主义！”

工业落后的中国，凡矿山，铁路及一切重要产业和各种租税都抵押尽了，然而各国仍暗中继续借款给军阀，助长中国内乱，使各国籍此把兵舰，巡洋舰向腹地奔驰，不但挟武力以销售其商品，并且嗾使军阀摧残学生，杀戮工人，现在还正在要共同管理中国呢！这便是“帝国主义”赐与中国的恩惠！

中国底无产阶级还不赶快起来革命，试问将来的中华民国是谁的！

第十九课 为甚么要革命

革命是“流血的恐怖主义”，普通人听见“革命”两字常常害怕！那末我们为甚么主张革命？

因为人类有一种痛苦，除了革命外，再无别的方法可以解除，所以马克思在一八四八年新莱茵报上说：

“只有一个方法才能将旧社会死灭的痛苦，
新社会产生的痛苦缩短起来，简约起来，
这一个方法便是革命的恐怖主义！”

当民国以前，中国苦于满清之丧权辱国，压迫汉人，所以有武昌起义，把清政府推翻。但是这个革命还没有完工，因为满清虽倒，而民国当权的尽是满清遗下的奴隶和官僚。所以有今日——军阀弄权，百政废弛，兵匪一家，民无宁日。但是我们希望真正的民主政治实现，非把军阀官僚打倒不可，要打倒军阀官僚又非取革命的方法不可。

从前的革命完全是少数人的事业，至于民众简直不知是怎么回事，（不是说作乱，便是说造反。）所以革命的结果多半是军阀专权。现在中国国民要想解除这两重压迫的痛苦，国民革命外无他路可走！所谓国民革命就是“实行国民运动”，“组织国民革命军”，齐趋于中国国民党革命旗帜之下。

（抄自安源工人运动纪念馆）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 纪念罢工胜利的传单

(一)

亲爱的工友们：

我们今天都兴高采烈地来庆祝我们去年罢工胜利。是的，今天是很值得庆祝的；但是值得庆祝的胜利到底是些什么呢？

有人说：“我们向来是向资本家低头的，但是去年资本家也向我们低头的，这不是很值得庆祝的胜利么？”我便说，朋友，你错了。直到今天，我们还有许多痛苦没有解除；我们应该只为我们工人阶级作工，不应该为那些不劳而食的资本家作工。但是我们现在还是用我们的劳力每天向资本家去换饭吃，受他们的剥削，做他们的奴隶。他们资本家只向我们低一低头，哪里是值得庆祝的胜利啊！

有人说，“我们今天庆祝的，是去年罢工订的十三条。”我又说，朋友，你也错了！今天以后，我们还有许多应该争得的胜利，我们应该把压迫我们的资本家和军阀打倒，我们应该把全国并全世界的工人联合起来，象现在的俄国一样，管理全国并全世界的一切生产机关——铁路，轮船，工厂，矿山等——我们应该跳起来做世界的真正主人翁。小小的十三条还没有到我们应该得的千万分之一，哪里是值得庆祝的胜利呵！

亲爱的工友们，我们今天庆祝的实在是我们的团结，就是庆祝我们组织了这样的一个俱乐部！

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和资本家争斗最有效力的武器是团结起来。我们去年有了团结坚固的俱乐部——就是团结坚固的一万多工友——我们才能压到军队的气焰，战胜资本家的压迫！我们还有许多痛苦，都靠我们的俱乐部来解决，许多的胜利，都靠我们的俱乐部来争得！

所以，亲爱的工友们，我们今天以后唯一的依傍是我们的俱乐部；我们今天以后唯一重要的责任便是拥护我们的俱乐部！我们应该把俱乐部当自己的生命一样来拥护他！我们今天庆祝我们的胜利，同时还要来唱一个拥护歌：

“可宝贵的俱乐部：

他为我们争得了第一次的胜利，他为我们解决了一部分的痛苦。

工友们，我们应该大家把他来拥护！

可宝贵的俱乐部：

他将为我们争得许多的胜利，他将为我们解决许多的痛苦，

工友们，我们应该大家把他来拥护！

拥护！拥护！

用我们全身的力量，用我们所有的精神，来拥护宝贵的俱乐部！

来拥护生命一样的俱乐部！”

(二)

亲爱的工友们：

去年今日，我们开始从数千年迷梦之中醒了，竟在这黑沉沉的中国，同资本家作了一次强大的血战，我们团结的精神，作战

时的纪律，同久被压迫一旦爆发的反动力，都叫我们获了一次胜利。自后我们工友们也一天一天的觉着自己的力量了。我们团结的力量——俱乐部的力量——也一天一天的随着长进了。

我们工友这种觉悟，这种的胜利，本值得我们今天的狂热地纪念，庆祝；但是大家在今天狂热庆祝过去的以外，还应该更注意我们伟大宏远的前途，或危险荆棘的前途呵！

大家都知道，资本家已一天一天的觉着我们觉悟和团结之可怕，又觉着我们的力量是在天天的长进，于是在他们恐惧之中，更向我们拼命作有力之攻击，施以种种巧妙危险之破坏手段了。我们前途要如何的仔细小心呵！我们自然不应因此不胜而遂骄矜了。

今天我们应该明白的告诉大家几件要注意的事，望大家紧记着：

（一）大家要认清阶级作战，我们工人是无产阶级，他们资本家是资本阶级，这两种阶级，利害是绝对相反的。我们为我们自己，我们要十分忠诚于我们的阶级，不要因资本阶级一种威挟，或小仁小惠的利诱手段，遂替他们做走狗，替他们效忠，作卖阶级的贱奴。

（二）我们对于我们的仇敌——资本家，军阀——固应该努力作战，更应该有计划作战，全部一致有计划作战，我们每一个人，要绝对服从团体的指挥，遵守团体的纪律，不然，你这样的自由行动，他那样的自由动作，这不是替团体努力效忠，实在是破坏团体的行动。大家都应该还记得，去年今日的胜利，是否多由大家服从团体指挥；秩序井然所致。亲爱的工友们：大家切莫忘掉此种精神。

（三）前面已经说啦，我们组织团体的目的是极远大，而我们工友们要争得幸福自由的力量是要靠团体。所以我们现在除尽

力增进团体的力量，和要使我们的团体久远发展下去外，现在的小胜或小败，都不要关心，更不要兢兢于小胜小败之间，而不顾团体发生根本的动摇。“留得青山在，年年有柴烧，”只要有我们坚强的团体，哪有我们争不着的幸福。

（四）我们工人利害既是一致的，全世界的工人都要联合起来，何况我们都是安源山一个产业之下，一个俱乐部之中的工友们呢？我们当然应有一种很严密的联合，更不应该信日夜想破坏我们的团体的职员们和极少数头脑不清，私欲熏心的工友的谣言挑拨，分什么省、乡、或工作种种界限，使我们自己分散我们力量，向着困苦而颠连的路上堕落了。

（五）我们更不要因个人的私利，忘记了团体全部的利益，我们要知道、我们真正而久远的利益，是团体全部的利益。

亲爱的工友们呵！

前面所说的，今后应特别注意，实在也是以前大家常时犯的几种毛病，我们要痛改，我们要自新，安乐而幸福满载的路在我们前途呵！只看我们怎样的寻索。

（三）

工友们：

今天这个可宝贵可庆祝的纪念日是我们拼着头颅、溅着热血换得来的，我们不要让他轻轻的过去，我们应当回头想一想为什么他们有钱有势的资本家，终让我们赤手空拳的工人占了胜利呢？为什么我们从前对于他们稍有反抗，不是打骂，就是开除，或者送到警察署的拘留所；今天我们这样轰轰烈烈的做纪念会，他们连说也不敢说一声呢？

各位要知道他们资本家现在晓得我们有力量了，我们的力量

是什么呢？就是团结，我们团结越坚固，力量就越大，可见我们无产阶级要想反抗资本家，除团结以外，再没有旁的办法了。

各位更要知道我们现在的团结并不算十分坚固，我们的力量并不十分强大，他们资本家总在想法子来破坏我们压迫我们，我们如果还不赶快自己觉悟，叫我们的团结更加坚固，力量更加强大，对于我们的俱乐部更加爱护，恐怕这个可宝贵可庆祝的纪念会只能做今天这一回，到了明年他们再不让我们做第二回了，工友们，努力呵！奋斗呵！

(四)

亲爱的工友们：

我们今天庆祝这个罢工胜利的纪念会，自然是很快活的，但是我们要想想还有许多劳动阶级的朋友们，因为罢工失败，杀的杀了，失业的失业了，他们组织的工会封闭的封闭了，解散的解散了。

去年唐山罢工失败，我们还记得么？今年二月七日京汉路的惨剧，我们不痛心么？我们劳动者的生命就是工会，封闭了工会，就是夺去了我们的生命，我们许多同阶级的朋友们被人家夺去了生命，我们还能兴高采烈的来庆祝我们一部分的小小的胜利吗？

一部分的胜利算不得胜利，全阶级的胜利才是真胜利。所以我们现在庆祝我们自己的胜利的时候，必须想到我们全阶级上去。我们在今天以后应当加重努力的就是被封闭了的工会我们要恢复起来，没有组织的工人我们要组织起来，把全国的工人联成一气，做到了这一点，就是我们无产阶级初步的胜利，我们再联合全阶级打倒资本阶级，建设劳动者的国家，这才是我们最后的胜利。工友们！现在我们应该祝贺：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万岁！
全国工人团结起来万岁！
全世界工人的最后胜利万岁！

(五)

工友们：

今天我们高兴的时候，正是去年一万多人同资本家拼命的时候。资本家虽然一时让步，叫我们得了一点小小的胜利，但是他们复仇的念头是总没有丢下的。他们时时刻刻在想法子，出主意，怎样来破坏我们。如果我们不赶快防备，终有一天要上他们的当的。

我们去年罢工的胜利，实在说并不算什么，我们切不需自己太满足了，我们还要加倍努力，加倍奋斗，我们真正的胜利最后的胜利，还远的很呢！我们最后的胜利，是要把资本家军阀打倒，试问我们现在打倒他们没有？恐怕连毫毛都没有伤呵！我们真正的胜利，是要把一切生产机关——就是工厂，铁路，矿山等——都收到我们自己组织的国家来管理，试问我们现在管理了生产机关没有？

无产阶级真正的胜利，最后的胜利，只有俄罗斯的工人已经得着了，他们现在自己管理生产机关，自己生产，为自己消费，再不替资本家作工了。他们国里现在也没有资本家了，国家已经成了他们自己的国家，政府也是他们自己组织的。工友们！这才是无产阶级真正的胜利，最后的胜利！

工友们！人家已经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大路，我们还不跟着走吗？

（选自《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纪念册》）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为纪念安源工友罢工胜利的传单

亲爱的安源工友们！

去年九月得到你们轰轰烈烈的罢工消息，使我们起了无限的敬佩！因为你们能万众一心的团结奋斗，所以能屈服那顽固的资本家，得到十三条的胜利。工友们！这次罢工第一点能够使大家相信的是：“团结就是工人的武器，能够战胜资本家。”

这次罢工的胜利，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工友能够服从统一的指挥，而为工友的指导者的，都是诚实帮助工人的社会主义者。工友们！这次罢工第二点能够使大家相信的是：“社会主义者是为工人利益而奋斗的先锋。”

工友们！本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为工人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总司令部，是中国社会主义者的总营垒，与安源工友建筑了很深的感情，今当你们庆祝罢工胜利的纪念日，本部还有几句话忠告大家：“社会主义就是工人的主义，工人应该相信社会主义，应该替社会主义牺牲，努力，奋斗！”

社会主义是什么呢？社会主义是拥护全工人阶级的利益的主义，是主张工人团结起来，向军阀资本家进攻，打倒资产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把世界所有的生产机关——土地，工厂，铁路，轮船，矿山等——收归无产阶级公有，建设无产阶级的国家，实行“不做工不许吃饭”的法律，使世界上个个都变成平等的，自由的，自己生产自己消费的工人，这就叫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

工人真正的目的，最后的胜利。

工友们！十三条的胜利是很小的胜利，我们工人的目的，将来的事业，是极远大的，我们应该更加努力，认清敌人，考虑方法，担负历史上这种远大的责任。

工友们！“社会主义就是工人的主义，工人应该相信社会主义，应该替社会主义牺牲，努力，奋斗！”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启 1923年9月5日

（选自《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纪念册》）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宣言

(1923年9月)

“无产阶级解放”！这种声浪渐渐地经过太平洋一波一波的传到了东亚，就是产业落后的中国，这几年来，在无产阶级中，也被这种声浪弥漫着。

在欧美产业发达的国家里，无产阶级已有强固的组织，他们的锁链，虽然还没有从头上完全解脱下去，可是他们抗争的对象，只有资本家的一重压迫。在半封建式，半殖民地的中国，我们无产阶级所受的直接的压迫，虽然也是资本家，但是还不够，更有国内军阀用政治的，武力的势力庇护资本家一同来压迫我们，掠夺我们，还不够，更有国际帝国主义扶助利用我国底军阀，用经济的努力助长内乱，连续不断地挑起战争，好乘机来压迫我们，掠夺我们，我们在这三重锁链——资本家、国内军阀、国际帝国主义——之下的中国无产阶级、整年整月整天地过这种比牛马还不如的非人生活，他们——压迫者——那里会容许我们有抬头喘气的余地呵！

有吧！近两年来国内许多事实一桩一桩地从我们眼前过去，哪一点不叫我们悲愤！痛心！哪一点不是可以证明：压迫我们的，除资本家外，还有国内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封闭工会，屠杀工人……不是到处都排演过的么？远的，小的，我们暂且不说，只看去年十一月开滦罢工的大失败，不是英国帝国主义者作祟吗？今年二月京汉工友大遭残杀，不是直系军阀毒辣的手段吗？其余

如上海日华纱厂，汉口香烟厂，棉花厂……种种事件，无一不是表现出他们压迫者的残酷和横暴！

我们中国无产阶级受了如上所述的三重压迫，在这三重压迫之下的无产阶级，他们解放的要求自然更紧迫，更激烈；但惟其在这三重压迫之下，他们解放的实现，也是依同样的比例而增加其难度的。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不仅是同欧美无产阶级一样只须从资本家镣铐中解脱出来就算完事了，还须加倍努力，更非解除国内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两重压迫，殊不足以言解放。

我们安源路矿两局工友一万二千余人因为自身的觉醒，同时意识到我们全中国无产阶级与我们陷于同样命运之下的痛苦，于去年五月间奋起组织这个“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这是本部成立的动机。

在我们俱乐部组织伊始，规模粗具，而内部还没有坚固的团结的时候——去年九月——忽来外力的压迫，大肆摧残，一枝脆弱的嫩芽，几于和根拔去，幸全体工友死力奋斗，以保护自己生命的热忱爱护俱乐部，反使动摇不定的团结日趋巩固，得以遂其生长，这是我们不能不向我们底压迫者深致谢忱的。

当去年五月——本部初成立的时候——本部虽具雏形而毫无实力，故不便即时向外表示，去年九月以后——罢工胜利以后——正是极力从事内部训练和组织的时候，更无暇向外表示，这是我们俱乐部成立一年余迄未将本部组织的意义，和成立后的经过宣露于全中国——全世界底无产阶级底同胞的缘故。现在我们在我们庆祝罢工胜利周年纪念的时候，除披露本部的内容和经过外（见本部略史和组织概要），还要正规地宣示我们最近急切的企图、和此后的责任及希望。

年来本部虽极力从事内部组织和训练，但在成立的初期，

经过一次大奋斗之后，恶势力环我而伺，每欲得而甘心，故本部不得不分用若干精力筹谋对付，因此，终不能集全力于组织和训练。这是本部成立以来一个大遗憾。我们决定在最近期间，不遗余力地使我们底俱乐部学校化，以事实为教材，教育全体部员，植一个巩固的基础，为最近的将来联合全国劳动阶级作解放的初步运动——减少工作时间，改善待遇……等运动——底准备。这是本部目前内部唯一的切要的企图。

我们相信，无产阶级底利害是完全一致的，无产阶级要求解放，须得全阶级的解放，局部的解放是不可能的。我们无产阶级的真正的朋友，只是“无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真实地帮助无产阶级。有了上面两个信念，我们确知我们底责任，不单在企图我们部分的解放，同时必须努力于全阶级的解放，我们更明了我们的力量决不是各个“人”底力量，乃是“团体”底力量，人决不是各个团体“单独”的力量，乃是“联合”的力量。所以我们除了自己加倍努力外，同时又无量地希望全中国——全世界底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表现我们的力量，完成我们的责任！

最后我们还要引吭高呼三声万岁：

“全中国无产阶级联合万岁！”

“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万岁！”

“全无产阶级解放万岁！”

（选自《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罢工胜利周年纪念册》）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祝 安源路矿工会罢工胜利周年纪念

去年今日，诸君奋斗的精神，已增了中国劳动运动历史的光荣不少。在这一年中，诸君又用全力于建设方面，以巩固工会的基础。这样诸君向资产阶级进攻的道路，算是一步没有走错。不过在现在军阀专政和资产阶级特别利用政治势力向我们进攻的时候，兢兢业业去防备敌人，是各地的工友都宜特别注意的工作。所以诸君在这胜利之后，无事之时，处顺境也如处逆境一样，处安如处危一样。换句话说：要一点没有骄傲之气，努力去打破我们前途的荆棘——资产阶级——达到共产主义的社会，才算是达到了真正的目的。诸君！我们既明白了自己的责任和目的，我们应努力下列的事项：

1. 注意政治：资产阶级能有权势来压迫我们无产阶级，不单是他握了经济权的缘故，实在是政治的势力握在他们的手里。他们是用政治势力来补足经济势力的压迫。如法律、军队，都是有产阶级的护符，我们无产阶级若不注意政权的保护，我们总会上资产阶级的当。所以我们对政治的主张，在最近的状况下面，我们应站在各阶级的前面做国民革命运动，打倒两重压迫的恶势力，并进而做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实现劳农专政。

2. 统一无产阶级阵线：在现在的产业状况下面，工人的势力确是不大，而强悍的敌人却都向着我们进攻，因此我们不能以为自己有了力量而竟然独立。在他方面，也不能受卖阶级的社会

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的引诱而独立。就是我们要统一我们的势力，在共产主义者的旗帜下面。在现在各地的工会，都被恶势力所摧残。而我们要为阶级互助和阶级统一起见，我们应大家提出恢复工会的口号。

以上这些重要的任务，都应从整顿内部入手，因内部既能坚固，则目的自能达到。我们无产阶级的祖国俄罗斯的工友，不是久已把资产阶级赶走了吗？诸君！努力自会有代价的，我们谨以希望诸君努力的事业，为诸君庆祝。

安源路矿工会万岁！

全世界无产阶级万岁！

共产主义万岁！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谨祝

1923年9月18日

（选自《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罢工胜利周年纪念册》）

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祝词

九月十八日，应当是在中国劳动运动史上占一页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中国首先组织起来的安源矿工，要总结他们一年来胜利奋斗的经验，并决定更勇敢前进的方针。

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对于安源工友一年来的奋斗非常重视，对于九月十八日的纪念，尤觉得有无限的希望与喜欢。

从去年二月至今年二月，这一短期可谓中国工人阶级势力涌进之一期，真可谓我们牺牲最多的一期。上海有银器烟草等罢工的失败，唐山有煤矿罢工的失败，京汉有“二七”大屠杀的惨剧，其余虽有些罢工稍得以胜利，但一样必经了军阀和洋资本国无情武力的摧残，在这一年中有数十个可爱的生命膏血于仇人的武器了。

这是何等令我们永远不忘的事实哟！然而我们绝不因这样多的失败而灰心，这些只有激愤起我们更要勇毅奋斗的决心。同时这一年来的事实，又是怎样教训我们呢？当海员罢工胜利之后，各地工友挟此阶级的威势，到处的发展起来，但今年京汉被屠杀之后，在军阀势力所及的范围之内，全劳动阶级的活动一时便随之都受了压迫。这是何等启示我们，胜败是全阶级一致的呢！是怎样要我们阶级的团结啊！

在温习我们过去经验的日子，要不忘了我们过去的牺牲，尤不要忘了这些牺牲给我们宝贵的教训是什么，最重要是估量我们应当怎样将过去给我们的这个“阶级的团结”更宏大的在实际上做

出呢！今天安源矿友的会上，应当都感到一个历史工作的必要，就是安源工友不但要扩大和坚固你们本地的团结，还要注意援助别地矿工的结合，促进矿工全国的总组织。同时，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自然是站在路工的面前，日夜不断奋斗的以求铁路工友总组织的实现。待两方面的组织成立了，那时我们便可和海员总工会组织我们的：

矿工、海员和铁路工人的三角同盟了。

有了这个团结，就是中国劳动阶级的骨干势力成立了。那时我们便可裕如的去援助别业工友的组织了，可以替京汉工友报仇，我们便可使仇人们在我们面前抖擞了！

我们对于安源工友的祝词，只是一个希望，这希望就是愿安源工友决定为我们未来的三角同盟去奋斗，那末这九月十八日的纪念就更有意义了。

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敬祝

1923年9月18日

（选自《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罢工胜利周年纪念册》）

江西安源路矿工人大团结（报道）

△组织路矿工人俱乐部

△五一节开成立大会

江西萍乡之安源，为我国最大的产煤场，开采已二十余年，合计株萍铁路和萍矿两局工人不下二、三万。只以僻处一隅，工人生活的种种困难状况，从未露布于各报，就是震撼全世界的劳动潮，也流不到那里来。近来少数有觉悟的工人，感于生活的艰难，知非团结不足以自救，因有路矿工人俱乐部的发起，并努力宣传组织，到现在仅二十余日，工友入部的已达四百余人。预计数月后，路矿两局工人都可全体加入。

在俱乐部的第二次筹备会的时候，已决定在劳动节开成立大会。部址装璜，都已先期办好。头门横匾为“五一纪念”四字，二门为“俱乐部诞生”五字，正式职员，已于三十日晚间开票产生。到了劳动节的下午一时，部员纷纷赴会，约三四百人。只以部址狭小，未免稍形拥挤。起首举行室内集会，先由筹备主任报告筹备经过，并公布正式职员，次由干事委员会主任宣读总章和部员公约，并请部员正式通过。其次各部员自由演说，鼓掌如雷，声震屋瓦。闭会休息十分钟，即举行游行运动，出发时已三点多钟，大雨如注，部员并不因此退缩，缓步雨林中，毫无拥乱，并散发传单千余份。返部时，已将六时，各部员衣履尽湿，精神更加焕发，大呼俱乐部万岁者三，始行散会。以自然的威力（大雨）都不能阻止他们的进行，这真是工人阶级的真精神。

（载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5月18日）

萍安罢工五日记

(安源通信)

萍乡安源矿工罢工，已于本月十八日由路局矿局工人俱乐部，三方订约解决，全体上工，共计罢工五日，工人得到完全胜利各情，各报虽有记载，但不详尽，且间有不实之处，记者特为亲往调查，得其种种实情如次。

(一)罢工之远因 安源为中国最大之煤矿，即汉冶萍三公司之一，共有工人二万余人。多系包工制，工人工资受包头之剥削者在一倍以上。如隆内煤工炼焦工等，矿局之包与工头者，以银元数计，而工头发于工人则以铜元数计，近来钱价跌至洋价二倍以下，以故工人生活之痛苦，无以复加。而工头每月剥削所得，总以数百元计，故欲得工头者，必须以大洋向局内职员，或总监工处去买。种种黑幕，罄竹难书，工人无不备受痛苦。此外点工工人，虽无此种黑幕，然饱受在上者之压迫，其痛苦亦不亚于包工工人，此为矿工痛苦之实在情形。株萍铁路虽归交通部直辖，对矿局实有极密切之关系。全路营业，以运煤为大宗。该路工人待遇，较诸京汉粤汉诸路尤为痛苦，压迫则无所不至，工资则任意延期，去年工资尚有三月未发。工人茹苦含辛，敢怒而不敢言，此为路工痛苦之实在情形。总之此次工潮，实年来痛苦酝酿之结果，不然，何能无风兴波，一跃直起，数万工人，毫无忌惮者。

(二)罢工之近因 路矿工人为了减除痛苦，共谋幸福起见，本年五月一日组织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时部员仅二三百人，

内中路工为多。八月间汉阳钢铁厂罢工，其时萍矿某矿长深恐安源响应，乃数次对俱乐部职员作深切之警告。钢铁厂工潮解决后，乃大施其牢笼手段，口称津贴俱乐部费用，拨给俱乐部房屋。俱乐部得此假意之援助，工人入部者更为踊跃，日以数十计。且夜夜大开讲演，因之多数工人渐明了自己之地位，及组织团体之必要，而俱乐部发达遂有一日千里之势。路矿当局目击此种情形，杯中蛇影，胆战心惊，施尽种种阴谋，终不得其一逞。乃乘萍乡方镇守使本仁换防，肖镇守使安国接任之时，假肖使之名，封闭俱乐部，而肖使实未与闻。工人闻此消息，皆疾首蹙额，愤激异常。安源空前之罢工潮遂一发不可遏抑了。

(三) 罢工之实现 在肖使未抵萍乡之前，矿局某矿长路局机务处某处长等已具呈萍乡县署，谓俱乐部系乱党组织，请其从速封闭。只以时机未到，尚不敢遽然发表。九月七日，肖使抵萍，路矿当局乃大施恐吓手段。路局职员徐海波作神作鬼，以虚伪之友谊，警告俱乐部副主任朱少连（路局行车部总司机，与徐同学），并加恐吓，催其速走，否则必有杀身之祸。次日矿局职员沈开运（湘人，素称当局傀儡），同样恐吓俱乐部职员蒋先云、蔡增准者数人。盖彼等以为将朱蒋蔡等数人先行吓走，则俱乐部必自然溃散。岂意朱等强硬异常，不为所动，且切实申明秉正大光明之宗旨，作正大光明之事业，死也不怕。九日俱乐部正主任李能至由湘来安，态度尤为坚决，誓死不离安源。徐沈等知计不行，乃请萍乡知事正式出示，训令俱乐部封闭。但此时适粤汉路罢工潮起，路矿当局恐慌万分，将从前破坏俱乐部之手段，完全软化，而俱乐部乃趁此时机竭力训练新加入之多数工人，并向路矿两局提出三条件。（1）路矿两局须呈请行政官厅出示保护俱乐部。（2）路矿两局每月须津贴俱乐部常月费二百元。（3）从前积欠工人存饷七日内发清，限期答复。十二日路矿两局第一次答复，

工人甚不满意，再通告路矿两局限即时答复，工人此时已预备罢工，是日路矿两局虽再行具体答复，但甚圆滑。工人于存饷一项之答复，仍不满意，同时工人提出增工资减少剥削等条件。罢工行动此时已怒不可遏。十三日火车房工人即无心作工，往往数十人一团聚谈罢工。并声言若下午四时萍乡公署保护俱乐部告示不到，及本月饷不能答复在十五日发给，即行罢工。同时矿局煤工及各处工人亦皆蠢蠢欲动。俱乐部此时已成骑虎之势。迨至晚间十二时，萍乡公署告示尚未到部，俱乐部迫不得已，乃断然发布罢工命令。

(四) 罢工之经过 工人既如此激烈，俱乐部知此次非罢工不可。但深恐数万工人不能齐心，及将来不能维持秩序。而各处工人代表，无不满口承认担保己部工人能够齐心能够维持秩序，并声言在罢工期内各工人之举动，要比平时更加文明，方法只有各归住房而不外出。俱乐部见各方面皆有把握，乃于十三日夜间十二时将所有各项罢工命令分别同时传出。即于是夜开赴株州之元次车先行停开，将车头及水柜各种重要机器下了。通知机务处各工人明早不放进班号，各人皆只在家睡着就是。矿局窿工于是夜三时东边巷电线忽然断绝，送炭车不能行走，各工人皆知是夜罢工，一群群拥窿出，大呼“罢工”。于窿口竖立大旗，上书“罢工”二字。工人出来后，即将树枝把窿口填塞，先通知是晚四时接班者不要进班，再派人于各窿口竖立旗把守，于是窿工完全罢了。其余如洗煤台整造处，修理厂工炼焦处等均于十四日上午停止工作。柴家煤工亦于是罢工。至此安源路矿两局工人二万人皆完全停止工作，各归住房去了。此外尚有八方井之锅炉及电机处电机二架，俱乐部命令，仍照常工作；因为八方井之锅炉使人供给窿内打水打风机之用，若一小时停止工作，全矿即被水淹没，并无风即全窿着火。故是部工作乃萍矿最危之工作不能停工。电机除

供给电车外尚供给安源全市电灯，及窿内餐宿处之饮水，若停止工作，则全市黑暗并万余窿工无水可饮，故亦不能停止工作。十四日全体罢工实现后，即发散宣言，共提要求十七条，并函知路矿两局及商会，谓如欲调停即由商会介绍与工人代表刘少奇接洽。俱乐部恐于是日被封，各种重要文件及办事地点均先行避开，仅由俱乐部接收各方报告及发布各种命令布告而已。是日于街衢张贴布告“候俱乐部通告方准开工”及“各归住房不得扰乱”。并派出监察队持俱乐部旗帜游行街市维持秩序。不久，商会即出来调停。但不得要领。十五六两日工人方面更加坚持，调停仍无结果。至十七日俱乐部将条件稍加让步，路矿两局亦知不能争胜工人，方出诚意磋商条件。于十七日晚二时将草约订绪。十八日上午正约由三方签字。共计十三条，工人方面对解决条件满意。即于是日开庆祝大会，宣布上工。十九日发出上工宣言，全体上工了。

(五)破坏罢工之失败 萍矿工头平日剥削之苛刻，上面已经略述。工人对工头平时敢怒而不敢言的不平之气，都想在这次尽行发泄，故工头对这次罢工，当然有切肤之痛。如是百计从中破坏，尤以卖工头职位每月收入数十元之总监工王鸿卿为其总指挥。王氏见十四日全体罢工实现，即召集全体窿工工头会议，商议破坏罢工方法，由各工头各去请其亲属工人数人，许其入窿不作工照常给价，有少数工人为亲谊及金钱所惑，颇欲照计而行。但工人监察十分严密，不许其入窿；如有入窿者，即以武力对待，即公司职员亦皆不能入窿；窿工人之已入窿者，复不准出外，让其在内饥饿，候至是日下午方由俱乐部下令将入窿之工人放出，再详加劝导。如是各工人无一人敢自行工作者。王鸿卿见此着不行，即密遣暗探，许其如有刺得俱乐部主任李能至者得六百元，工人大愤。宣言俱乐部主任若被害，当使路矿当局全体死在安源。一方面不许李能至外出，严加警卫。李能至出外偶有接洽，不出

二十分钟，即有数百人围其所入之房屋，不许人出入。工人保护其首领如是之严，王氏之狡猾手段，自无从施为了。如是改途易辙，想用武力压迫，每人出数元一天请来军队数千，驻扎俱乐部及各处重要工作处。但工人一见武力，愈加愤激，即有数千工人冒死冲入俱乐部将军队一气赶走。各处有军队来干涉，工人即与反抗，毫无畏惧。于是枪杆势力，亦不得施。王鸿卿等便只好自己叹息地位不稳，饭吃不久而已。此外路矿两局出有告示传单数种，劝诱工人上工，但工人见有是项告示传单即行撕毁（因俱乐部之告示矿警亦常撕毁故也）。

（八）调停之经过 十四日上午初罢工即有商会代表谢岚航地方绅士陈盛芳来俱乐部愿作调停。工人代表出与接洽，将要求条件提出，当由谢陈二君携往路矿两局，至晚回信。略谓“路矿两局对工人要求各条皆可承认，但现时做不到，请先邀工人开工，慢慢磋商条件”。工人代表谓“工人之所希望者在解决目前生活问题，若路矿两局不派全权代表从事磋商条件下手，徒以一句滑稽空言了事，恐于事实上万不能做到”。十五日路矿两局派了全权代表至商会。俱乐部主任李能至亦到，路矿两局仍以先开工的商件为请，工人代表绝对拒绝，仍无结果。十六日早，绅商学界来信劝工人让步先开工。工人宣言不承认条件无说话之余地。调停人见此情形乃不得不引退。十六日午刻两局派人来部（请）代表至戒严司令部商量解决办法，工人代表仍声言不从磋商条件入手无解决之希望。戒严司令部即现了本来面目，多方恐吓代表，谓如果坚持作乱，即将就地正法。不料这位代表毫不为动。谓二万余工人如此要求，虽把代表斫成肉酱仍不能解决。司令复谓二万余人亦有制裁，我有二万余军队在这儿呢。工人代表即就请下令制裁去。随即舒矿长到，与工人代表说了工人无理罢工的话，要求工人即时上工解决。工人代表请其磋商条件，舒氏不肯，后参

谋长入，说了些不关紧要的话，而外面喧闹声如雷，即有数工人把司令部围住了。声言请代表出来，有事要旅长与矿长至俱乐部商量。代表出来演说后，复入与旅长矿长谈话，旅长再拿出调停人口气来请代表下午再来商量。代表即云，若不磋商条件可以不来。至说用别的方法可以解决，请你们把我斫碎罢。言时怒发冲冠。此时旅长与矿长但唯唯要求而已。代表归俱乐部后，旅长即来一信对驻军队于俱乐部道歉，并愿自为调人，商请从速解决。俱乐部仍要求由商会介绍三方磋商条件，商会再出调停，向路矿两局陈明利害。路矿两局至此始不得不允磋商条件。十七日晚由二方全权代表将草约订好，将原议略加修改合并计十三条。十八日早，由三方代表在机务处签定正式条约。俱乐部即时预备开大会宣布条件开工，闻这次罢工延久不决者，由矿局当局欲借此谋得自己位置，故愿罢工延长，以推倒敌人云。

(十)条件胜利 (即十三条,略。——编者)①

(载《晨报》1922年9月29、30日)

① 原文缺(六)、(七)、(九)。从文字看，多与1923年9月刘少奇和朱少连著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中的有关部分相同。说明《略史》中关于这次罢工的总结，早在罢工胜利的当月(1922年9月)就已写就。

萍乡路矿工潮之经过

(长沙通信)

萍乡路矿罢工风潮，颇为扩大。初以未得其详，函托该处友人调查，至昨日始得函复、兹将经过情形补志如次：萍乡煤矿，位于县属之安源，合株萍路局及矿局工人计之，约在二万人以外。该工人等曾组织俱乐部，创办工余学校，及消费组合各事业。此次系因粤汉路罢工事起，潮流所趋，该部遂亦从而响应，先提出三项条件：（一）保护俱乐部，（二）津贴俱乐部附设学校，（三）发给存薪。此条件提出后，路矿两局已承认矣，而多数工人以此尚未满足工人之需求，复于十四日再提出条件十三条，要求两局承认，并于次日全体罢工，以俟解决。盖以两局监工人等对于工人颇多虐待，如工人餐宿处恶浊异常、臭气蒸郁。每房屋一间，住至数十人。监工工头对于工人工作，稍不如意，动辄棍打足踢，怒骂其余事也。不宁惟是，该两局均系每一工头管工人五十名，其实只有三十人工作，其余二十人之工资，归之工头中饱。工头恐监工挑拨，则月纳报效若干；监工恐总监工挑拨，则亦每月报效若干。总监工每月所得之报效，多至二千元，其他可知矣。有此种种，工人久已积不能平。此次特借粤汉路罢工风潮爆发之耳，罢工之后，两局恐工人或有暴动，特调北兵一旅，驻由弹压，而工人举动，则极为文明，特推出监察二十人，手执白旗，到处巡视。工人对此监察者，亦如军士之对官长，异常服从。弹压兵为所感动，亦与之表示同情。路矿两局不得已，乃倩当地商会出而调停。

该会遂推出陈盛芳张绍芳等六人为代表，与两方接洽。矿局亦派出全权代表舒继俊，路局派出李义藩，与工人代表李隆邳，就工人原提条件，切实磋商，至十八日上午，始逐条解决，三方签字。于是日下午，由工人代表集合全体工人，在大操坪宣布，工人均甚满意，即于是日晚，全体上工，绝大风潮遂于此完全解决。兹将该条件附录如次：（一）俱乐部改为工会，路矿两局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向两局交涉之权；（二）以后两局开除工人，须得工会之同意；（三）从本月起，两局每月例假，废止大礼拜，采用小礼拜，（解决）仍用大礼拜加发工资；（四）以后工人例假、病假、婚丧假，两局须照发工资；（五）每年十二月发给夹薪，（解决）发半薪；（六）工人因公受伤，不能工作者，两局须养终身，照工人工资多少，按月发给；（七）两局从前积欠工人存饷，一律发给，（解决）矿局分五个月发清，路局即日发清；（八）罢工期间工钱须由两局照发；（九）每月两局须各津贴二百元，为工会常月费，本月起实行；（十）以后两局职员，不得殴打工人；（十一）窿工全体工人，须加工资五成，（解决）分别增加，并改用洋元；（十二）添补窿工工头，须向窿内管班大工、照资格深浅提升，不得由监工私行录用；（十三）路矿工人，每日工资在四角以下者，须增加一角。

（载《申报》，1922年10月28日）

劳 工 记(节录)

《劳工记》是一首长篇历史叙事民谣。产生于一九二三年以后，由安源工人集体创作，今天这个想了几句写上，明天那个想了几句又补上。这样，民谣内容越来越丰富，流传也越来越广。据老工人回忆，刘少奇同志当年在安源时，也曾参与修改这个民谣。歌词揭露和控诉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工人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热情歌颂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同志发动和领导安源工人运动的伟大史事。歌谣从未出版过，工人掌握的都是手抄本。手抄本有多种，不尽相同，篇幅有长有短，内容有增有删。这儿节录的是老工人贺梅生一九五五年的回忆本。原件存“安源工人运动纪念馆”。

不唱天来不唱地，
听唱一本劳工记。
中国工农商学兵，
第一苦楚是工人。
各州府县都不辨，
单讲江西萍乡县。
安源本是小地名，
历来开矿到如今。

乙未年间开矿起，
工人苦楚实无比。
进班晏(晚)了怕监工，
听得号叫急如风。
矿上势力多得紧，
四区二队^①来保险。
动手送局坐班房，
受尽压迫苦难当。

^① 矿警队分四区(东、南、西、北)、二个队。

窿内正管二十几，
压迫工人太无理。
个个手拿棍一根，
打得工人痛伤心。
有点不如他的意，
受打受骂真憋气。
开口就是妈的×，
我的棍子打人的。
平白无故要挨打，
他把工人当牛马。
不由分说瞎打人，
其理太过用毆刑。
窿内职员如狼虎，
外厂监工也如此。
丢开职员且不表，
又讲工头心不好。
明抽暗吃果是真，
撩头切尾好伤心。
矿上订的包工制，
百分他要抽几十。
又吃点来又抽钱，
工人有口话难言。
小工每天二百四，
何曾有钱卖衣裤。
大工一天三百钱，
买了柴米冒(没)油盐。
有的工头最狠毒，

骗得工人去嫖赌。
抽头聚赌害工人，
这等剥削没良心。
有的工人为嫖赌，
开口支钱他就有。
若做正用去支钱，
连说冒(没)得莫开言。
他的息钱吃得恶，
块钱每月扣一角。
百分他要扣十分，
息上生息本难清。
工人劳苦真无益，
可怜先只赚饭吃。
要除伙食扣息钱，
工人气得喊皇天。
一句古语常常说，
各位同志都晓得。
安源萍矿好赚钱，
一来不觉二三年。
身上衣服无良片，
思想难把家乡见。
想要回家看母亲，
盘程没有半毫分。
工人个个心着急，
谁知到了出头日。
直到一九二一年，
忽然雾散见青天。

有个能人李隆邳，
年纪只有二十四。
祖籍湖南醴陵人，
出洋外国转回程。
工会湖南来办起，
劳动工界结团体。
联络感情结紧团，
湖南分派到安源。
毛润之与蔡增准，
一同都在湖南省。
李隆邳与蒋先云，
办事个个是能人。
组织上派李隆邳，
我们要往安源去。
安源煤矿工人多，
上去组织又如何。
一九二一冬季事，
到此组织俱乐部。
住在老街五福斋，
张祖明家好安排。
润之先生好智谋，
独自一人住一处。
有个职员毛子荣，
与他同族是家门。
一人住在他家里，
矿里哪个知消息。
见他做客是家门，

旁人谁也不关心。
萍乡备案去报告，
特到安源办学校。
镇守使是方本仁，
他与县长作调停。
既办学校要依允，
镇县两长都批准。
准许安源办学堂，
内中细故冒(没)提防。
回到安源出通告，
招生工友入学校。
成立工人补习班，
半日学校把名安。
备案招生办清楚，
润之先生就要走。
委托隆邳在此间，
一个礼拜转湖南。
安源开办学校起，
就在张祖明家里。
一进四间是通楼，
楼上教室起根由。
一边办的学校事，
一边组织俱乐部。
部会设在牛角坡，
起首入部不为多。
一日三来三日九，
若有进步知识人，

提到部内读书文。
一九二二春正月，
入部之人有几百。
又来一位刘少奇，
此人胆量世间稀。
少奇同志初来到，
帮助校里把书教。
每天上课有几轮，
教育工友最关心。
老师就对工人表，
你们生活好不好。
每月工资有几多，
工作生活事如何。
工人就对老师诉，
我们生活真苦楚。
工作又苦工资轻，
不知何日得翻身。
老师回言就说起，
你们须要结团体。
若无团体散沙形，
永远不能得翻身。
好比一把筷子样，
联合起来有力量。
团结一致反抗他，
要求矿局把钱加。
工人听说心欢喜，
觉悟起来结团体。

互相帮助一条心，
共谋幸福过光阴。
部内教育办得好，
工人觉悟提高了。
准备进行来罢工，
工人意志一般同。
到了阳历九月内，
召集工友来开会。
部内提出十七条，
就向矿局去要求。
矿长矿师气发哭，
这多条件难答复。
全矿职员召拢来，
矿务总局把会开。
多数职员将言说，
这多条件依不得。
依允萍矿办不成，
不能管理众工人。
大小职员仗钱势，
将钱买嘱李隆郅。
许他一万现光洋，
莫管此事早收场。
隆郅闻言心焦燥，
百万光洋我不要。
只为路矿众工人，
不遵条件枉劳神。
矿方职员不依允，

拖延时间不要紧。
我们呈报三公司，
候他答复怎调持。
部内见他不依允，
车子不绞线不紧。
赶快速即来罢工，
事久多变莫通风。
部内就对工人讲，
九月十五发工响。
十三晚上把会开，
部内布置早安排①。
少奇隆邳二首长，
赛过前朝诸葛亮。
公推工人总指挥，
指挥工人好施为。
部内秘书李求实，
一切文件他写出。
上海报馆调得来，
罢工文件早安排。
昼夜就出罢工令，
窿内许出不许进。
派人守住在窿门，
十四清早把工停。
总平电车把班换，

先把电线去砍断。
宰断铜丝在窿门，
电车无用不能行。
直井六方八方井，
吊车司机最要紧。
井下夜班起上来，
早班下井不能开。
部内罢工有原则，
锅炉水泵停不得。
发电房也要派人，
几处工作不能停。
窿口就把白旗扯，
上写从前作牛马，
现在翻身要做人，
不受资本压良民。
推桶工人多威勇，
总平窿口堆铁桶。
铁桶一千几百斤，
高高码起在窿门。
安源工作齐停了，
紫家冲处不知晓②。
部内又派几十人，
赶快过去莫留停。
工人领命动身走，

① 工人每月十五日发薪，当时矿局不答应按时发钱，俱乐部十三号晚上开会动员罢工。

② 紫家冲，离安源二华里，是安源煤矿的一部份。

罢工旗子拿在手。
急急忙忙走如云，
过去把守在窿门。
那边工人得了信，
并无一人把班进。
听得安源罢了工，
齐心合力一条心。
公历九月十五号，
只见罢工多热闹。
路矿两局齐罢工，
火车有路不能通。
部内又派纠察队，
维持秩序自保卫。
无事三人不准行，
恐怕歹人起谣风。
求实秘书好调对，
传单宣言早准备。
派人四处发传单，
使得各界把心安。
传单上面写清楚，
各界工商与农友，
父老兄弟姐妹们，
请拿传单看分明。
不得已把工罢，
要求矿局加工价。
减少时间要加钱^①

工人苦楚似黄连。
传单宣言丢四散，
各界同胞仔细看。
工人生活苦非常，
只怪矿方不思量。
矿方职员多忧虑，
就到萍乡调军队。
萍乡调来一旅人，
全身武器好威风。
军队开到安源地，
只见罢工好秩序。
虽然路矿把工停，
工人并不胡乱行。
纠察维持秩序好，
并无工人来滋扰。
我们军队要平心，
不可威胁众工人。
这班军队人心好，
一支开往部内跑。
跑到部内问一声，
要会部长李先生。
少奇同志开言讲，
有事会我是一样。
部长开会忙不赢，
请你与我说分明。
军队回言就说起，

^① 即工作时间要减少，工资要增加。

你们罢工为何理。
矿局请得我们来，
保护治安把工开。
少奇同志好胆量，
罢工并未伤萍矿。
萍矿养活数万人，
不得损坏半毫分。
工人受尽千般苦，
牛马不如过日子。
提出条件去要求，
全然不理反为仇。
出乎无奈把工罢，
要求萍矿加工价。
先理后兵才罢工，
只为条件不依从。
军队开言把头点，
只怪矿方见识浅。
我们前去说分明，
双方调解取和平。
军队开住矿局走，
便对矿方说清楚。
部内罢工有情由，
只为工友苦要求。
矿长矿师把话答，
暂请分开矿内扎。
你们在此保治安，
且候调解转回还。

一连罢工有几日，
矿长矿师心着急。
罢了一天又一天，
要缴伙食与工钱。
大小职员急个饱，
这次损失真不小。
三公司也没信回，
我等不好怎施为。
军人就对矿方说，
这个问题易解决。
稍依几条转点弯，
解决此事不为难。
矿长矿师才醒悟，
写信送到俱乐部。
要请部长李先生，
即来萍矿作调停。
隆郅首长未出见，
恐怕矿局暗害人。
少奇同志好胆量，
我往矿局去一趟，
代表全体众工人，
见机而作把事行。
多数工人开言说，
首长此回去不得；
工人之内选几名，
以作代表众工人。
此事不可不注意，

犹恐中他反间计。
恐怕矿方心不良，
明枪易躲暗难防。
工友不必顾虑我，
这次非我去不可。
若凡我不去接头，
恐难达到这要求。
明知山中出猛虎，
岂肯贪生又怕死。
偏偏要向虎山行，
贪生怕死枉为人。
少奇下了决心，
特到安源办工运。
任他把我为甚难，
不畏汤火与刀山。
少奇同志动身走，
工人拥护跟随后。
约有千多两千人，
前后左右不离身。
工人不得不顾虑，
来到矿务总公房。
少奇同志上楼行，
楼下站满众工人。
工人集合矿场内，
周围四方扎军队。
八方井与医院坪，
炮台岭上扎军人。

发电房外军人守，
总平窿口扎得有。
其名护矿保平安，
架了几座水机关。
矿方准备用压迫，
工人早已就明白。
暗地通知锅炉房，
若有变动早提防。
再说少奇刘首长，
一人坐在总公房。
任他威胁不慌忙。
矿方欺骗手段恶，
先开工来后订约。
只要马上把工开，
然后订约不迟推。
少奇同志将言说，
一十七条少不得。
先订约来后开工，
工人群众可依从。
阳历九月十六日，
上午十时谈话起。
不觉拖延两点多，
工人性急不奈何。
个个工人生烦恼，
齐声高呼刘代表。
请你赶快下楼来，
回到部内把会开。

人多口众高声喊，
矿长矿师吓破胆。
一见万众齐了心，
难以镇压众工人。
少奇同志心暗想，
好个群众有胆量。
齐声呐喊助我威，
乘此机会好施为。
工人怕我受危险，
忙出前楼来相见。
各位群众工友们，
切莫乱动且留情。
各位工友莫性急，
都要维持守秩序。
耐烦再等两点钟，
条件多数会依从。
少奇首长把话讲，
工友一见把心放。
各守秩序不做声，
站立楼下等回音。
少奇同志把内入，
转到矿长办公室。
便对矿长说分明，
工人激烈可知情。
群众举我当代表，
一十七条不能少。
我劝矿方早依从，

免伤和气好开工。
矿长矿师仔细想，
无奈依从上十条，
烦请列位费辛劳。
四人再把少奇劝，
所提条件依多半。
碍着我们把情留，
不能满足这要求。
少奇同志细思索，
怎奈面子推不脱。
减少四条我去背，
一十三条莫推脱。
四人商量把话表，
齐说一十三条好。
内中减去有四条，
调解人员有功劳。
楼上谈话多时久，
楼下怒恼众工友。
工人性急紧紧催，
莫非首长受包围。
少奇听得人喧嚷，
连忙出来把话讲。
解决条件差不多，
再等一刻又如何。
安慰工人往内走，
便对矿长说清楚。
群众催促把字签，

马上订约莫迟延。
矿长签字又订约，
收到圆满好结果。
少奇首长看分明，
并无欺骗半毫分。
减少四条不要紧，
重要条件尽依允。
调解人员齐盖章，
送与双方好收藏。
少奇将约收在手，
辞别众位下楼走。
工人群众尽欢迎，
前扶后拥转回程。
少奇同志回部去，
将约交与李隆邳。
隆邳指挥众工人，
快把讲台搭操坪。
工人领命忙忙走，
树木板料色色有。
操坪高搭一讲台，
等候首长把会开。
刘李首长一齐到，
工人一见哈哈笑。
迎接二位上了台，
宣布条件说开怀。
工人欢迎齐鼓掌，
巴掌拍得震山响。

隆邳宣布十三条，
罢工胜利果然高。
一条成立工会事，
路矿工人俱乐部。
准许正式来挂牌，
马上成立不迟挨。
二条工会要建筑，
建筑经费尚不足。
矿局津贴一千洋，
齐心合力建会堂。
三条办公与学费，
津贴五百按月兑。
矿局每月四百元，
路局一百要归园。
四条从前作牛马，
禁止职员把人打。
工人若有小事情，
部内裁判有章程。
五条工人加工饷，
百分二十要以上。
原来三角加六分，
窿内窿外一般匀。
六条取消包工制，
工头不能仗权势。
多余红利要公开，
要改分账莫迟推。
七条加人减人事，

先要经过俱乐部。
若是某处添减人，
部内批准方可行。
八条工人礼拜日，
每月两个是休息。
十号十六歇两天，
两个礼拜有工钱。
九条年终加薪饷，
条件一月无情讲。
这条修改十五天，
每年半月加薪钱。
十条这次把工罢，
罢工矿局有饷发。
这次罢工是五天，
个个都有罢工钱。
进了班的不须讲，
矿上都要发夹饷。
罢工进班有几天，
人人都有加工钱。
十一工人请病假，
医院证明把号挂。
挂号条子多少天，
生病也要半工钱。
若是累病死亡过，
寿字棺材有一付，
七十二块抚恤金，
领钱还要抚亲人。

因公受伤不须讲，
伤工请假是满饷。
看伤轻重多少天，
按照工作满工钱。
十二父母与妻子，
住在安源病亡死。
一副棺材八块钱，
以作装衬把衣链。
先要要求与通票，
具条盖章把料领。
矿局派人来调查，
调查实在有钱拿。
十三因公死亡过，
福字棺材有一付。
不论工龄多少年，
开会隆邳为主席。
一十三条宣完毕。
明天照常去进班，
工人欢乐把心安。
开会只有一时久，
工人群众听清楚。
拥护二位下讲台，
操场出发去游行。
初次游行多热闹，
游行示威喊口号。
高呼口号喊几声，
如同百日把雷鸣。

各界人民连不少，
人山人海看热闹。
欢迎路矿众工人，
团结一致好齐心。
矿内各处都游到，
群众一见哈哈笑。
安源新老筲箕街，
周围游到转回来。
时间不久天将晚，
转到操坪把会散。
各自散会转回程，
父母妻子也欢迎。
部内进行来选举，
选举代表有组织。
由下至上要认真，
要选忠实有能人。
组织法则定得好，
十人选个十代表。
只要十代表同意，
再选百代表容易。
十百代表都选好，
每处选个总代表。
上与部内办事情，
下要联系众工人。
再选部内主任团，
一正三付管全权。

公推隆郅总主任，
领导群众往前进。
窿外主任刘少奇，
领导方法果然稀。
朱锦棠本为人正，
选他窿内付主任。
路局主任朱少连，
株萍铁路负全责。
上推主任下代表，
数日之间俱选好。
进行成立把牌升，
择定地点近操坪。
九月一号大礼拜，
工会正式来挂牌。
刘字房屋作礼堂，
悬牌典礼把名扬。
牌匾上写九个字，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
传到中外都知情，
五洲万国尽闻名。
会堂布置多清楚，
国旗标语满屋有。
马列遗像立两旁，
总理肖像居中央^①。
路矿工人大团体，
矿局一万三千儿。

① 总理即孙中山。

株萍铁路四千人，
共计一万七千零。
进行正式开会起，
部内首长为主席。
主席宣布把会开，
开会事项早安排。
第一工会要筹备，
稍为收点常月费。
第二组织要健全，
巩固组织永安然。
第三宗旨要拿稳，
拿稳宗旨团结紧。
第四生产要提高，
努力生产有功劳。
大会开得多热闹，
带动群众喊口号。
齐心合力喊数声，
振动山谷好惊人。
主席领导群工人，
一齐出发去游行。
工会进行办建筑，
建筑委员三十六。
少奇主任总监修，
他的腹内有春秋。
建筑经费要几万，
应用材料有采办。
采购委员扬万乔，

无论远近不辞劳。
建筑会堂且不表，
又要进行办学校。
扩大学校好加人，
选择地点早施行。
一校新街井警局，
保卫团也为教室。
二校老街牛角坡，
老街工人补习多。
总办岭下为三校，
新房当头地址好。
四校设在紫家冲，
工人子弟读书文。
五校湘东荣山里，
铁路工人都欢喜。
择定某日把学开，
工人子弟一齐来。
六校醴陵阳三石，
学生便利读书句。
七校设办在株洲，
文化满足众要求。
七个学校办妥当，
每个校内有校长。
多聘老师来教书，
提倡教育好宗旨。
培养人才多宝贵，
学生革命先锋队。

共计教育几千人，
以后发展助昌兴。
开办合作社要紧，
供应工人日用品。
每人工钱凑一天，
以作办社股分钱。
一社老街刘协记，
油盐杂货好生意。

避免中间剥削人，
工人眷属尽欢迎。
兑换金钱粮食股，
工人方便许多事。
经济委员毛泽民，
为人正直又公平。
.....

李寿铨*日记(节录)

民国十一年九月

十五日。晴，热极。

今晨罢工工人在两窿口（直井、总平巷）聚集多人，当以电话请镇署飭李团长派兵分扎两窿口弹压。李旅长从萍城来，又约陈参谋长来。午后，李旅长商约安源商会调停，并由路矿派代表同晤李隆郅谈判，未得结果。晚饭后，商会张绍楨、谢兰芳、陈盛芳、王守愚、贾阳谷来谈，仍拟调停。

十六日。晴，热极。

晨八时，直井有兵与工冲突之事。当由团、营长解散。

上午十时，李旅长到工事房会客厅。适俱乐部递呈，当由旅长派付官约该部头人刘少奇来，面询一切，极力开导。谕以三事：一、直井锅炉打风机须保护；一、电机及电机锅炉房须保护；一、安源地方须保守秩序，刘少奇均承认。旋由刘少奇出工事房，演说与工人听。其时工人已聚集二千余人以上。三条均承认，唯路局每日开火车二次，不承认。

下午，查锅炉烧煤已将脱，俱乐部虽承认派工挖烧煤，迄未来，万靠不住。当派易炳麟回土矿窿购生煤数百吨，以应急。

晚在弹子房陪旅长、参谋长、李毅寰晚饭之后，商会张绍楨、谢兰芳及绅士王守愚、贾阳谷齐来见旅长、参谋长。报告向俱乐部商先开工，后议条件。该部坚不承认，无从着手调停。旅

* 李寿铨，又名李镜澄，当时安源煤矿矿长。

长仍殷殷劝慰。

夜十二时，陈盛芳来报告紧急消息。谓如商量条件即开议，如无商量，李隆邛即离安源，听工人暴动云云。当约李毅寰会商，只有保产之一法，毅寰极以为然，表示同意。

十七日。晴，热极。

晨八时，开首领特别会议。磋商能允之条件。商会谢兰芳、张绍祯，绅士王守愚、贾阳谷来劝，事急仍愿极力调停，当先派代表路、矿各一人。

下午四时，路局代表李毅寰，矿局代表舒缓偕商绅四代表，假民房与俱乐部代表李隆邛磋商条件，至夜分二时始定义，计十三条。据各代表称。据李隆邛云，条件无可再让步，允则开工，不允则走开。离安源，听众工所为等语。即是听其暴动。时机紧急，当约舒楚生、金湘生、迄不能定。又据金湘生云，须约各首领会议，又遍约之，时将天明。各首领到，纷纷议论，迄不能定。已至十八日八时，而各代表与前途约九时回复，为时已迫，予告各首领，事急如此，恐有暴动，千数百万之产业，即不能保，我何以对公司。惟有姑订条件，开工以息其风，容另图一善后之策。一面报告公司，请董事会派员来矿，妥筹办法。舌烂唇焦，始克定义，派代表与李隆邛订条约。路局旋即开车，矿局因为时已迟，准予今日料理，明日开工。

接长沙凌子员电，当复急电，并快函。

二十日。晴，凉。

发报告罢工至开工情形，请经理特转董事会派董事两位，来矿察看保护之产业，主持善后之办法，并派正付矿长来此接替。函附抄件。

晚约刘箴生、李隆邛谈，陈盛芳同李隆邛来，言甚恳切。

秘书黄少吾到工。

民国十一年十月

一日

李隆邨今下午来见，刚从醴来。今晨陈盛芳来报告，昨日醴绅丁花南等来安源。因李隆邨罢工事，醴人对不起我，缘我上年曾代请上海义拨三万数千元救醴。今醴人如此对矿，甚为抱歉，拟劝李隆邨回醴云云。不知李隆邨尚须在此料理善后也。惜花南今晨回醴，未晤面。

十七日

工人为支钱事，又喧嚣竞日，至晚八时始回寓。

晚约幼甫交俱乐部一函，托其约刘少奇、陆沉商量办法。约定十九日上午前十时再议。

十九日

上午十一时，刘少奇、陆沉来商二时之久，金湘生、吴幼甫在座，仍无眉目。

下午四时开会议，各首领到。正议间，刘少奇来，拟一办法，仍可就范。至六时，刘少奇、陆沉同来，商之至再，苦口千言，始有解决。

二十日

下午刘少奇又来谈，约王贯吾商修理厂事，陈斐成亦来商洗煤处事。

民国十一年十二月

二十三日。晴和。

下午。刘少奇、余江涛来谈工人求加半月工资事。当剴切告之。

二十五日。晴和。

午刻，王海波来矿，当约俱乐部刘少奇、余江涛，先以路矿困难，达于极点，加工资半月，万做不到。嘱其劝导工人勿再要

求。并发一路矿公函与之，俾可持示工人。当将以上情形告知各首领。

二十八日。晴和。

上午十一时，刘少奇带同俱乐部之工人代表来，商加工资半月，不必急急索款。须设一特别办法，当切实开导，谈三小时。

民国十二年一月

二十四日。雪寒。

上午因洗煤处工人要求每人发铜元（照银元一元之数）牵及各外工程。经金湘生议照发铜元。复经李隆郅商以矿票发隆工每人贰元。当分知萍安两商会，向各铺收一元矿票，暂以五元矿票兑换。

民国十二年三月

三十日

晨八时去晤赖伦。上午十一时赖伦来寓谈，俟其进窿考查后，再商办法。……

下午据吴幼甫报告有上埠工人多名，手执白旗来安。当嘱派警驱逐。一面质问李隆郅放工后亲至警局。适李隆郅、余江涛先在。询据称上埠工人行动，实在不知。于安源俱乐部无涉。当嘱其严重干涉，令其立即出境。

民国十二年六月

十一日

竟日为工人加钱事，纠纷不已。直至放工后，犹无办法。约刘少奇来，勉强散去工人。

十四日

午刻工人又为加钱事哗噪，又约刘少奇来，散退工人。

十五日

上午十时，刘少奇、陆沉，为工人加钱事商两时半，略有眉

目，仍做不到。下午又请各首领会议，就其眉目商量从轻，如是解决。

民国十二年七月

十八日

吴幼甫报告李隆邳来安演说宗旨。一实有谢怀德不法事，一劝导工人须出煤每日在式千三百吨以上方对得过萍矿（照现在人数），一以后工人不得无故聚众要求，须由俱乐部与矿局接洽。

民国十二年八月

二十日

午后，刘少奇、陆沉与金湘生商工人工资事，有工人代表及工人约二、三十名随来，经金湘生与商时许。始散。

二十一日

午刻始与刘少奇议定，明日外工程找清八月份工资，九月份分发三分之一，俟向市铺再借，约至迟本月底发窿内工程工资亦三分之一。

公司既无款来，又不复电，而此间工人又催索工资甚急。真无办法。

民国十二年十一月

七日

上午司事风潮尚未平，工人俱乐部刘少奇、陆沉均来问。当责成各首领开导化解。

二十七日

下午，刘少奇、陆沉来畅谈甚久，意殷而心虚。可佩。

（抄自安源工人运动纪念馆）

李立三同志谈安源工人运动

(一)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大革命遭受失败后的困难时期——井冈山时期，曾用这句成语来鼓励同志们对革命的信心和斗志。这是毛泽东同志从中国大革命经验中，从世界各国的革命经验中，找出的一条重要的革命发展规律。中国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三年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一开始都只是“星星之火”，可是，为时不久，就燃起了烧遍全国的革命大火。

一九二一年秋，我们党建立不久，毛泽东同志很快就到安源做了一段调查研究工作。毛泽东同志当时是我们党的湘区书记，安源是当时湘区所属范围内最大的工业企业，工人群众最集中的地方，所以特别引起毛泽东同志的重视。在一九二一年十一月间，毛泽东同志派我们到安源去做工人运动的时候，他对于如何在工人中进行工作，如何把工人逐渐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已经是胸有成竹。现在还模糊记得他当时告诉我们的话：安源工人众多，受到种种残酷剥削，生活特别痛苦，是工人运动可能很快开展的地方。但是应当看到，反动统治势力的强大和社会环境的黑暗，要开展革命工作并不是很容易的。首先应当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争取公开活动，以便和工人群众接近，发现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逐渐把他们训练和组织起来，建立党的支部，作为团结广大群众的核心。因此，他要我们以办平民教育的名义，由湖南平民教育

促进会介绍到安源去（关于这件事情，李六如同志在他写的《六十年的变迁》第二卷中，有比较详细的回忆）。我们开始办的是平民小学，学生多半是八、九岁的工人子弟，我们以访问学生家长的名义开始在工人中进行工作。开设工人补习夜校，已经是过了二、三个月以后的事。平民学校的建立，首先是两个早已和毛泽东同志认识，并有通讯联系的铁路工人帮助筹办一切。为了使平民学校取得合法存在和公开活动的条件，设法通过社会关系，找到当时在安源商会做事的一个比较开明的绅士给以支持；同时打听到当时萍乡县知事是一个喜爱古文、反对白话文的举人出身的人，因此就用“四六体”写了一篇呈文去请求立案，果然得到了他的“青睐”，很快批准立案，他并把这篇“四六体”呈文加上头尾，作为布告张贴在平民学校的门口了。这样，我们就在合法的掩护下，开始进行革命的工人运动。后来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时，把章程中的宗旨一条写成“联络感情，涵养德性”，也就是为了争取合法，更便于进行革命活动。

俱乐部成立发展很快，不到三个月就有一千多工人加入。特别重要的是，党的支部也发展很快，大约在一九二二年二月间才建立起六个人的支部，到七月间已发展到三十多人，形成了工人俱乐部的坚强领导核心。这时毛泽东同志又到了安源，了解了各种情况以后，认为组织罢工的条件已在逐渐成熟，告诉我们要从各方面加紧准备。

毛泽东同志非常注意罢工战术问题。他在九月初写了一封信给我们，其中主要意思是：罢工胜利的条件首先要靠工人群众有坚固的团结和坚强的斗志，同时必须取得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因此必须运用“哀兵必胜”的道理，提出哀而动人的罢工口号。我们正是根据这个指示，提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这个口号既激动了广大工人群众的战斗决心，又博得了

社会舆论的同情，对于罢工胜利，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工人在各种残酷压迫剥削之下，真是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因此，“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这个口号激起了工人群众这样坚决的战斗热情。这也就是“哀兵必胜”思想的客观基础。

当时毛泽东同志特别关心的事情是加强领导，这样一次有一万多人参加的大罢工，在当时湘区还是第一次，没有强有力的领导是不行的。因此，不久后就派刘少奇同志到安源来了。刘少奇同志的到来，不仅使安源的同志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增强了信心，形成了强有力的领导，而且他亲上前线，直接领导罢工运动各方面的工作。

安源工人运动的一些主要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后来一九二四年，我们到上海做工人运动的时候，也就是运用了这些经验。一开始在上海六个区办了平民学校或工人补习夜校，接着培养了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建立党的支部，组织工人俱乐部。到一九二五年二月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的时候，又根据“哀兵必胜”的思想，提出了“反对东洋人打人”的口号。正是这个口号鼓舞了工人的斗志，激起社会的同情，并通过商会的调解，逼迫日本资本家部分地接受了工人的要求，取得了上海工人罢工的第一次胜利。因此可以说，一九二五年上海工人运动的大发展，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起了指导作用的。五卅运动爆发以后不久，又是刘少奇同志到了上海总工会担负起领导上海工人总罢工的工作。

(二)

安源罢工是有他的特点，但不能抹煞其他的罢工，也不能说安源罢工超过了海员罢工、“二七”罢工、五卅运动等。对历史不能过分夸张。

安源罢工是毛主席领导的，是正确的。很会运用策略和强调争取社会同情，实际就是非常注意统一战线工作。在安源罢工前，毛主席给我一封信，指示在斗争中要取得社会同情，以“哀兵必胜”做比喻。又指示，提出的口号一定要“哀而动人”，安源罢工时“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就是根据毛主席的思想提出的（当时是将口号写在纸上，贴在墙上）。这一口号不仅工人拥护，社会上的人士也是同情的。

在毛主席思想指引下，我们很注意作红帮的工作。工人中间加入红帮的很多，红帮头子是矿上的顾问，包工头大多数是他的徒弟，矿上资本家利用他们压迫工人，他们又以“义气”、“保护穷人”、“为穷人谋幸福”等欺骗工人。在我们的争取下，有一、两个红帮小头目入了党。罢工前，我们最担心的是红帮破坏罢工斗争。所以刘少奇同志指示我，找两个受我们影响的红帮小头目带我去见红帮头子，我买了一点礼物就去了。红帮见我去了很高兴。称我李主任（俱乐部主任），喝完鸡血后（我带去一只鸡），我说我们要罢工，又讲一些罢工是为穷兄弟谋幸福，保护穷人等等道理，提出要他讲义气、多帮忙，他拍着胸脯说：“我一定帮忙”。我立即提出罢工期间的三个要求：1. 鸦片馆关门，2. 街上的赌摊收起来，3. 不发生抢劫案。他连拍三下胸脯说：“第一点我包了，第二点我包了，第三点我包了。”并将一、二两点写在布告上。这三件事情的实现，在社会上发生很大的震动，甚至一些资本家和知识分子也都认为俱乐部了不起。（因为这三件事是多年不能解决的，工人罢工后就完全实现了。）这件事情表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也说明了毛主席的统一战线思想的作用。

“二七”罢工失败后，全国工运陷于低潮，而安源的红旗不倒，是因为执行了毛主席的灵活策略。我当时到长沙见毛主席，他指示，要以“弯弓待发”的姿式等待，看形势发展如何再决定是

否罢工，所以当时安源只举行了游行示威。在斗争条件方面也只提出要求不高的经济条件（没有政治要求），矿局很快就答应了，恰恰在这时武汉的罢工斗争失败了，安源的斗争也就结束了。安源的工人运动在工运低潮时没有受到损失，相反有所发展，表现在：1. 俱乐部建筑了新房子。2. 工人子弟学校扩充为八所，学生成千。3. 党的组织处于半公开状态。

毛主席领导工人运动的思想和张国焘的思想是不一样的。张国焘主张无产阶级革命，搞工人运动只看见工人，看不见其他人，使工人陷于孤军作战的地位，也可以说是要不要统一战线的问题，这正是毛主席领导工运的一贯思想。

（三）

少奇是罢工前去的，安源大罢工时，主席派他去的。刚从莫斯科回来。罢工时，他作代表。当时党组织不到二十个党员，十几个人开支部大会，决定少奇作代表。罢工胜利后，选举他当副主席兼裁判主任。当时什么事都找俱乐部。不久，我走了，主要是少奇同志。主要领导是少奇组织的。罢工时支部书记是我，后来发展的很快，二四年二五年可能发展到四、五百人。恐怕是全国最大的组织，至少有一、二百人，人数发展得很快，比上海大。

我当时用李隆邳这个名字，后来因为工人不认识，改为李能至，又改为立三。罢工之后，夜里十二时，我与少奇在俱乐部，工人怕敌人迫害我，把我弄跑，拉到一个地方，睡不到半小时，又拉走，一天换三个地方。后来在一个山后面，一个砖瓦窑里，两个工人陪着我，在窑中住了两三天。那时工人认识少奇同志的少，出面的人是少奇同志。那几天的主要领导是少奇同志。

后来谈判，我、少奇，没有二十几个人，没有收买，是商会调解。当时以毛主席统战思想，我们与商会搞的好。我利用我父亲的一个朋友，是姓谢的。

罢工以后，我有一回到矿局，搞伙食到萍乡，工人怕敌人迫害，把矿局包围起来，一定要我出来，有过这样的事。

签字是在商会签的，时间晚上。我记得俱乐部没有改为工会。俱乐部就是工会。为什么不改？许多地方都叫俱乐部，俱乐部是为了掩护，使敌人不注意。长辛店最早也是俱乐部，“二·七”前不久才改工会

罢工前毛主席写信给我，说“哀兵必胜”，我记得很清楚，让提出最动人的口号，后来才提出了“过去是牛马，现在要做人”。要说罢工的策略和指示，这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提出来的。我去时，主席说要取得合法地位，办平民学校；统战思想，毛主席一开始就明确。罢工时就贯彻了这个思想。党一开始是讲无产阶级专政，不是讲民主革命的。到“二大”时，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建立中华。实际工作中还没有运用，当时工人运动中就不明确。毛主席是明确的。不仅是战略，而且运用到策略中去。这个思想明确很重要。毛主席领导长沙泥木工时，提“营业自由”，就是得到小资产阶级、资本家的支持。这口号是注意统战的。安源的战略也是这个思想。后来，安源硕果仅存，战略策略正确是很重要的原因。“二·七”失败后，汉口站不住脚，许多同志去安源，所以能存，也是这个原因。

工人消费合作社和裁判委员会的主任开始是刘少奇兼的。“二·七”前五个月，安源各方面的工作有很大的发展。当时工会简直是半政权机关。什么事情都找工会，司法官、矿警局没用处。工人有纠察队，打架就找工会，合作社有许多铺子。当时换钱是剥削，工人合作社成立后，工人银元换铜板就到合作社。消

费合作社起来后，许多商人就垮台。许多商店是工头开的。

（本文第一部分原题《看了“燎原”以后》，原载 1963 年 6 月 4 日北京日报，收入本书时略加删节；第二部分摘自中国革命博物馆资料《李立三谈安源工运》；第三部分摘自北京大学历史系《安源煤矿史》编写组 1959 年 1 月 10 日访问李立三同志记录。）

肖劲光同志的回忆

一九二〇年夏天，我和任弼时、任岳等六个同志经湖南俄罗斯研究会介绍，到上海学俄文，准备赴俄勤工俭学。到上海后，我们住在霞飞路渔阳里六号外国语学校学习。这个地方当时是毛泽东等同志在上海发起组织的工读互助团（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前身）的一个机关所在地。它是一幢两层楼的房子，楼上是机关办公的地方，楼下是俄文班学习的地方。我就在这里第一次与少奇同志见面。当时少奇同志是工读互助团的负责人之一。他一心扑在学习和工作上，上午他和我一起学俄文，下午又同我们一起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有时在一起刻钢板，印传单，有时到工厂去联络，作些宣传工作。

一九二〇年冬，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少奇、弼时和我一起由工读互助团转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我们是第一批入团的。

我们在上海学习了八个月的俄文，一九二一年初经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介绍，到苏联去学习。少奇同志是我们这批人的负责人之一。我们一路上备尝艰难险阻，一九二一年终于到达莫斯科，被分配到刚刚成立的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名誉校长是斯大林。少奇同志和我同班。学习的主要内容是政治、国际工人运动史和俄文。记得学了不少有关工人运动的小册子。当时对英国工会中的工团主义批判得很厉害，我们也参加批判。

一九二一年冬天，东方大学中国班开始建立党的组织。刘少

奇、彭述之、罗觉、卜士奇、吴芳等人由团转党，加入东方大学总支部。尔后，少奇几个党员和我们这些团员一起组成旅莫支部。少奇是支部委员。

一九二二年过元旦。东方大学要组织新年联欢晚会，要求在校学习的每个民族都要出一个节目。我们中国班排练了一出反映罢工故事的独幕戏，以中国军阀、资本家如何镇压工人运动，工人如何英勇反抗为情节，展开剧情。少奇同志在戏中扮演工人，算是主角。彭泽湘扮演吴佩孚。

刘少奇同志因为工作需要，一九二二年春就回国参加工作了。在苏联学习的时间虽然不长，却为他参与领导安源大罢工作了理论和思想的准备。

我一九二四年夏天从苏联回来，中央组织部分配我到安源工作。到安源后，我担任俱乐部宣传游艺股长，住在消费合作社楼上，下面卖油、盐、布、米，上面是一个小学，晚上我们住宿。这时俱乐部已经改组过了，有宣传游艺股，组织股，武装股，经济股和青年部。我主要抓两方面的工作，一是组织文艺演出，俱乐部每个星期都要演出节目，自编自演的，我自己也编过戏。到了礼拜天，还带着演出队和一班子青年工人到农村去演出、宣传，一路上敲锣打鼓，很是热闹。另一方面的工作是办《安源旬刊》。少奇同志很关心这个安源工人自己的刊物，常写文章在上面发表。

这时候在安源见到少奇同志，突出的印象是他在政治上成熟多了，对问题也钻得更深、更全面了。少奇同志性情沉静、爱思考。他斗争性强，但讲策略，喜欢调查研究，探索和提出新问题，并把问题提到理论的高度来阐述。他常下矿井干活，了解情况。

这时候少奇同志主要忙于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解决劳资纠纷，监督矿局资本家履行十三条条约上规定的条款，揭露他们破坏俱乐部和分裂工人的阴谋。另一方面就是对工运干部和工人

领袖中有左倾冒进情绪的人做说服教育工作，使他们顾大局，识大体，约束自己的过火行动。同时，他经过充分调查研究之后，写了《救护汉冶萍公司》和《整顿萍矿意见书》两篇著作。

这两篇著作在《安源旬刊》上登载过，还印成小册子。这两篇文章，不但文化大革命中被不顾历史条件地乱批了一顿，就在当时，也被有“左”倾盲动情绪的工会干部和工人领袖说成是右的东西。

其实，这两篇文章是正确的。它符合当时党中央对工人运动的方针和安源路矿的实际。中国工人运动自“二七”罢工失败之后，还没有复兴，中央对工会的方针是退却防御，看清环境，把握时机，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保存力量，待机再起。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是全国硕果仅存的工人阶级的先进组织，安源工人有光荣的斗争历史，有很强的战斗力。中央从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派了不少干部，到安源参加工作。中央要求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要力取守势，竭尽全力不使它垮台，以便利用工会的合法存在，训练工人和干部，为全国工人运动的再度兴起提供工运干部。我们就是根据这种精神来做宣传工作，说服教育工人的。少奇同志也是根据中央的这一方针，为了求得工会的合法存在，写出这两篇著作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钢铁销路锐减，汉冶萍公司债务重重，风雨飘摇，日益面临停工破产的严重危机，资本家又不断的向日本借款、债台高筑，快要将“中国的汉冶萍公司”的“中国”两个字换成“日本”了。安源煤矿的资本家也有过“封井毁矿”的阴谋。汉冶萍公司的破产或丧失主权，意味着什么呢？刘少奇同志在文章中指出，意味着百余万人民的生计和中国最大实业的命运受到威胁。汉冶萍如果停产倒闭，工人失业成为游民，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这盏“暗夜中的明灯”也就会随之消失。而党领导下的工人运

动，不再是自发地破坏矿山，捣毁机器，而是促进实业进步，随着工业的发展，不断增强无产阶级的力量。如果汉冶萍破产停工，日本帝国主义将以债权者的资格，侵吞汉冶萍的主权。这时，正值党的“二大”提出“打倒国际帝国主义”的口号，因此，整顿萍矿，救护汉冶萍，不仅有重要的经济意义，而且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为了维护工人的切身利益，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权益和尊严，为了实现党的口号，刘少奇同志一方面作演讲，发表文章，大声疾呼“整顿萍矿”、“救护汉冶萍公司”；另一方面脚踏实地，扎扎实实，带领安源工人首先对萍矿实行整顿。他出面召集各处总代表与矿局、矿工、总管股长，商量整顿办法，严令各工头，职员切实负责，教育工人在工作上服从职员的正当指挥，使生产恢复到正常水平。并在俱乐部设立了出产整顿委员会，使工人通过参加生产管理的尝试，握有部分权力。因此，在一九二五年初公司再次卡住经济、矿局拖欠工人工资的时候，俱乐部即将萍矿运往汉冶的焦煤一概停发，自己销售，迫使公司不得不对工人让步。

可是，当时有的工会干部和工人领袖，并不能认识和理解这种局势，而是为胜利冲昏了头脑，只看局部的顺利形势和眼前的利益，一味要求进攻，提出一些过分的要求，如不断增加工资，缩短工作时间，提前出窿，还采取一些为当时情形不允许而又容易授予资本家破坏俱乐部口实的鲁莽行动。而有这种左倾盲动情绪的人，在工人领袖中占不少，而且他们赢得了部分工人的支持。如果听任这种情绪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少奇同志正是从关心工人生活和工人运动的前途出发，从维护濒于丧失的中国实业前途出发，发出“救护汉冶萍公司”的号召，提出整顿萍矿意见书，以便维持和提高生产，挽救萍矿不致破产，维持工人已经得到的利益，保障俱乐部的合法存在。这两篇文章在当时起的作用好的，对萍矿的整顿，实质上是刘少奇同志在安源领导的另一次重

要斗争，并不是鼓吹“劳资合作”，贩卖工人利益。

我们当时的生活是艰苦的，大小工会干部每月薪水都是十五元，相当于工人的中等工资。每月交伙食费十元，剩下五元零用。少奇同志与我们一样，也是每月十五元。

安源工人俱乐部里当时有个青年部，青年部长是任弼时同志。任弼时同志走后，由贺昌同志接任。

（郭晨整理 1980年3月）

易礼容同志谈安源

(访问记录)

一九二一年冬，毛泽东同志去安源考察是同三个人一起去的：一个是张理全（钊白），湖南甲种工业学校染织科学生，与黄爱、庞人铨的湖南劳工会有关系；一个叫宋友生（先觉），毛泽东任主事的第一师范附小的教员；一个是蔡增准，后曾任团长沙市委书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投降了何键，出卖了党的机密和革命同志，使不少同志被害，我也几乎死在他手里，解放后，被镇压。这次考察回来后不久，中共湘区省委决定派李隆郅（立三）同志去安源工作，也派蔡同去协助。李的基础做得很好。

听说有的材料讲，一九二二年九月上旬，毛泽东同志曾去安源召开党代会。我认为这不可能，因为此时安源还没有党组织。一九二二年九月十三日到十七日安源路矿工人罢工时，毛泽东也没有离开长沙前去。

李立三同志当时是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李离安源后，刘少奇同志应该也是，具体事实记不准了。

当年，安源煤矿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情况都是很落后很复杂的。矿上有不少包工头，矿局通过包工头来控制、剥削工人。包工头有很多鬼搞法，象吃工人空缺，比如明明八个人，他却说是十个人，十个人的活叫八个人做，工钱却进工头的衣袋，工人进矿工作要由工头介绍，得罪工头就要丢饭碗。上下班的时间也

是工头说了算。各种非分之财工头也收入不少。罢工胜利后，工头大部分特权被剥夺了，他们非常不满，就千方百计地从俱乐部内部寻找代理人，来搞垮俱乐部。比如，矿局也和加入了俱乐部的“小鳅鱼”（小职员）们勾结，想里应外合搞垮俱乐部。俱乐部中有个叫余江涛的副主任，就是这样一个内奸。罢工前，他是矿局的小职员，罢工时，他站在工人一边，赢得了工人的信任，并且混入了党内。罢工胜利后，他任窿内主任。一九二三年上半年，他与矿局勾结，想把李立三、刘少奇赶走，由他来充任“御用”俱乐部的头。他利用部分工人中的“左倾”情绪，投工人要求不断增加工资的机，把自己装扮成工人利益的代表者，煽动工人闹事，想迫使李立三、刘少奇出走。立三、少奇同志和我们商量后，对他慎重处理，由我出面于斗争紧张时，晓以利害，说服他趁夜离开安源去萍乡。在萍乡旅馆里住了一夜，第二天，陪他到了长沙，住在“自修大学”。我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了情况，决定把他稳住，不让他回安源。后来他到湖北去了（他是湖北人）。这样，敌人这次的阴谋被破坏了。

朱锦堂是接余江涛任窿内主任的。他是个“调皮”的工人。记得后来他在党内的地位很高，是哪一届党代表大会的后补中央委员。大革命失败后，党派他在上海做一个古董店的经理，后来，他把古董吞没跑到香港去了。

陆沉是少奇同志走后，担任俱乐部主任的。此人原名卢斌，湖北黄冈人，是林育南同志同一个村的人。那村只有林、卢两大姓。陆沉的工作能力颇强，曾是恽代英同志在私立中华大学附中的学生。立三、少奇同志离安源后，他任俱乐部主任。一九二五年五一节，工人庆祝游行时，他骑着白马走在工人队伍中间，令人发生反感。黄静源副主任殉难前，他跑到武汉去了。在“五大”前后，他任湖北省农协委员长。毛泽东同志很少骂人，但我记得

他骂过两个人，一个是罗君强，汪伪时期变成了周佛海的副手；一个是陆沉。“五大”开会期间，毛泽东在武昌督抚堤41号住处召开过一次农运主要负责人的会议，参加会议的只有毛泽东、彭湃、陆沉和我数人，但陆沉迟到了两个多小时。我们问他迟到原因时，他说看夏斗寅去了。他走后毛泽东对我们说：“你看陆沉这家伙，党的会议不参加，却跑去拜望军阀了。”这个人一九三九年后当了CC系的重要骨干，被派到胶济铁路担任特派员。听说一天晚上，几个人跑到他的住处，用一张桌子压在他头上，把他的头压破了①。

我是一九二三年初由党派到安源去任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总经理的，到这年秋冬才离开。那时我在长沙的职务如文化书社经理等未辞掉。办消费合作社的目的是减少商人对工人的中间剥削。罢工胜利后，规定参加合作社的工人可以每人占一股，一股一元钱，平等受益，资金增到一万多元。毛泽民同志在经济方面很能干，和我一道在消费合作社工作。还有唐升超、林育英、许文亮、周辅仁诸位，也在合作社工作。合作社筹办时，俱乐部让我起草一个章程，我原是湖南商业专门学校的学生，起草后给少奇同志看，他说这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只得修改。

谢怀德我有印象。一九二三年水口山矿派谢怀德来安源取经，希望李立三、刘少奇帮助水口山成立工人俱乐部。李立三与毛泽东同志商量，由湘区党委决定，派我、蒋先云、谢怀德去水

① 关于陆沉的情况补充如下：1926年3月以后，在广州毛泽东同志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务主任；1927年4月，在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然后参加“八七会议”；1930年春，在上海加入托陈取消派——陈独秀领导的小组织“无产者社”；1933年在南京投降国民党反动派，加入“中统”（“CC”）；抗战时，到山东为“中统”进行武装活动时，被人所杀。

口山成立水口山工人俱乐部。那时水口山的工人运动已经有群众基础，我们在那里蹲了若干天，深入做了些工作，一天晚上，在操坪搭了个台子，约集工人开会，到会的有好几百人。我先上台代表安源工人俱乐部讲话，鼓励工人们团结起来与资方斗争，提出成立工人俱乐部，工人们热烈鼓掌赞成。我又建议蒋先云任俱乐部主任，也通过了。安源工人俱乐部的信誉很高，我们讲话就算数。

一九六八年批判刘少奇同志是“叛徒”、“工贼”，所谓证据是假的。他们闭口不提当时别的情况，把一切都归罪于少奇同志。少奇在一九二五年从上海回湖南养病，被捕时就住在“文化书社”。我从来不相信他有“叛徒”行为。少奇同志的爱人何宝珍是由她的哥哥何资深介绍参加革命的。她说话做事都很可靠。

（郭晨整理 1980年3月）

革命熔炉——安源

吴化之口述

我在安源呆的时间不太长，一直在学校里当教员，教工人子弟和工人读书。我是一九二三年四月罢工胜利后，由中共湘鄂区委派到安源职工子弟学校担任教师工作，一九二四年七、八月离开安源。这时候，安源路矿在李立三，刘少奇同志领导下，工人工资增加了，生活改善了，工人下班后也终于可以去澡塘把煤灰冲洗一下了。这是资本家被迫为工人增加的福利。罢工胜利之前，安源的工人生活特别苦，受资本家压迫很厉害。罢工胜利后，工人生活大大改善，俱乐部在工人中威望很高。我去时“二七”罢工被反动派镇压下去了，全国工运都进入低潮，只有安源的工人运动还在蓬勃发展。俱乐部的工作是由党领导的，除了李立三、刘少奇等人外，党先后派了几十个人去。安源等于是党的一个干部集送站。很多人都是在这里呆上不长时间，就被调到其它地方工作去了。很多没有落脚点的同志也到这里来工作。这些同志大部份都是在教育和工人服务事业单位任职。安源工人中原来地方帮派的观念是很厉害的。但是党派到安源的同志却没有地域观念，各地去的人很多，有湖北、湖南、江西、江苏、山西、安徽等地去的，真正是来自“五湖四海”。青年团的地委书记贺昌同志，就是山西人。安徽去的有梅大栋、李延瑞，湖北去的有陈潭秋、李求实、陆沉和我。我去时已建立地委（不公开），少奇同志可能是地委委员。委员中还有几个工人。地委书记最初是袁达时，

一九二三年下半年换成陈潭秋同志。安源工人俱乐部以下分股、科，学校有七个，行政上也归俱乐部管，但实际上学校是独立的。陈潭秋的公开身份是学校总校长。我去安源后在第一学校工作。我记得，一校校长是李延瑞，二校三校有李景明、吴景中等。我在安源期间正是斗争比较平静的时候，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斗争，俱乐部主要从事工人的宣传、教育工作。俱乐部经常召开讲演会，向工人们宣传革命道理，讲演的人主要是各股的股长和俱乐部主任、副主任。俱乐部最主要的教育对象是十代表，因为十代表中大部分是普通工人，提高他们的觉悟，也就直接影响了广大工人。百代表及主任中大部分都是党员。

我这里着重介绍一下陆沉的情况。罢工胜利后，陆沉是窿外主任，少奇离开安源后，他是俱乐部主任。陆沉原来是武昌中华大学附中的学生，中学只读了一两年，后来在武昌参加了恽代英同志组织的革命团体“共存社”。我也参加过“共存社”。恽代英同志二二年到川南师范大学去教书，带了两个人去，其中一个就是陆沉，让他在学生中活动。后来学校中发生了学潮，撵走了校长，学生们一致推举陆沉当他们的校长。不久，陆沉就从川南调到武汉，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之后他就被党派到安源来。安源俱乐部被镇压之前，回到了武昌。二七年左右曾担任湖北省农民协会委员长。大革命失败后，他叛变了革命，参加了国民党CC特务组织，后来到了上海由CC出钱办了个学校。抗日战争时他就被派到胶东任国民党行署主任，在他的办公室里被人弄死了。

（郭晨、王英驰整理 1980年3月）

真理的启示

袁品高

“也好，去看看”

1922年，我在安源矿挑脚，挨了工头一次毒打，就很幼稚地下决心要学点本事护身，也好打抱不平，于是我就跟人学“国术”。那时，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好久了，我却一直不闻不问，一心只想把“打”学出来。

一天晚上，同房的两个工人谈起俱乐部工人补习夜校的事情，不记得谁问我：

“老倭，为什么不到夜校去读书呀？”

“我不读书，也不想读。”

“为什么，是跟谁赌气？”

“我读书被公公打伤了，怕读得。”

“夜校的老师很好，不打人也不骂人，对人很和气，我们工人去了他们在门口接，我们走时他们还送到门口。”

“你拳也学，书也读，做个文武全才不好吗？”有人开玩笑似的给我出了个主意。

我想，拳一定要学，书读不读没关系，“工字不出头”，读书也没用。但口里却随便说了句：“也好，哪天去看看。”

过了几天，我来到牛角坡工人补习夜校。一进门，李能至（立三）同志就热情的接待我。恰好不知谁找他有事，他就给我介绍说：“你和刘老师（即少奇同志，他是1922年罢工前不久由毛主

席派来的)谈谈吧!”

少奇同志问我姓什么,号什么,住在哪里后,又问:“你读了几年书?”

“别提了,小时候读书被公公打怕了。”

“我们是反对老师打人的。”少奇同志笑着说,又问我哪里做事,多少钱一个月,家里几口人,生活过得怎样。临走时,少奇同志送我好远,希望我去夜校读书。

工人们说的倒确实,老师果然很和气,这次谈话,给我印象很深。

第二次谈话

下一次,我刚跨进夜校门,少奇同志就喊我:“袁品高,你来了!”我心里想,我只来一次,停了这么久,他还记得我的名字,这先生真好呵!

过几天,我又去了。少奇同志问我:

“你在洋炉炼焦处哪个工头名下做工?”

“傅桃藻名下。”

“傅桃藻对工人好不好?”

“还好。”

“有什么好呢?”

“他打架就要打赢。”

少奇同志笑了起来,说:“打不赢呢?”

“打不赢,替我们赔礼都可以。”停了停,我又补充说:“和别处打起架来,他还给我们工人助威。”

“呵!打谁呢?”少奇同志问。

“不是洋炉炼焦处的工人,就是土炉炼焦处的工人。”

“嗯，他还有什么好处呢？”

“讲点义气，供人读大学。”

“供什么人？”

“他一个堂兄弟。”

少奇同志笑了一下：“呵，这也是做好事呀？”

我有点脸红了。

停了下，少奇同志又问我：“傅工头还有什么好？”

“赌钱不打赖，用洋磁脸盆装花边（银洋）。 ”

“呵！”少奇同志又笑了：“你们的工头真有好处呵！”

我懂得这是反话，还辩解说：“刘老师，我说的都是实话。”

“实话！”少奇同志脸上变得严肃起来，沉重地说：“老袁，你想一下，他好打架，可打的什么人？讲义气供人读大学，又供的什么人？赌钱不打赖，用洋磁面盆装银洋，他哪来这么多钱？”

我怔了一下，咄咄地说：“钱，他有的是。洋炉炼焦处的花边，一箱箱的，他自己搬不了这么多，就请人去捐。”

“你们怎么搞不到钱呢？怎么连饭都没有吃呢？”

“我们是赚硬的。”

“为什么不想多赚点呢？”

“我们没得三亲六友，想不到。”心想：我们想是想，就是“八字”不好。

少奇同志把我的臂膀摇了下：“不是想不到，是没得团结。”

“不好团结，权在工头手里。”我说。

他做了个手势，比画着：“一双筷子容易断，多了怎样？你们洋炉炼焦处、土炉炼焦处几百人，通通团结起来，你看力量怎样？你回去好好想想看。”

这夜，我的心老在打滚，好似有个结头解不开：工头为什么能赚钱买田，我们却苦得没法？我竟寻思起少奇同志最后说的一

句话：“要知道他们的钱是怎样赚来的。”

真理的启示

一夜没有想通，第二天到夜校，少奇同志问我说：“你想了没有？”

“想不通。”

“我告诉你，”少奇同志说，“你去找个工人谈话，要找生活苦的，问他工头哪来的这么多钱买田、置地、赌钱。你也许以为：是命。他会说：不是什么命，是他们吃了工人的血，把工人当牛马，他们剥削了我们。你不相信，他又告诉你：工头一个月只有几十块钱，要养活一家，还要请女工、买田、用面盆装花边赌钱，不是剥削工人哪来的这么多钱？是你蒙在鼓里了。接着，他又说：你或者以为有菩萨助他。他就会问：为什么专助这些人，不助穷人呢？”

“菩萨，我根本不信。”我又说：我家二公公教过书，他不信神，别人叫求神，他胡子一抹：“行时不要神灵保，神灵不保失时人。”

“是呀！你去找穷人，他们会把真理告诉你的。”

我说：“穷苦人到处是，不要找，我天天和他们在一起。彭冬生是最苦的一个，他外号叫婆公，人高大，穿件烂袄子，无钱缝新的，见到地上有块布就捡起来补，俗语中只有百家衣，他的就成了千家衣，五斤十二两重，裤子四斤，合起来九斤十二两。”

“他为什么这样穷呢？”少奇同志问。

“他家人口多，生活顾不来。他每月总是打连班，傅桃藻看到他多发了几个钱，青面獠牙，算盘子滴哒滴哒，东一扣西一扣，却总发不到钱，还欠一身账。”

少奇同志听我这么说，笑着问道：“你不是说工头好吗？”

我不好意思的笑了笑，说：“好什么，工头真好恶啊！”

要 算 账

少奇同志的话就象一把钥匙，打开了我的心窍，从此，我认识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的道理。我想，单学打没有什么意思，到夜校读书去！

我又按照少奇同志的指示，找可靠的工人谈谈工人受苦受难的原因，他们的心一下都亮了，都到学校里来找少奇同志，要求和工头算账。

罢工的前一天，我又去找少奇同志，说：“工人们一定要找工头算账！”

“那好！”少奇同志很高兴地说。“他们靠得住吗？”

我肯定地回答他：“靠得住！”

“他们会听你的？”

“会听。”

“你怕不怕呢？”

“怕什么？说了不怕就不怕。”

“杀头呢？”

“杀就杀。”

“那好，今天晚上我们要罢工，不光是找工头算账，还要同矿上的官僚资本家算账！”

“那太好了！我们工人早就要干了！”

少奇同志接着指示我：“要得，你负责洋炉炼焦处、洗煤台，汽笛一叫，你就把人集合好，和全矿一同罢工。”

他一说完，我就飞快地向指示地点跑去。

（原载《红旗飘飘》第12期）

在刘少奇同志身边

张 明 生

接 受 任 务

安源大罢工胜利后，我是俱乐部的纠察队员，一天，我在纠察团值班，忽然文书股长李求实同志来了对我说：“老张，以后你负责保卫少奇同志，他有事出去，你就跟他一块，怎么样？”我十分兴奋又有些胆怯地说：“就怕不行！”求实同志拍了拍我的肩膀笑着说：“你行！这是经过党内讨论决定了的，认为你一定能搞得更好。”我马上回答说：“好，尽我的一切能力，保卫少奇同志。”

这一夜，我的脸在发烧，心总是突突地跳着。因为我感到一个普通工人能够跟随在少奇同志身边是极大的光荣，同时又感到责任的重大。一身是胆的少奇同志为了我们工人和拥有强大武装的资本家进行着斗争，今天，党把保卫少奇同志的任务交给我，这是党对我的极大信任，我一定要出色地完成这个极其光荣的任务。

第一次出差

第二天，少奇同志要到萍乡县衙门去磋商要事。我想，让我们路矿工人俱乐部主任徒步十几里，怎么行呢？为了不让资本家笑话我们，我便赶忙在花冲找好了一顶轿子，请来几个工人。早饭后，少奇同志收拾了公文，走出大门，看见一顶轿子停在门口，

便问：“这是哪位老爷来了！”我说：“谁也没有来，给你准备的。”少奇同志很不高兴，接着和蔼地对抬轿的人说：“谢谢你们！我们俱乐部的人和你们一样，走惯了路。麻烦你们了，请你们抬回去吧！好在时间还早，可以找点别的事做。”

我怪不好意思起来，一下子又不知怎的呆住了。少奇同志用严肃但又温和的语调对我说：“张明生同志，我们不能和资本家比呀，我们是俱乐部的人呀！”我的心忐忑不安起来，一句话也说不出。少奇同志又走近我一步，拍着我的肩膀说：“下次注意就行了！还是走路去吧！走路很舒服，又可锻炼身体。”顿时，我盈眼眶的热泪一下子全流出来。这倒并不是因为受了批评才流泪，只感到在家里做错了事似的，父母不责怪我，反而说：“好崽，下次小心，去玩吧！”我心里翻腾得很厉害，责怪自己怎么这样不懂事！

少奇同志虽很瘦，精神倒很好，走起路来很快，脚步咚咚地响，我得紧紧跟上。他怕我这个青年的“通讯员”面子难为情，便放缓了脚步，对我说：“我们去见他们，架子要装得足点，你做这个工作有意见吗？”

我说：“很高兴做。”少奇同志说：“高兴就好办！你是我的保卫，对外叫‘通讯员’，回到家里就不分彼此。”

到了县衙门，我为了装出自己是主任的“通讯员”，故意双手捧杯茶给主任喝，然后递上主任的名片。他们谈话时，我坐在门口保护主任。

晚上，事情磋商好了，我们两人住在一个房间，少奇同志要我和他睡在一床，关了门，有说有笑谈起当天的事。少奇同志并称赞我这个初出茅庐的“通讯员”扮得很象。

吃烟头

那时我们俱乐部的工作人员，不分主任、通讯员，每个月都是15块钱。少奇同志很爱吃烟，思考问题的时候，总是慢步地踱着，向后理理头发，接连地抽着烟。他经常工作到深夜。为了我们一万多工人的生存，在时局紧张的时候，他更是通宵地坐在灯下考虑问题，没有一点睡意。

工作时间长，烟就吸得多，有时烟盒空了，钱也没有了，他从不要求提早领薪，只是熬着不吸。实在要吸的时候，就用纸卷着烟头吸。他平常在家时吸剩的烟头从不乱丢掉。

我们看到他这般艰苦，心里发痛。有一次，提早给他领了薪金。他一看日历便问：“这是哪里来的钱？”我说：“看你烟都没有吃了……”少奇同志没等我说完，坚持说：“薪金发放的时间是主任团决定的，我们大家都要遵守，要不，当家的（管财经的）怎么办？你看，我不还在一样的吸烟吗？”他这一说，我又难过，但又为他这种模范遵守财经制度的行为所感动。

我自己也吃烟，以后我只好经常多买点烟装在袋子里面，见他没有烟了，就多拿几支。

“唱戏的旧龙袍”

我对“通讯员”这个工作很感兴趣。由于经常到各处走动，见识多了，每次出外时，我总是打扮得漂漂亮亮，脚上是光亮亮的皮鞋，一身学生装，内衣还是拉链的，这是罢工胜利后，青年工人的“时髦装”。

少奇同志穿得很朴素，只有一件蓝竹布长褂子，外出回来便

脱掉，换上老农民式的大青布便服，扣子是布的。冬天，一件长得拖地的老式旧大衣，袖子很阔，我们称它是“唱戏的旧龙袍”。皮鞋也不好，后跟底缺了半边。一顶日本式的鱼鳞帽子，旁边还有个洞。穿的一双袜子，外表看起来还厚，可以保暖，但当我和他睡在一起时，才发现光有筒子，袜底早已没有了。我问他穿了多少年？他说：“还是家乡的土货哩！”穿著的东西烂了，我替他拿去找家属补，他说：“行了，不要麻烦人家，不冷就行，多考虑一下工作吧！”

一天，我们从外面回来，洗煤台总干事陈楚卿看我们两人穿的不一样，便对少奇同志开玩笑：“主任呀？你的‘勤务兵’比你穿得好。我看，你到象他的‘勤务兵’啦！”少奇同志哈哈大笑说：“那当然罗，工人生活改善了，应该穿好点。”他的话，含着多么深长的意味呵！少奇同志冒着生命危险来搞工人运动，岂不是为了大家的生活幸福，为人民当勤务员吗！

开水泡饭

少奇同志工作认真，工人有什么事找他，总是耐心地接待，把问题一直解决才罢手。

在生活上，少奇同志更不麻烦别人半点。我们往往外出有事回来晚了，大家都把菜吃光了。可是，少奇同志从不叫厨师炒饭做菜，就用开水泡饭吃。我心里怪不好过：主任每天工作坚持到半夜，身体又不大好，经常吐血，生活这么苦，怎么行呢？我每次总想搞点热的东西给他吃，他总是阻住我说：“现在我们的生活不很好吗？伙食钱虽少些，可要考虑到大家哪！不要为我一个人去起火做饭菜，麻烦厨师，弄得他们得不到休息。”

厨师见少奇同志经常吐血，又不让专为他做点菜，因此，往

往打好一碗鸡蛋汤热在瓦坛盖上，等他回来吃，但他也不肯，硬要留着大家下餐吃。

“要永远记住”

1925年5月间，革命形势大大好转了。当时，安源矿工中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到广东去的很多，今天去几个，明天去几个。不久，党决定派我到广东去参加农民讲习所第二期学习。这个令人兴奋的消息，使我既高兴又难过。高兴的是得到很好的学习机会，有了本领，将来可以为群众做更多的事情。难过的是跟随少奇同志三年，在少奇同志的亲切教导下，使我提高了觉悟，增长了革命的知识，现在要离开他远去广东，又如何舍得呢？

第二天欢送我们时，我的心跳得更厉害，我马上就要离开路矿工人俱乐部，离别安源路矿全体工人同志们，离别少奇同志了，我紧拉着少奇同志的手，象要离开自己慈爱的父亲一样，泪水直往下流，少奇同志亲切地嘱咐我：“张明生同志，不要难过，我也舍不得你离开。为了革命的需要，这是党的决定。要永远记住，离开安源到那里去，不是当官，要保持安源的作风，更好地做个人民的勤务员。”

到广东不久，大约六、七月间，听说是党的工作需要，少奇同志离开了安源，调往全国工会联合会去了。

在广州的时候

也就是这一年，在广州我又会见了少奇同志，他那时是全国工联副执行委员长。少奇同志象在安源一样，穿的还是那件大青布衣服。我那时穿的却是呢子衣服，马统皮鞋，站在他跟前一比，

我尴尬起来，暗自责怪自己没有保持安源工人的艰苦作风。

少奇同志的艰苦作风，使我有许多要讲的话都忘记了，只是说：“以后我每个星期来看你。”少奇同志还是那样亲切地教导我：“有时间就来吧，不要耽误了工作。现在重要的是工作，要好好地做好我们的工作。全国人民都等待我们去打倒军阀，解除痛苦呀！”我这时才发现，旁边还有好多人等他谈工作，我不能再耽误他了。

一路上，我反复想着，少奇同志真了不起！在安源是这样，到广州还是这样。为了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耐心地教导每个同志。只要同志有困难，他马上去帮助，一直到彻底解决为止。难怪安源工人对他这样歌颂着：“少奇同志好比一朵花，人人都爱他。”

三十二年的时间过去了，少奇同志经历了多少风险和艰辛啊！现在我是多么盼望着能再和少奇同志相见啊！

敬爱的少奇同志，我衷心祝福您永远健康！

（原载《红旗飘飘》第12期）

罢工前后

易友德^①口述

罢工前开了准备会，补习学校（即工人夜校）的学生都是骨干，首先就把罢工的精神告诉学生，临罢工时又开了会，讨论如何罢工，如何防敌。把这些向学生讲清楚。我是学生，参加了会，会议是李立三主持的。李立三说：你们是哪一处的就回哪一处去，你们一个人要拉拢十个工人，你们几十个人就能拉拢几百人，要把罢工的精神贯彻到工人群众中去。学生会和工人罢工会都是在牛角坡俱乐部开的，是晚上开的。学生在房子里开，工人会在坪里开。

蒋先云和刘少奇都是快罢工时才来安源的。毛主席要加强对安源的领导，开头派蒋先云来帮助李立三，怕罢工罢不下来，又派刘少奇来领导。李立三经常跑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工作，领取指示。

罢工时搞了罢工宣言。锅炉房事先拉汽笛发罢工信号，事先都研究布置好了。罢工以后，工人有家的在家，没家的在餐宿处，都不进班。工人也没有拿什么岩尖斧头。只有纠察队员到处巡逻，维持治安，严防坏人破坏。记得有个叫张福生的工头，强迫工人下井，在餐宿处挨了工人一顿打。

罢工时签订十三条协定是在陈盛芳家里。我在门口守着，我

^① 易友德是当年安源工人俱乐部的杂务员，1922年入党，今年84岁。

没到里面去。跟随去的有几个骨干。我是下午六点多钟天快黑了时去的。我们去的目的，一是保护，二是看形势，怕有什么意外好处理。资本家这方面没有警察站岗，他们不怕我们，但我们提防他们。去里面参加签订协定的有：李立三、朱少连、朱锦堂、周子南、周怀德等十几个俱乐部干部。签字的第二天就开庆祝大会，宣布复工。

李立三经常跑长沙去汇报工作，紧要事都亲自去，一般就写信由我送。因我经常跑，火车上的乘务员都不问我的票。我送信一般送到清水塘菜园里（即毛泽东同志住址）。有时送到船山学社，因毛主席在船山学社任了职。李立三、刘少奇并不是每天在工人中转，俱乐部有许多事务。他们就在俱乐部内办公。各处都有总代表汇报，总代表一般是党员。三个人一个党小组，七、八人为一个支部。

李立三是组织上调走的。听说是调到武汉。

蒋先云是罢工前来安源的。罢工胜利后派到水口山组织水口山工人罢工去了。

当时俱乐部的干部和我们都在一起吃饭，没有什么等级，工资也一样。

民国十一年九月，李立三到长沙汇报，回来时在醴陵下车。他老婆瘫痪了，李立三有父母弟妹，弟李隆汗，妹李直兴。他家就住醴陵车站对面。

罢工时，矿上先调矿警队镇压工人。矿警队同情工人，调不动。工人罢工加了钱，矿警也有加。后来才调军队来。花二块钱一天请来的。他们到安源一看，工人秩序好，不抢不劫不破坏矿山。他们说，关我们屁事，几天就走了。并没有打工人。

何宝贞一九二三年到安源，在夜校教书。这年四月同刘少奇结婚。结婚没举行什么仪式。结婚后住延令堂，俱乐部一九二四

年建成后，搬进了新俱乐部。二四年春生刘允斌。因工作不方便，他们想将允斌送给别人。二四年腊月，少奇母亲见少奇夫妇久不回家，派少奇二哥少衡来安源接他们回宁乡过年。少奇不同意，留二哥在安源过年。腊月二十六日，少衡要回去。宝贞带着允斌送他到长沙。长沙到安源每天有客车，来去一次。长沙到安源车票是一元七角(银元)。到长沙后，宝贞请了一顶轿子，送二哥回宁乡。她自己又回了安源。

(刘传政整理 1980年3月)

安源老工人座谈会记录

时间：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上午

地点：安源馆外宾休息室

参加人员：彭炳喜、曾春生、谭福生、陈康立、张大喜、周贵良等。

会议主持者：刘忠焕（安源工人运动纪念馆副馆长）。

刘忠焕：为了更好地研究安源革命历史，我们决定今天召开一个老工人座谈会，主要座谈安源工运的历史。

谭福生：大罢工时安源工人有一万三千多，有48个工作处。49年登记时还有二百多老工人。今天剩下我们这十几个。再过几年，我们也差不多了。毛主席来安源最早，下矿井和工人谈话。以后，李立三、蒋先云也先后来了。办夜校，要我们读书。紫家冲也开了补习班。讲课，讲价值，多少工资一天，劳动值多少钱，其余的钱哪儿去了。为什么我们做几年抵不了资本家一天。不是命苦，是压迫剥削去了。李立三讲：不起来革命，一辈子受苦，子子孙孙还要受苦，世界上受苦人是多数。读书是在窑坡里报名。狗腿子要抓李立三，李立三有块金牌保护，不怕狗腿子。李立三有时穿西服，打领带。

民国十一年大罢工，我在紫家冲进夜班。李立三、刘少奇去谈判。李鸿程还调了军队镇压我们。我们讲文明，守秩序，不怕死，军队也不敢为难。我们罢工是被迫的，要吃饭，要穿衣。当

时，我们没有什么武器，谢怀德、周怀德几个工人力气大，打得过几个人。跟在刘少奇后面去谈判。几千工人围住工事房。我们在工事房后山上摆好了石头，你们敢动刘代表一根毫毛，我们就把矿局打个稀烂。谈判时，谢兰芳、刘仲伯，还有商会的绅士都出面调停。在安源，毛泽东第一，李立三第二，刘少奇第三。武汉罢工，李、刘都走了，后来陆沉也走了，黄静源来了。

刘少奇给安源镇工会的信，我们都知道。关心老工人。我们都在民政局领了钱。

彭炳喜：安源在中国革命上起了大作用。22年5月1日成立俱乐部，在牛角坡。我们都参加了。23年选第一届干事会，总主任李立三，窿外主任是刘少奇，窿内主任朱锦堂，铁路朱少连。第二届总主任刘少奇，窿外主任陆沉，窿内朱锦堂，路局朱少连。三届刘少奇走了，陆沉当主任。

周贵良：罢工时我还年轻，是个团员。李能至办夜校是在五福巷，朱婆老都知道。李来安源是当小学教员，日里教小学生，不准带书回去，夜里好教工人。当时五福巷很风流、好玩。我们都要去，看别人读书。起初，哪里是读书，尽讲故事。工人越来越多，李能至讲课，要团结，打比方，一根筷子一折就断，一把筷子折不断。后来要罢工，就是要加钱，改善待遇，我们也不闹事，不破坏，定了协定十三条。起初资本家看工人搞俱乐部就是跳跳唱唱，不管事，后来看见要罢工，就要封。当时，李立三住在朱婆老家里，她开鸦片烟馆，出进方便，后来，又住在谢婆老屋里。刘少奇当主任，李立三走了。他们搞俱乐部都吃了蛮大的苦，罢工是更不怕死。

彭炳喜：李立三民国十一年（即1922年）一、二月到安源，在五福巷办工人补习班，李当教员。房子是租的。读书不要钱。李立三经常到长沙接头，买了一些格子布到安源办消费合作社。

后来罢工，提出十七条，资本家不依。刘少奇、李立三要工人不要乱动，守秩序。纠察队维持秩序。罢工快开始了，刘少奇才来。一来就在牛角坡开会，刘少奇说，工人如此痛苦，非要罢工不可。提出十七条，还有口号“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罢工改善待遇，增加工资。”资本家说工人蛮，无理取闹，我们说是合理要求。把煤桶横在井口，不准进井，紫家冲也罢了工。铁路上朱少连带头也不开车了。资本家提出谈判，李能至不出面，怕资本家害，出面由刘少奇，他一身学生装，坐在牛角坡指挥，成立罢工指挥部。谈判也是刘少奇去谈的。商会、地方绅士都来调解，罢了五天，资本家依了十三条。谈判是在工事房，刘代表一人去谈判，工人怕有危险，都在下面保护。十八日，李，刘都出来开会，庆祝罢工胜利，李立三宣布了十三条协定。安源地方小，横不到二里，直不到四里，别人都叫安源是“小莫斯科”。工人斗争性强，远近都闻名。

陈康立：罢工胜利后，搭了一个台，放一张桌子，李立三拿个土话筒宣布十三条，宣布第二天复工。李立三名义是教平民学校，实际做党的秘密工作。

谭福生：谈判时，刘少奇胆子大，工人后来说他一身是胆。当然也有工人群众保护他的原故。

(刘传政整理)

刘少奇同志二三事

一九二三年冬，土炉炼焦处工人谢福山病死了。他是老关人，无父母妻儿，也无一文钱。土炉炼焦处十代表张全东到处借钱，只搞到一付烂杉板。刘少奇来了，见此情景，召集工人开了个会，号召每人捐一百钱（五个铜板）。他自己也捐了。用这笔钱给谢福山买了一付福字号棺材。刘少奇和工人一起送葬。此后，刘少奇建议俱乐部成立故工抚恤会，每人每月捐一天的工钱。解决病死工人的困难。原来井下工人因工死了也无人管，罢工提出了条件，要矿上管，病死的工人还是无人管。成立了故工抚恤会，病死的工人就由俱乐部管了。

一九二四年过了端午节，株洲发了大洪水，倒了很多屋子。俱乐部株洲分部打了个报告给俱乐部。刘少奇亲自带领工人和劳动童子军去株洲，他要童子军去慰问，自己和株洲分部的干部一起参加抢救。他还号召安源工人捐钱献粮，救济株洲灾民。

一九二四年冬到二五年春，刘少奇在工人夜校二校办党团干部训练班，刘少奇和汪泽凯讲课。内容是政治经济学浅说，这本书学得差不多了，就散了。少奇讲过剩余价值和剥削论，一个人做一天工应得五角钱，资本家只给三角钱或二角多，其余的被资本家剥削了。多出的煤，工头就卖了装腰包，这就是剥削。刘少奇还说，罢工既是经济斗争，也是阶级斗争。

少奇在安源很朴素，平时只穿青布、灰布。出门时穿长袍，戴一顶灰黄色的礼帽。冬天有一条黑围巾。平时舍不得穿。他经常到各处走走，到土炉炼焦处走过几次，工人什么话都跟他讲。平常，他还喜欢到朱少连家里走一走。俱乐部大楼没盖时，他就住在朱少连家里。

少奇工作吃得苦，经常工作到深夜。纠察队员贺梅生、张明生晚上二三点钟巡逻回来，总是看见少奇办公室透出灯光。有时，我们有急事半夜去找刘少奇，一敲门，少奇就开了，并没有睡，桌上放着好多书报、文件。

（安源老工人口述 刘传政搜集整理 1980年1月）

安源斗争拾零*

在罢工前夕，俱乐部中怀有野心的人想挤走李立三同志，以篡夺俱乐部的大权，多次劝说李立三同志：“这里现在很危险，你先到外面去躲躲吧！”但是李立三同志没有听信这些人的蛊惑之词，坚决不走。九月十一日，湖南党组织和毛泽东同志又派刘少奇同志来到安源，以便进一步加强对大罢工的领导。

九月十三日，罢工前一个晚上，俱乐部领导成员开了整整一个晚上的会，定下罢工决策，研究种种罢工事项。当时资方把俱乐部看作眼中钉，把威信很高的李立三同志看作肉中刺，扬言要对他下毒手。会上，大家一致认为立三同志不应在罢工期间出头露面。由谁担任谈判代表呢？会上产生了很激烈的争论。李立三同志提议让刘少奇同志当谈判的全权代表，而有的混进工人代表行列的“小鳅鱼”（职员）如余江涛等人，则不同意刘少奇同志当谈判代表，自己想出头露面，捞取资本。最后，李立三同志决定说：“罢工是党领导的，刘少奇同志是党派来做领导工作的，当然应该由他当谈判代表。”会议最后决定李立三同志担任罢工总指挥，刘少奇同志任全权代表。开会的另一个议程是讨论谈判条件。在这个问题上，也同样引起了很大的争论，有些工人代表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在李立三和刘少奇的耐心说服和解释

* 本文摘自一九八〇年三月李立三家属座谈会记录，标题是编者所加，系李立三生前回忆的转述。因为提供了一些当时革命队伍内部斗争的情况，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故录于此。

下，才使一些工人代表放弃了提出的一些过激的要求，将谈判条件归纳为十八条。在谈判当中，李立三和刘少奇同志审时度势，灵活运用斗争策略，对十八条做了一些枝节性的让步，最后达成十三条协议，使得罢工取得了圆满成功。

在谈判期间，由于资方对俱乐部提出的条件百般刁难，企图破坏罢工。所以，工人们就提出了不答应谈判条件就要炸毁发电厂和锅炉房，以威胁矿局资本家，并进占了发电厂和锅炉房。这个举动作为一个争取斗争胜利的策略，是无可指责的。但当谈判陷入僵局时，个别过激的工人领袖真要动手炸锅炉房，并拉起了警戒线。这时，一部分持反对意见的工人便要进锅炉房进行阻止，但统统被阻在警戒线外，双方相持不下，险些要打起来。在这个时候，持反对意见的工人们觉得只有找李立三同志来劝阻才能奏效。但当时为了保证李立三同志的安全，工人把他隐藏了起来，一般人不知道李立三同志隐蔽到那里去了。所以，大家很焦急。这时，一个知道李立三同志隐蔽处的姓张的工人，马上跑到李立三同志隐蔽的一个砖窑里，向他汇报了所发生的情况。但因为李立三同志还不便于露面，所以就派了身边的一位同志去进行劝说。但是那些要炸锅炉房和发电厂的工人们根本不听劝阻，继续进行爆炸的准备。迫不得已，李立三同志不顾个人的危险，亲自赶到了现场，向那些工人们讲明了此举的利害关系，严厉地阻止了这一险些铸成大错的过激行动。因为如果将这两个要害部位炸掉，不光资本家的矿山就要彻底毁掉，而且全矿一万多工人和几万名家属赖以生存的生命线也就完全被掐断了。那么，什么罢工，谈判也将失去任何意义。

（郭晨 林净整理）

刘少奇主席接见袁品高同志

应刘少奇同志的邀请，一九六四年四月，安源老工人袁品高同志由萍乡市总工会主席赵凯同志陪同前往北京参加了“五一”观礼。两次会见了少奇同志。

四月三十日午后，袁老和赵凯同志怀着兴奋和激动的心情来到了少奇同志家里。秘书同志把他俩迎到会客室休息。不到半截烟的时间，少奇同志就来了，王光美同志也来了。还没有进门，少奇同志就在门外招呼：“袁品高同志，你们来了。”袁老首先迎上前去，紧紧握着少奇同志的手，向少奇同志问好。少奇同志满脸红光、精力充沛、身体健壮、慈祥可亲，袁老心里真有说不出的喜悦。看到少奇同志穿的是很普通的中山服和一双布鞋，房间内陈设更是简单，除了书以外，找不到其他什么装饰品，袁老和赵凯同志都非常感动。袁老和赵凯同志接着向少奇同志表达了萍乡工人和人民的问候之后，袁品高同志向少奇同志汇报了他在离开广州农讲所到湖南醴陵做特派工作的情况；二七年毛主席领导秋收起义，袁老和张子意一起如何在水口山与敌作战的情况；以后又如何患病如何到醴陵姚家坝养病；如何参加地下斗争，直到解放的经过情形；解放后参加土改，回到萍乡安源的情况。袁老谈到六三年到湖南、武汉等地参观作报告时，少奇同志问道：“谁要你去作的报告？”袁老回答说：“湖南省总工会袁学之、刘亚球要我作的。”少奇同志说：“那很好。”少奇同志听完袁老的汇报接着又问了一句：“你还有两手吗？”袁品高同志做了个打拳的基本动作给少

奇同志看。

接着少奇同志谈起了当时袁品高同志和他一起工作和领导安源罢工的情况，还问袁老：“你入团、入党和到广州农讲所都是我介绍的，你还记得吗？”袁老连忙回答：“记得”。接着又谈起当时农讲所工作的艰苦情况。

袁老问少奇同志：“朱少连是不是自首的？”少奇同志说：“不是，杀朱少连那个时候，国民党不提什么自首，朱少连抓去三天就被杀了。朱少连、黄静源、杨士杰等同志都是好同志。”少奇同志又说：“我们在领导罢工时，还没有什么损失，我离开那里以后，牺牲了一些好同志，受到了损失。”

接着袁老和赵凯同志向少奇同志汇报了萍乡工农业的生产情况。少奇同志又问：“上埠的瓷厂还有没有？”他俩告诉少奇同志说：“还有，现在在生产低压电瓷瓶和日用瓷。”少奇同志就关心地问起：“厂子现有多少人？产品质量怎样？”袁老和赵凯一一作了回答。汇报萍矿生产情况时，少奇同志又问：“安源现在有多少人，是什么样的生产，储存量还有多少？”当少奇同志听到安源生产发展了，是机械化半机械化生产时，很高兴。少奇同志又问：“参加安源罢工的老工人，现在矿上还有多少，罢工代表还有没有？”当袁老说到工人代表中十代表（十个工人中选的代表）还有两个，百代表（一百人中选的代表）、总代表已经没有了的时候，少奇同志反问了袁老一句：“你不是洋炉炼焦处的总代表吗？”接着袁老又告诉少奇同志，现在安源 190 名老工人中，有 47 名无家可归，成立了敬老院，由政府供养起来。少奇同志说：“好啊！”

袁老问少奇同志：“现在还有一些人提出来自己是安源罢工时的老工人，有真的，也有假的，怎么办？”少奇同志说：“交工人讨论讨论，谁参加了，谁没有参加就清楚了。我在安源的时候不懂事，还不是你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袁老还告诉少奇同志，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职工业余夜校年久失修，都坏了。少奇同志说：“都坏了？修俱乐部的那八根柱子，还是我到株洲买来的。”当袁老告诉少奇同志俱乐部门口的两株梧桐长得又粗又高时，少奇同志高兴地说：“啊！还在呀！”又问当时毛泽民同志领导的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的房子还有没有。当少奇同志听说还有，现在做了豆腐房时，他笑了。

这时，摄影师来拍照。刘主席、王光美、袁老站在一起准备照相。少奇同志见赵凯同志坐在一旁不动，就招呼：“来，来，都一样。”四个人一块照了相。

照完相，少奇同志又问袁老：“你这次到北京来，还有什么打算啦！玩上个十天，去看看北京十大建筑。”袁老说：“我们还想到煤炭部、文化部、全国总工会去一下，还要看看李立三同志。”少奇同志说：“李立三在华北局，张子意你还记得吗？他在中央宣传部工作。好呀，给你联系一下。”袁老在北京的活动计划就这样由少奇同志请王光美同志给安排下来了。

袁老第二次会见刘少奇同志是五月十日晚上十点钟。少奇同志亲自把袁老和赵凯同志接到里面。并拿出烟来亲切地招待。袁老和赵凯同志向刘主席汇报了游览和看望李立三、张子意同志的情况。少奇同志说：“你们看到了李立三和张子意，我很高兴。”少奇同志接着又对袁老说：“你在北京还给作报告啊！作报告要实事求是，不要瞎说，瞎吹就是欺骗了工人，欺骗了群众。我们何必欺骗他们呢？特别是对我们下一代，我们是怎样作的，就怎样讲，因为他们不了解安源罢工的情况，你知道，他们就得听你的。”少奇同志强调指出：“作报告也要走群众路线，讲的时候，跟市委商量商量，跟赵凯同志商量商量，要征求群众意见。我在安源的时候，有事情不是都和你们商量吗？罢工胜利以后，工人选我当俱乐部总主任，要给我二百元银洋一个月。当时我只要十五元钱生

活费就够了。工人对这件事还有议论，有的说，一不图名，二不为利，是不是因为钱少了，还要给我增加一百元，我还是不能要。工人就怀疑我到底搞什么名堂。以后就召开党内外积极分子会议，给他们讲清道理，我们搞革命是为了解放全中国，要建设社会主义，搞共产主义。道理讲清了，工人才相信我们。那时候难怪工人不相信，现在不是还有人不相信共产党的吗？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把底子交给群众，这样群众才信任我们，我们做什么事情，群众才会和我们在一起。

少奇同志接着讲述了安源罢工的情形，并分析了当时罢工取得胜利的原因。他说：“我是罢工开始前几天到安源的，当时安源罢工取得胜利，没有失败，主要依靠了工人群众的力量，抓住了矿山的矛盾。矿上有两个矿长，一个姓李的是正矿长，一个姓舒的是副矿长。李有权力，年纪大了要退休。舒就想抓权力。当时正副矿长他们两人有矛盾。矿里有个总监工王三胡子和舒修泰也有矛盾；地方绅士中有个姓贾的，一个姓王的，一个姓文的，他们互相之间也有矛盾；地方绅士、萍乡镇守使和矿上有矛盾，下层职员和上层职员有矛盾。我们抓住这些矛盾，利用这些矛盾，取得了罢工胜利。当时萍乡镇守使调来了一个旅的兵力要镇压罢工。萍乡绅士和副矿长不同意，才坐下来谈判，达成十三条协议。”少奇同志问袁老：“你还记得吗？标语还是在十里铺写的。”

少奇同志接着又说：“安源罢工胜利以后，矿上资本家又搞了一个工人游乐部和路矿工人俱乐部唱对台戏。还出了告工人书。我们采取针锋相对的办法，把小职员、扫地工人、侍候矿长送送手巾的勤杂工人和小矿警等等这些群众组织起来，成立工会。资本家什么行动、打算，这些人就和我们讲。依靠广大群众把矿上的游乐部打垮了。安源罢工是成功的，出了不少干部，不过与农民运动结合得还不够，这是缺点。”

袁老向少奇同志要求修一修安源的革命遗迹。少奇同志说：“修一修是可以。不要花钱多了。文物愈老愈好。你放心，我们死了以后，会有人修。修得更好。”

袁老又告诉少奇同志：“黄静源烈士殉难处原来有一块碑，让汽车碰坏了。我叫他赔。”少奇同志笑着说：“你叫他赔了吗？”袁老说：“赔了。但没有原来的好。”

袁老掏出笔记本请少奇同志题字。少奇同志接过笔记本，题写了“坚持革命到底，为最后在中国和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写完，少奇同志问袁老：“我给你写的你懂吗？”袁老说：“懂！”少奇同志说：“你懂啊！你不是说把革命进行到底？把革命进行到底，要在全世界都实行革命，要把反动派、帝国主义统统给打倒。中国革命成功了，全世界革命还没有成功。苏联革命四十多年，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我们的后代能不能出修正主义，要依靠一条，依靠大多数人民群众，才能够不出修正主义。”

（赵凯整理）

（抄自安源工人运动纪念馆）

关怀和想念

朱子金^①

我从安源到北京煤炭工业学校来学习的时候，有些老工人曾经亲自到我家里再三嘱咐：“你到了北京，可要代表我们去看看少奇同志。他和我们虽然已经分别了三十多年，但我们却在时刻想念着他。”老工人想念少奇同志的心情，使我很受感动，他们的嘱咐深刻地记在我的心里。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我们正在学习的时候，突然来了电话。我接过电话来一听，是一位湖南口音的同志，说：“你是朱子金同志吗？刘少奇同志叫我问你，今天晚上有时间没有，请你到怀仁堂来谈谈。”这个意想不到的消息，顿时使我兴奋得跳了起来。

下午功课结束之后，我就匆忙地走出了校门，乘上从郊区开往城里的公共汽车。汽车在飞快地前进中，同车的人们谈笑着，而我却独自默默地沉入了在对过去的回忆里。外祖母和老工人对我说过的关于少奇同志在安源领导工人举行罢工斗争的故事，好象电影一般，在我头脑里一幕幕地闪现着。

三十五年前的九月，安源一万七千多矿工在党的领导下，举行了轰动全国的大罢工。当时，反动政府赣西镇守使方本仁派了旅长李鸿程，带着一旅军队来镇压，安源矿的警察队也出动做帮

^① 朱少连烈士的女儿，原任安源煤矿工人俱乐部主任，安源工人运动纪念馆副馆长，现为安源煤矿职工子弟学校党支部书记。

凶。他们包围了整个矿山，到处都有持枪拿刀的军警把守。全矿陷入了杀气腾腾的恐怖状态。当选为工人全权代表的刘少奇同志，还是镇静地在俱乐部里安排罢工后的工作。资本家的狗腿子总监工王鸿卿带领着军队，突然进到俱乐部里恶狠狠地说：“谁是工人代表！谁是工人代表！戒严司令部‘请’他去谈话。”刘少奇同志马上挺身而出，用手指着自己，声音宏亮地说：“我就是工人代表。”说完，他就跟着那些反动军队往戒严司令部去了。留下的反动军队就乘机强占了俱乐部。工人们听说后非常气愤，马上集合了几千人，把反动军队从俱乐部里赶了出来。工人们在俱乐部里没有找到刘代表（当时工人们称少奇同志为刘代表），就急忙涌向戒严司令部。在路上，工人们追上了刘代表和那些反动军队，马上围了过来，不让刘代表到戒严司令部去，并且告诉那些反动军队，回去叫他们的旅长、局长到俱乐部里来谈判。少奇同志马上向工人们挥手，沉着地说：“请大家不要怕。我们提出了条件，不去接头怎么能实现？如果不去，那就正中他们的诡计。”工人们却还担心刘代表到了戒严司令部，被那些强盗留下不放，因此都紧紧跟在后面。

少奇同志赤手空拳，身穿蓝布大褂，昂首阔步地走进了戒严司令部以后，几千工人都站在外面等着。在周围武装士兵的威胁下，少奇同志仍然是精神抖擞，毫无畏惧地说：“不答应工人提出的条件，我是没有什么话给你们说的。”戒严司令李鸿程马上露出了狰狞的面目，凶恶地说：“工人如果再坚持作‘乱’，我就先将你杀掉！”少奇同志向前迈了一步，以极镇静的态度坚定不移地说：“这是一万多工人的要求！你就是把我剁成肉泥，也解决不了问题。”

这次罢工终于获得了胜利。工人们对于少奇同志在这次罢工斗争中所表现的英勇行为，极为钦佩。至今有些参加过当时罢工

斗争的老工人还念念不忘地说：“少奇同志浑身都是胆，真是我们工人的好领袖！”

到了怀仁堂，我在会客室里坐着，激动的心情总是难以平静下来，想着，想着，不知什么时候少奇同志已经走到了我的眼前，握着我的手，亲热地问：“你是朱子金同志吗？”这一问才把我惊醒过来。少奇同志把我拉到电灯下面仔细地看了一遍，又说：“很好，你长得很象你妈。”说着慈祥地笑了一笑。我勉强镇静了一下，抬起头来把少奇同志的全身看了一遍。少奇同志穿了一身旧的蓝斜文布制服，头发虽已苍白，但是目光炯炯使人感到他的身体非常健康。这不禁使我暗自感到莫大的快慰。少奇同志看我有些拘束，就让我回到沙发上坐下。他在另一张沙发上也坐下来，叫我喝茶，又亲切地问长问短。他的热情和慈祥，使我第一次感到父亲般的温暖（我父亲朱少连在我一岁时就牺牲了）。我激动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不再觉得拘束了。

少奇同志对安源的情况非常关心。他问我八方井还在生产吗？原来的直井还存在吗？每天全矿能生产多少煤？还炼焦吗？我告诉他，在过去罢工时插大白旗，工人从矿井里蜂拥而出的那个总平巷，现在就从那里进去采煤；另外，还新开了一个直井。现在矿上正在进行基本建设。少奇同志听了，满脸堆笑地说：“安源的矿井我都下去过。那时资本家不管工人死活，时常塌方砸死人。现在虽不致于再有那种现象，但是在井下操作却还是要时刻注意安全。”少奇同志对于工人的关心是无微不至的，我受到了深深的感动。

少奇同志接着向我打听那些老工人的生活情况，矿上对他们有没有照顾。我说照顾是有的，可是做得不够好，还有些老工人没有得到适当的安置和救济。少奇同志立刻很郑重地问：“为什么没有做好？”我说因为矿上没有这笔开支，报请上级几次都没有批

下来。少奇同志听后态度严肃地说：“对老工人我们应该多关怀他们。有些在过去流落到外面的老工人，今天回到矿上时，要留他们吃饭，回去时要送点路费；住在外地没有子女的老工人，矿上要主动给他们寄点钱去。还可以写一封信，请当地人民政府照顾他们，这都是你们应该和必须做的。花钱虽说不多，但却能使老工人感到高兴，得到安慰。”少奇同志喝了一口茶，亲切温和地继续说：“没办法，就要依靠群众。工人群众是有很高的阶级友爱和互助精神的。你们有了困难，可以把问题交给工人同志去讨论、研究，他们会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来。比如：动员工人互助，义务劳动一天，多生产一些煤；或者是发动工人捐一天或半天的工资，不就把问题解决了吗？这是正大光明的事情，也能增加新老工人间的团结，我想任何人都会乐意的。安源有那么多工人，只要相信群众，有事多找工人商量，办法是很多的。你说对不对？”我心里豁然开朗，好象一切问题都有了解决的办法，连忙点头表示赞成。

在回校的路上，少奇同志慈祥和蔼的面貌和亲切谈话的声音，一直萦绕在我的脑子里，很久不能消失。

（原载《中国工人》1958年第5期，收入本书时略加删节）

安源煤矿与安源工人

安源煤矿，现在称为萍乡煤矿，它位于江西省的西部萍乡县境，边界与湖南接壤。市镇居民，多以开矿为业，在兴盛期间，这里的人口曾达七、八万。交通也很方便，不仅山中有小路，四通八达，还有公路铁路与外界相连。安源煤矿开发很早，所以它又是中国最早的一座重要的工业城市。

安源山的煤炭，远在唐朝就为我们的祖先发现，人们用土法开采，取炭作为家用。这种土法开采，最盛时期是在清朝。

光绪二十五年左右，萍乡安源一带开采的土煤井共有二百六十五个，最深的达三百九十公尺，有的垂直达二百四十公尺。所产的煤，有一部分销往湖南长沙等地。

安源的煤炭蕴藏量极其丰富，共有十余层，开采价值大的约五层，煤厚，性佳，可以炼出优质焦炭。

安源煤矿，和全国其他在旧时代的工业一样，一开始就落在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阶级垄断之下。

官僚买办是怎样勾结帝国主义的呢？远在一八九〇年（光绪十六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汉阳开设了一个官办的铁厂，宣称要冶铁炼钢。到一八九五年，厂房建成了，大冶的矿石也开采了，打算开炉冶炼。可是找不到炼铁的焦炭，不能大量冶炼。没有办法，只得依靠德、意、比等国进口的高价焦炭来维持生产。由于燃料供不应求，直到一八九六年，前后七年，还未炼出一炉合用的钢，除了耗去五百六十多万两银子，向帝国主义贡献利润

和喂饱买办集团的腰包外，根本没有给中国近代工业添上什么东西。由于亏空太大，大买办盛宣怀就乘机插手，在“招商承办”的名义下，一手承顶了这个铁厂。

买办资产阶级离开了帝国主义是不能生活的，买办资本家盛宣怀也毫不例外。他为了控制这个大企业，加紧“聘请”了一些“洋矿师”来寻矿。公元一八九六年（光绪二十二年），派德人赖伦遍查湖北、湖南、安徽、江西诸省，至一八九八年他们发现安源有蕴藏丰富的煤炭，于是奏请朝廷，投资白银一百万两，派张赞宸为总办，召人开采原煤，提炼焦炭，以供冶铁炼钢。

后来，德、英帝国主义为争夺我国长江流域的利益，积极寻找立足之地。这时，盛氏这个买办集团，因经费不足，在一八九九年（光绪二十五年），就向德国礼和洋行借了四百万马克，而矿山需用机器设备，技术人员，均由德帝包揽。这样经济命脉就渐渐落入德国人的手中。

二十世纪初期，中国人民掀起了广泛的收回国家权利的爱国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反对借外债经营铁路矿山，主张自己兴办工业。盛宣怀害怕保持不住自己的权利，愈加依靠帝国主义的资金来巩固自己对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的控制。

日本强盗侵入中国的势力扩张了，盛宣怀又转而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一九〇四年，盛宣怀同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日本制铁所、兴业银行的代表发生关系，签订了借用日元三百万的条约。从此，日本就凭着借款人的权利，逐步插手于萍乡煤矿，后来并逐渐排挤德国势力，而在这大企业中占垄断地位了。

一九〇三年，为运煤而修建的株萍铁路通车了。一九〇八年矿井建设道完工，矿上年产达四十万吨。窃卖国家主权的盛宣怀，也成了清朝统治集团的出名人物。盛宣怀依靠外势，进一步

把持汉冶萍三大企业。在一九〇八年，汉冶萍三大企业由官督商办名义改为“商办”的“汉冶萍股份有限公司”，盛宣怀自封为总经理。据一九〇九年估计数字，企业资金四千万元中，商股连同产品增益的累积不过千余万元，其中三千多万元全是日本债款；这样，盛宣怀也就成了日本在中国的看门狗。

在帝国主义的把持下，“汉冶萍”合并前后，安源煤矿每日产品收入约二千两银，而支付达四千两。可是安源工人与其他矿工一样，工资微薄的程度是世界罕有的。企业亏了的二千两银哪里去了呢？一是偿还外债的高额利息，流入帝国主义财库；二是盛宣怀从接办汉阳铁厂，就未曾拿出什么资金，却在“汉冶萍”股金簿上记下了股本四百万元的帐目；三是矿上的寄生虫，如帮办、司员、执事、监工、工头等，都支取高薪，过着挥霍无度的生活，营私舞弊。同时地方封建势力也揩去不少油水。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被推翻，人民对窃卖“汉冶萍”的盛宣怀异常愤恨。盛宣怀见局势对他不利，逃往日本做了流亡者。但他不以卖国为耻，还在一九一二年公然私自与日本财阀订立所谓“汉冶萍中日合办特别条约”，贩卖产业权；后因国内舆论反对，才没有实现。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公司负日本债务，不算利息，单本金就达三千万元，因此，经济大权全落入日本人手中。

这个汉冶萍钢铁联合企业，由于都是些不学无术的买办阶级和外国人经营，所以向来产量很低，生产不能很快发展，甚至逐渐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属工业。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加上国际市场煤铁猛涨，日本又急需钢铁煤等战略物资，这样在客观上就促使了萍矿的生产发展。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一七年间，萍矿生产的煤炭，日达三千余吨，年产量达九十五万吨。这是萍乡煤矿历史上产量最高的

时期。

后来日本帝国主义又继续在资金、产销、开支帐目上插手，垄断汉冶萍；并且在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内，对汉冶萍公司还作了这样规定：“汉冶萍公司为两国合办。”这时，日本对“汉冶萍”的债务达到四千六百万元，达到了官僚买办勾结帝国主义压榨的最高峰。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帝国主义卷土重来，美、日帝国侵略扩张；中国的煤、铁销售量猛跌；加之，当时国内军阀在各国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连年混战，争夺地盘。一九二〇年六月，几派军阀侵入安源，互争铁路，交通给破坏了八十多天；一九二一年二月，盘据江西的军阀，到萍乡拉夫，矿工被拉去了不少；八月，湘鄂军阀混战，交通又断了两个多月；一九二二年六月，黔系军阀过境，勒令安源煤矿供应军费，又强迫拉夫等等；至此，安矿大受影响，产煤量日趋减少。可是外债反而日渐增加，入不敷出，三公司产品仅够抵押外债的利息，公司这时就变成了日本在中国开办的一个联合企业一样，生产也一蹶不振了。正如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一文里曾指出：“没有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不可能发展工业。……在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分裂的中国里，要想发展工业，建设国防，福利人民，求得国家的富强，多少年来多少人做过这种梦，但是一概幻灭了。”（《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一〇八一页）汉冶萍公司的下场正是这样。

安源煤矿的矿工们在三大敌人压迫之下，挨打挨骂已成常事。为了镇压工人的反抗，矿上还设有司法课，牢狱里经常关有三四百工人。用流氓地痞组成的矿警局，成立了东、南、西、北四个区的矿警队，监视工人的一切活动。他们还勾结反动政府，派军队驻扎安源。矿警和驻军，常有近千人，平均十个工人就有一个武装军警监视，美丽的安源山变成了阴森森的集中营。

统治阶级还从精神上来奴役安源工人。在方圆两华里的地方，官僚买办招来一些帝国主义牧师、神父和和尚，设了十几所庙宇，如天主堂，中华圣公会，福音堂等。此外安源帮会也很多，仅老街筲箕街就有自成系统的四个帮会。这些都是紧紧套在工人身上的绳索。

一九二二年时，矿局工人平常有一万二千余人，开大工时，人数还有所增加。那时工人生活很苦，矿局所发给的工饷，每人每日只合银洋二角七八分，就是这样低微的数目，工人还不能全部拿到手，工人每人每日所得的只有铜元二十六七枚（按安源洋价，每元银洋可换铜元二百十余枚），大部分都被工头从中扣掉了。可是，安源工人每日的劳动时间却达十二小时，而且全是重体力劳动。工人的福利、安全、疾病医疗，根本没人过问。此外，上自矿长下到职员，还时常打骂工人，滥用私刑，工人过着非人的生活。

株萍铁路工人，共有一千一百余人，劳动多系点工制，工人同样受着无理压迫，生活也很苦。

安源煤矿工人当时除了上述受苦事实外，还有以下特点：

一、在帝国主义直接干扰、封建包工制度直接统治下，工人受着层层残酷压迫和剥削。正由于这样，所以工人要求推翻反动统治也就更加迫切。二、安源工人，利益一致，大家聚集一矿，居住集中，各种消息能迅速传播，联络方便，团结性也较强。三、安源工人在这之前，一向没有自己的组织，过去虽有许多工人加入青红帮，但那是封建把头把持用来压迫工人的工具，不是工人要求自身解放的组织，大批工人还是处于无所依恃的境地。

毛主席曾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

走狗的过程。”（《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六二六页）安源工人正是这样。由于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把头制度的压榨，安源工人曾屡次群起反抗。

六十年前，官僚买办集团引狼入室时，安源的工人，同封建反动统治者媚外妥协的态度截然不同，表现了坚决反抗和藐视敌人的精神。在“路矿歌”中，曾有这样的记载：

工人听说洋人到，他到此处事不好。
莫非他是起祸根，不如诛灭免劳神。
议论纷纷人如密，知府知县多着急。
损坏洋人罪不轻，出示晓喻众黎民。
洋人到此无别意，请他江西把煤取。
皇上请他把矿开，百姓不必挂心怀。
多则不过上十个，量他不敢起风波。
不是官府苦商量，洋人不敢到萍乡。

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萍乡县令彭继昆就曾上省禀报：“安源煤矿之窿工，因开发工钱之事，聚众滋闹……查看矿局，司事人所住之公厅，及洋人住宅，门窗均有毁损之形迹……监工司事人等及挖煤工人互有微伤。”（见一九〇五年六月二十日“时报”）

一九〇五年五月，矿局无理拖欠工人工资，工人的苦难熬不下去了，大家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发清欠饷和反对所谓“罚扣”工资的要求。当时洋鬼子和资本家对工人要求置之不理，工人怒不可遏，五月十七日下午，几千工人聚集起来，由段桂材（湖南湘潭人）、伍锡材（湖南祁阳人）带头，首先打坏了公事房（总办公室）和司爷的宿舍，然后又把“洋屋”包围起来，大呼“打洋鬼子！”

声震安源。洋人一挨打，把资本家吓坏了，连夜用火车把洋人送到醴陵去躲避，并从萍乡城里调来大批军队守“洋屋”。

工人声势浩大，团结得紧，击破了资本家各种阴谋，斗争经历了三天。

这次自发性的斗争，后来虽然失败了，但表现了工人阶级斗争的坚决性，吓得资本家胆战心惊。这次罢工是中国工人最早的一次罢工，显示了工人一开始就是一种有组织的新兴的革命势力，给了帝国主义一次示威。

罢工失败后，安源工人并未就此罢休。一九〇六年六月，为反对将三班生产制改为两班生产制，又掀起了一次罢工，但由于资本家事先有了准备，罢工遭到失败。

一九〇六年安源工人六千多人参加了萍（乡）、浏（阳）、醴（陵）起义。这次起义是在孙中山先生的“建立民主共和国”、“平均地权”等革命纲领的宣传影响下发生的。

起义经过是这样：一九〇四年洪江会首领马福益参加了革命党黄兴所领导的华兴会后，受到了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他在萍、浏、醴活动时，到过安源，发动不少工人参加了洪江会，后来华兴会与洪江会决定联合起来，在长沙起义，但因事机泄漏，起义计划遭到破坏。

翌年，马福益被惨害。马死后，洪江会提出要报仇。这时革命党人刘道一、蔡绍南等又到这一带活动，宣传革命主张，人民普遍受到革命宣传的影响。

萍、浏、醴一带会党分子也分外活跃。当时长江流域各省正闹水灾，饿死的人不计其数；工人思想也跟着觉醒，都有推翻黑暗势力，追求光明的愿望，不久就掀起了著名的萍、浏、醴起义。但是当时在安源的洪江会首领萧克昌对形势估计不足，认为时机还不够成熟，待浏阳醴陵起义时，不但没有起来配合，还劝

大家不要轻动。后来安源工人实在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成批离开安源，上前线和敌人进行搏斗。起义军很少枪炮，苦战了一月，终于因敌人力量较强，而各处起义军组织行动又不够一致，到一九〇七年一月，大多数被镇压下去了。

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也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有力推动了革命运动澎湃的向前发展。起义中安源工人作为主力参加了战斗。这也是中国工人阶级最早参加的革命斗争。虽然中国工人阶级很早就曾参加过革命斗争，但在五四运动以前，它还没有提出自己的政治纲领和斗争纲领，在革命中只是作为资产阶级的追随者而出现，所以斗争往往失败。

安源工人，继萍、浏、醴起义后，一九一三年五月，为反对工头残酷剥削，又发动了一次向工头清算工资的斗争。当时因革命党人反对袁世凯的黑暗统治，资本家害怕工人暴动，调兵遣将进入工人宿舍，使斗争暂时停止。同年十月，德国矿工西礼夫特，无理拷打工人易瑞林，激起了工人的愤怒，又掀起了一场斗争。斗争结果西礼夫特气焰大挫，向工人道歉。

在这以后，安源工人还陆续爆发了数以百计的自发性的斗争。斗争中促进了安源工人的觉醒，但是由于没有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斗争始终没能得到彻底的胜利。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安源工人是富有革命斗争传统的，蕴藏着无穷的革命潜力。当一九二二年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共产党来到安源后，工人就迅速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对资本主义的斗争。

（选自中共萍乡煤矿委员会宣传部编《红色的安源》）

高展在黑暗中的一面灿烂红旗

一九二三年，“二七”惨案发生后，帝国主义和军阀继续举起屠刀，在长辛店、郑州、信阳、广水、驻马店等地大肆屠杀工人，全国许多工会都遭到敌人的摧残，许多工会领袖、工作人员和先进工人遭到逮捕、惨杀或开除，工会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党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战斗司令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被查封，工作人员被通缉，不得不由北京迁到上海，年轻的工人运动在已经联合起来的国内反动派势力的镇压下，暂时受到挫折，转入低潮。

在这阴霾密布，黑暗重重的白色恐怖下，当时由刘少奇同志亲自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却以雄伟的姿态巍然矗立，仍然高举光芒四射的灿烂红旗，迎着黑暗的风暴招展。

安源——这块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所亲手开辟的革命圣地，是当时全国工人，全国人民的希望所在，被称为中国的“莫斯科”。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在全国工人运动处于低潮的那种极其恶劣的白色恐怖下，能巍然独存，并不是偶然的，根本原因在于刘少奇同志在领导俱乐部的工作中，正确的贯彻了毛泽东同志（当时湖南省委书记，安源党组织归湖南领导）的指示，具体灵活的运用了毛泽东同志的策略思想，加强了对工人的教育组织工作，壮大巩固了党、团、俱乐部组织，进一步提高了工人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环境条件，采取了各种的斗争

方式，打败了敌人企图破坏俱乐部的各种阴谋鬼计。

在这一时期中，刘少奇同志领导下的安源工人俱乐部进行了一系列的巨大的组织教育工作和对敌斗争工作。

首先，安源党组织当时认识到：要捍卫斗争的成果，保卫工人已经取得的利益，继续为下一步更大的斗争作好准备，必须更加壮大自己的力量，严密自己的组织，加强工人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因此，在大罢工胜利后，俱乐部就根据：一、由极小的基层单位而到极大的阶级组织；二、采取民主集权制。根据这两条基本原则进行了组织整顿巩固工作。

俱乐部的基本组织是十人团，即部员每十人联成一团，选举十代表一人，再由十个十人团选举百代表一人，每个工作处选举总代表（一段时期叫总干事）一人。总代表百代表由各该处十代表选举产生。在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代表共有一三八二人，百代表一三一人，总代表五十一人，代表一二三〇五名部员。由总代表组成代表会议，为俱乐部的最高决事机关，称最高代表会议。由百代表会议选出俱乐部总主任，窿内主任，窿外主任，路局主任，并由四个主任组成主任团，总理一切部务，在各级代表会闭会期间，俱乐部为最高机关，俱乐部在主任团领导下设有教育、互济、会计、文书、庶务、讲演、游艺、交际等八个股，各股下面又设各科机构。

根据实际需要，另外还设有干事会（后改为执行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和裁判委员会等。这些组织无论就形式或内容上，都可以称是苏维埃的雏形。

为了对付敌人的进攻，更好地组织和训练工人和防止突然事变，安源工人在俱乐部的领导下，以大罢工时组织起来的工人监察队，后扩大改为经常性的纠察团，由各工作处派一人或数人组成。

纠察团有极严密的组织，负责侦察和防御敌人破坏的阴谋行动及维持社会秩序。纠察团有团长、副团长，团下分队，纠察团经常人数约二百人。纠察团当时没有枪，只有一根藏有刀的铁棍，工人称它为自由棍，这是纠察队员的主要武器。

安源路矿的青年当时约有两千七八百人。俱乐部为更好团结和教育青年，特设了青年部。另外，为了组织家属参加政治活动，又成立了妇女职业部。

罢工胜利后，俱乐部还加强了工人的经济组织——消费合作社，把一百多元资金，立刻扩大到一万多元（一九二四年达五万多元），在安源设有三个分社。

安源党组织在加强组织工作的时候，特别注意壮大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组织，据当时党组织的部分成员回忆，在一九二三年冬，党首先在安源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党校，刘少奇同志任校长，任岳同志具体负责。在一九二五年“五卅”前，安源的党组织建立了十五个支部，党员发展到三百人左右，将近当时全国党员的一半。同时，还在青年工人中发展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团的支部大体与党的支部数量相等。这些，便是安源俱乐部在白色恐怖的乌云满盖下，巍然屹立的重要原因与力量之一。

其次，安源党组织在罢工胜利后，更大规模的加强了对工人的政治思想教育，不断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不断为安源工人指出政治方向和斗争前途，使安源工人阶级紧密的团结在俱乐部周围，一万三千余人如一个整体一样的在俱乐部领导下进行斗争。

党在安源发动工人，首先是从办工人补习学校开始的。罢工胜利后更大规模加强了这一工作，由一所补习学校增加到七所，参加学习的经常有两千多人，此外还设有一二十个临时性的读书处和开设了在当时说来规模宏大的图书馆。

学校的主要课程有国语、算术、常识、谈话，教材全由俱乐

部教育委员会编印。它是对工人进行文化教育的地方，但更重要的，它是进行政治教育，启发工人阶级觉悟的课堂。

教学中特别注意心得，组织学生自己讲演，如：个人与团体的关系，私有财产之流毒，阶级制度之罪恶，工人要怎样夺取政权……

俱乐部还经常请当时党内一些负责同志向工人作报告，不断为安源工人指出今后斗争的方向与任务。如当时湖北省委书记李维汉同志，就在罢工周年纪念会上讲了话，指出为了改良工人生活条件，以直接的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工人运动，固然很紧要，而且也不可避免，但工人运动偏重于这一方面是没有意义的。……只要生产工具，政权全握在资本家手里，资产阶级就有支配全社会、人民生命之权力。……因此，劳工运动的经济斗争，必须带有政治色彩，劳动者必须明白自己斗争的政治意义。工人团体，应当给予工人以主义（共产主义）的基本知识，以及政治经济方面的常识与革命工具及策略。安源工人努力的方向，今后，应转向这一边（指政治斗争的意义与必要）。

僧右同志也在会上作报告说：“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的斗争，不过是劳工运动初期的一种手段，绝不是劳工运动之目的，你们应该培养实力，联合全国无产阶级，准备做根本的解放运动，就是说：夺取政权，管理生产机构，要明白，向人讨饭吃，不如自己做饭吃。”

在这期间，俱乐部还出版了《罢工胜利周年纪念册》、《报告册》、《旬刊》等。刘少奇同志在纪念册上著文向工人指出今后的任务时说：

“我们主张的是：

- 一、使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养成支配社会的潜在力。
- 二、实现夺取政权，由政治力量消除社会的一切阶级压迫——

人的压迫。

三、在产业公有制度下，以极大的速度，发展实业，减少人类自然的压迫。”

他说：二三两项是我们无产阶级最终的目的，第一项是我们目前的迫切任务。

矿局资本家的一连串阴谋破产后，又故意破坏生产，使产量下降，制造借口，想以此来摧残俱乐部，破坏俱乐部。

在资本家的这一阴谋下，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二四年六月一日俱乐部的第三十一次最高代表会议上，发表了“要看住瓶子里的水”（老工人回忆的话题）的演说，明确地指示了对资本家的利用和限制的方针，在会上得到代表一致同意，组织了生产整理委员会，负责整理萍矿生产，提倡工人自治，有力的揭破了敌人的进攻。

这一切，正如刘少奇同志对“二七”惨案后，安源工会所存在原因，所作的精辟的分析：“‘二七’失败后，军阀资本家向工人进攻，安源工会在那时候，能够立取守势，叫工人团结内部不要乱动，不要骄傲，莫假敌人以破坏之机，又能乘着资本家与军阀勾结未深，资本家内部党派分歧之际，拉拢地方绅商，制止资本家之破坏手段，资本家之诡计无从施展。工人最能借资本家破坏工会之口实，提出种种要求，资本家内部党派分歧，彼此都想凭工人势力，推倒异己，巩固自己的地位，结果，工人得利用其党派取得种种的实际利益，不为任何党派利用……。”（《中国工人》，一九二五年第四期）

安源俱乐部在与官僚资本家的斗争中，还善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战胜敌人。如在一九二三年六月间，矿局私自给少数工人增加了工资，企图以此引起工人对俱乐部不满，使群众觉得若想增加工资就只得先靠拢矿局；这种愚蠢的把戏，反而引起全体

工人不满。俱乐部的领导人，对矿局惹起的事一再声明俱乐部事先不知道，对此事不能负责，同时及时的大力宣传，矿局给少数人增加工资不合理，“要增一起增。”眼看风潮愈延愈广，罢工如箭在弦，一触即发，矿局惊惶失措，再三要求俱乐部出来调解，最后承认了俱乐部提出的条件：

(1) 凡薪资每日一元以上之工人，上年罢工未增加工资者，照原薪加百分之五。

(2) 矿局每月津贴工人俱乐部经费一千元（原有一百元之津贴在内），从十三年七月起付给。

(3) 矿局以后增加工人工资，须通知俱乐部。

(4) 矿局对于学徒，每年须考查其成绩一次。

工人把这四个条件，称为“第二次与矿局订的条件”。

敌人的阴谋节节宣告破产后，就掏出了拖欠工资的老办法来困死工人，如是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五日“第二次罢工”发生了。这次罢工的起因是，一九二四年七月以来，矿局拖欠工人工资达三个月之久。当时矿局为了卡死工人，发出的矿票一元，到市上买东西要补水四角，工人借债亏累得痛苦万状。到年终时，矿局不仅拖欠十一、十二两个月的工资，对罢工胜利取得的年终双薪也提出要取消。如是激起工人愤恨，一月七日，俱乐部即发出宣言，说明罢工原因，争取社会支持，一月十五日开始罢工。

这次罢工俱乐部暗中把守了一切重要机关，控制了交通工具，纠察团副团长周子南带了几千工人，把矿局总公事房围得水泄不通。副矿长舒修泰和总监工王三胡子使用电话调军队不灵了，急得团团转。

在这次罢工中，俱乐部先礼后兵，在罢工之前就提出过：一、当欠饷未发清时，萍矿运往汉冶及轮驳之焦煤一概停运，若售以发工饷者，则照常运驶；二、当欠饷未发清时，须多出煤售卖以

发工饷，饷未清时或以后工饷无着时，得将此办法延长，卖煤之经济，并须公开；三、欠饷每月二分五之息，须由本月十五日起算。矿局不加理采，一月十四日，路局工人根据俱乐部命令，拒绝运焦煤。

罢工两天了，矿局损失日多一日，工人若再坚持，是不堪设想的，同时资本家被围住得吃茶水都困难，也更谈不上吃饭。十五日不得不请萍乡镇守军李鸿程派副官来调解，军阀也知道再扩大用武力也镇压不了，如是答应两星期内发清欠饷。

这些斗争之所以得胜，正如刘少奇同志指出的：“安源，市镇甚小，工人集中，每当工会危急之际，个个工人无不拚命保护工会，常自动做侦察，把口子、四处巡逻，日夜不息，满市只见工人密布，如何尽力维持工会，如何向资本家示威恐吓，如有工贼，工人即群起抓到工会，加以惩戒，或在工人宿舍禁止自由活动。所有各军警及重要机关，与邮政电报电话等交通机关均有工人暗中把守，如此在一小市镇中，万余工人全体动员出发，资本家稍有动作，工人即刻知道，如是资本家的秘密不能保守，行动不能自由，工贼的破坏无从下手。在工会方面的一切秘密反能保守，行动反能自由，工会能够知己知彼，所以百战百胜，资本家彼此消息不能互通，更不知工会的消息，所以百战百败。如果资本家以军队包围工人，工人即包围工厂，包围资本家职员等，要死即大家死在一块，资本家终有投鼠忌器之忧，不能与工人流血，又工人每当工会危急时内部意见及扯皮打架等事即刻完全消灭，一心对外。资本家当这种时候，意见就更加分歧，互相倾轧。故安源工会能够齐心、奋斗，所以能打破一切障碍，拥护自己的工会，日见巩固发展。”刘少奇同志强调指出，安源工会所以存在，“不过是工友能够齐心、奋斗，与看清环境取决阶级斗争的手段而已。”（均见《中国工人》，一九二五年第四期。）

俱乐部经常组织各种纪念会等庆祝活动。如罢工胜利，“二七”纪念，列宁、李卜克内西逝世纪念，黄爱、庞人铨逝世纪念，十月革命节、“五一”节等等。在一九二四年五月一日这全世界劳动人民团结的节日，在这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两周年的纪念日，工人们久已盼望的俱乐部大厦落成了。工人们敲锣打鼓，一面庆祝这三件大事，一面检阅自己的力量。

鉴于形势之突然变化，俱乐部乘敌人阴谋未出之前，先行动手，努力训练工人，巩固组织，派出许多优秀的干部到苏联、广州农民讲习所学习，一面蓄备力量，一面大力支援外地工农运动。安源大罢工胜利的消息传到湖南水口山锡矿后，水口山的工人也想立即组织工会，安源工人本着阶级互助的精神，立即派蒋先云、谢怀德等四个同志，前往协助，水口山工会很快地成立了，并获得很大的胜利。同时，在一九二三年，李立三等同志到达汉阳，筹备汉冶萍总工会，从此汉冶萍公司的五个厂、矿的三万多工人，组成了一个统一的工会。此外在湖南省委领导下并尽力联络各处工人组织湖南工团联合会，粤汉铁路工会，加入全国铁路总工会。在一九二五年，汉冶萍总工会等四个工会团体发起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刘少奇同志被选为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副委员长，离开了安源。当时安源工人虽然经济困难，但仍以高度的阶级觉悟捐款援助唐山、京汉、水口山、汉阳铁厂等处失业工人，援助株州、长沙受水灾的难民。谢怀德同志帮助受安源工人运动影响的湖南衡山县农民，成立了岳北农工会，谢怀德同志被选为农工会的全权代表，领导岳北农民开展抗租、抗捐斗争，坚持了七个月。这是党领导下的湖南最早的农民运动。

此后，安源工会的工人，布满于湘赣之间广大的农村，结成了紧密的工农联盟，对工农运动的高涨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选自中共萍乡煤矿委员会宣传部编《红色的安源》）

刘少奇在安源革命活动大事记

(一九二二年九月——一九二五年春)

一九二一年和一九二二年,毛泽东同志多次来安源了解情况,进行宣传,并派李立三等同志来安源工作,建立了党、团组织和工人俱乐部。

一九二二年九月九日:

李立三到长沙汇报,经醴陵回到安源。

九月十日或十一日:

刘少奇由中共湘区委员会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派来安源工作。

九月十一日: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向全国发出快邮代电,揭露资本家的罪行。

九月十二日:

毛泽东同志从长沙来信,指示安源党组织要坚决领导工人罢工。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来电,支持和鼓动安源工人罢工。

刘少奇参加了安源党组织召开的支部会议,对大罢工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和布置,成立了罢工指挥部。李立三任罢工总指挥,刘少奇任俱乐部全权代表,住俱乐部应付一切。

九月十三日:

工人已无心工作,人人相遇即聚谈罢工。李立三到车务处与

矿长、路局长交涉。工人疑为当局谋挟李立三，数千工人将车务处围住，寻出李立三送回俱乐部始散。

凌晨，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爆发，火车停开，煤矿停工。

上午，商会代表、地方绅士来俱乐部，愿任调停人。刘少奇出与接洽，将十七项复工条件事提出。

九月十五日：

路矿两局派全权代表到商会，俱乐部主任李立三亦到，举行初次谈判，未得结果。

九月十六日：

刘少奇代表路矿工人俱乐部到戒严司令部与路矿当局谈判。戒严司令多方威胁恐吓。刘少奇毫无所动，声言：“万余工人如此要求，虽把代表斫成肉泥，仍是不能解决！”迫使当局答应磋商复工条件。

九月十七日：

工人冲进锅炉房熄火停电。

晚，两局及俱乐部代表会同商会、地方士绅等调人将复工条件细加磋商，订就草约。

九月十八日：

早，三方代表在路局机务处签订正式条约。

下午，安源路矿工人举行盛大游行，庆祝罢工胜利。

十月：

俱乐部改组选举：总主任李立三，窿外主任刘少奇，路局主任朱少连，窿内主任余江涛。

刘少奇到长沙向毛泽东同志汇报安源斗争情况。

冬天：

毛泽东同志来安源。

十二月二十三日：

刘少奇、余江涛与王海波等商谈加工资事。

一九二三年一月：

刘少奇离安源，因事留长沙。

四月：

毛泽东同志来安源。

李立三离源。

刘少奇代理俱乐部主任，并兼隆内主任。

刘少奇与何宝珍在安源结婚。

六月十一日：

工人为加工资事闹风潮，刘少奇出面解释，散退工人。

六月十四日：

工人们仍为加工资事闹风潮，刘少奇劝解散退工人。

六月十五日：

刘少奇、陆沉与矿局协商工人加钱事。

六月十九日：

刘少奇、陆沉继续与矿局协商工人加钱事。

六月二十日：

下午，刘少奇与矿方协商。

七月十一日：

刘少奇与矿方签订七条协定。

八月十日：

刘少奇与朱少连合著《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

八月十六日：

俱乐部改选，刘少奇任俱乐部总主任。

八月二十日：

刘少奇、陆沉与金湘生商量工人工资之事。

刘少奇著《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

刘少奇与矿长商议外工程工资事。

八月二十一日：

刘少奇与矿长议定外工程工资事。

九月：

安源农民与大地主贾咏谷发生斗争，刘少奇出面调停解决。

十一月七日：

刘少奇、陆沉到矿局，责问职员闹事原因，督矿长解决。

十一月二十七日：

刘少奇、陆沉与矿长谈话。

一九二四年六月：

刘少奇著《救护汉冶萍公司》。

十一月：

刘少奇著《整顿萍矿意见书》。

一九二五年春：

刘少奇离安源，代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即工会）到广州发起和筹备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刘少奇被选为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于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广州召开。）

（刘传政整理）

少奇同志永远活在安源工人心里

朱 子 金

提起笔写回忆少奇同志的文章，就忍不住泪水扑簌簌往下流。那场人们记忆犹新的浩劫，夺走了中国人民的忠诚儿子少奇同志。但是，他在人民心中树立起的丰碑是摧不垮的。不管往少奇同志身上泼了多少脏水，任何一个正直的中国人，都不会减轻心中对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怀念。

安源，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当年领导工人运动的地方，安源的矿工永远不会忘记刘少奇同志英勇斗争的事迹。今天，少奇同志的冤案终于平反了。这也是全国人民的心愿。抚今思昔，我凝望着刘少奇同志的遗像，心中感慨万分。记忆的闸门打开了，许许多多的往事从我的内心深处涌出来……。

一九六六年初冬的一天深夜，几个南下“造反”的年轻人在安源街上贴出了“炮轰”刘少奇的大字报。这些只是从历史教科书上才得知一点安源工人运动的年轻人，竟大言不惭地宣称“刘少奇是出卖工人利益的工贼”，勒令全安源人民二十四小时之内全部取下刘少奇的画像。刘少奇同志在安源工人中有着崇高的威望，这张勒令把矿工激怒了。人们不约而同地拥向街头，在路矿工人俱乐部门前与这些南下的年轻人辩论。

是英雄还是工贼？让事实说话。当年参加过罢工的老工人又讲起了少奇同志与资本家斗争的故事。讲罢工前工人的牛马生活，罢工后工人得到了哪些利益。这些在安源妇幼皆知广泛流传

的事迹，人们讲不厌，也听不厌。讲一遍，热血沸腾一遍；听一遍，受一遍教育。老工人胡发全指着那几个红卫兵的鼻子尖，无比愤慨地说：“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的年轻人，你也不想想安源路矿工人和刘少奇同志有多么深的感情！刘少奇同志在安源闹革命的时候，恐怕你老子都还在娘肚子里，你们要是讲不出‘工贼’的真凭实据，我们就勒令你们二十四小时滚出安源！”那几个红卫兵哑口无言了。其实，那几个小将算是长见识了，他们看到了真正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领袖与人民的感情。但是，并没有由于这几个小将受到教训因而那股扑向刘少奇同志的逆流会平息下来。这股逆流来得太凶，中国人民无法抵挡，安源矿工自然也顶不住了。要取下刘少奇同志的画像的勒令，终于由几个毛孩子写的一张白纸，变成了正式文件。取就取吧；没有少奇同志的画像挂在墙上了，并不等于人们就会忘记他。有的人将取下来的像珍藏起来，有的边取边擦眼泪。

事实永远抹不掉，但是在那年头，事实却可以被践踏，被歪曲。一九六七年二月，黄浦江上的夺权风暴刮到安源来了，一群人闯到安源工人运动纪念馆宣布夺权。要把馆内的历史资料搞走。这些资料和文物是老工人用鲜血为代价才保存下来的，怎么能让人拿走？资料和文物都是历史的见证，要是落到坏人手中将会产生什么样的恶果？馆里的几个工作人员，义正词严地提出了抗议。可是抗议又有什么用？铁棒和强暴就是当时的真理。他们说：“历史要为现实服务，资料要服从当前斗争的需要，谁敢拦阻，就砸烂谁的狗头！”资料被抢走不久，一批陷害刘少奇同志的罪证史料应世而生。天晓得从那里冒出了个有根有据的林彪在安源的“革命旧居”，原来的路矿工人俱乐部却被堆上炸药，炸塌了一堵墙。理由是刘少奇曾在这里住过。当爆炸声震响的时候，有不少老工人流了眼泪。他们怎么会忘记，这座建筑物是当年饥寒交迫

的日子里每人省下七天半工资建造起来的。他们在这里听过毛主席、刘少奇同志、李立三同志的讲演。在这里开会、学习，演文明戏。这幢楼房有什么罪？一个老工人冲到“造反派”的头头面前怒吼着：“刘少奇在中南海住过，你们为什么不去炸中南海？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过外宾，你们也去炸吗？”“造反派”的头头一时傻了眼。这老头是疯了吗？他没有疯，他何尝不热爱时时向往的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他的质问是人民的抗议呵！工人俱乐部的旧址被炸损了，传说是刘少奇同志当年种的两棵梧桐树也被砍了。那些高喊别人篡改历史的人，却肆无忌惮地重新涂写过去的历史。

少奇同志和我父亲朱少连（当年的路局主任）是老战友。一九二二年九月，少奇同志来到安源，最早就住在我家里。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刘少奇同志在中南海接见了，对我有许多亲切的谈话。加上我又是安源工人运动纪念馆的负责人，我被打成刘少奇的“忠实走狗”、“吹鼓手”、“黑爪牙”、和当年的工人总代表袁品高等同志一起天天挨批斗。人格的侮辱，恶语的咒骂，棍棒的殴打，什么没有尝受过啊！每当在最困难的时候，我总是这样鼓励自己：再艰难，总不比刘少奇同志只身到敌人戒严司令部去谈判更难吧？也不会比父亲流血牺牲更痛苦吧？我咬着牙坚持走过来了。我永远忘不了老工人袁品高同志的一句话：“人活在世界上，就要有骨气，死了十年后，拿出骨头打鼓还是咚咚响，不会有沙哑声”。

有一天，下着绵绵细雨，我们被用汽车拉着在全市游斗。游斗刚完，一个老工人把他的雨伞让给我，还摸摸我淋得湿透的衣服，心痛地问：“冷不冷，打得不厉害吧？”我感激地点点头，撑着伞往回走。还没走多远，老工人甘开昌又拉我到他家，把一碗滚热的鸡蛋端到我面前说：“吃吧！我们知道刘少奇，也知道你，吃

吧！驱驱寒气！”我戴着高帽子游斗了一天，没有掉一滴眼泪，可是这时候，一股暖流却从胸口涌上，把一腔的眼泪都推了出来。青山矿的老工人刘庆生是我在青山游斗之后，大清早就走到我家里，他说：“昨天，看见你拿着刘主席的像跪在那里，我这老头子也忍不住掉了眼泪，刘主席是好人，我心里清楚。”还有一天傍晚，老工人袁德茂给我送来一盏自制的“孔明灯”——一种小玻璃罩子的油灯，他说：“孩子，拿着吧！我特意为你作的，晚上批斗了回家，也好照照路”。在老工人面前，我只是一个孩子，我真不知怎么来表示心里的感激之情。袁德茂老同志贴着我的耳朵轻轻地说：“谢什么，我是记刘主席的情啊！”为什么这些同志在这暴风雨面前敢来亲近我，这么关心我，不正是袁德茂同志所说的“是记刘主席的情啊”！

人民爱领袖，是由于领袖也爱人民，刘少奇同志担任国家领导人后，一直很关心安源的矿工。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刘少奇同志接见我时，亲切地询问安源煤矿的生产情况和工人的生活情况。他问得是那么详细：“方井还在生产吗？萍乡在合作化后，农民的生活赶上富裕中农了吧？”当我讲到矿山建设发展很快，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时，刘少奇同志开怀地笑了。当我说到有些当年的老工人生活还没有安置好时，他难过了皱着眉头，大口大口地吸着烟。人民的温饱连着少奇同志的心啊！他当时就在我的笔记本上给萍矿工人写了一封信，建议萍矿在职的工人做一件好事，每人多生产一吨煤，或者每人超产一天，或者把一个礼拜天不休息，义务劳动一天，捐献一天工资，帮老工人解决困难。少奇同志还拍拍我的肩说：“你就带个头，告诉青年工人，你们将来也会老的，安源俱乐部的大讲演厅不就是工人自己捐了工资建的吗？这样既不增加国家负担，又帮了老工人的忙，不是很好吗？”萍矿工人积极响应刘少奇同志的号召，捐了三万多元，连

过去在安源工作过的湖南省总工会主席袁学之、宋新怀同志也都捐了钱，这些钱给老工人建了敬老院，使老工人都过着幸福的晚年。记得敬老院落成，第一批老工人搬进去的那天，这些当年在资本家的皮鞭下连眉头也不皱的老人，都感动的泪流满面，他们拉着我的手说：“毛主席、刘主席是青天，我们世世代代也会记得这个恩情”。

安源矿工热爱刘少奇同志，不管给刘少奇同志强加上什么罪名，他们始终坚信刘少奇同志是英雄。安源路矿工人运动史已经有五十多年了，刘少奇同志亲自在这本史册上写下的一页，永远在人们心中闪耀着灿烂的光辉。刘少奇同志一身是胆的故事，也一直在许多人中暗暗地流传。记得六七年冬，强加给刘少奇同志的三顶大帽子宣布了，当时就有两个老工人走到我家对我说：“刘少奇是不是内奸，我们不清楚，要说他是叛徒、工贼，这不可能。说他是工贼，只有资本家和国民党军阀会高兴，说他是叛徒，更不可信，我们了解他，当年大罢工时，那可是生死关头啊！他是个不怕死的人啊！”

刘少奇同志蒙受冤屈的时候，有个老工人来问我：“当年刘少奇同志只身入虎穴，我们一万多人保护他，反动派不敢动他一根汗毛，可是，在红旗飘扬的今天，在少奇同志担任了国家主席的时候，少奇同志受害，而我们却不能保护他了。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也答不上来。在我的心里，又何止一次问过这个为什么？在那个时候，问天问地也找不到答案。粉碎了林彪、“四人帮”之后，我们心中的疑团解开了，我又找到那个老工人对他说：当年你问我的问题，现在我来答复你吧！这个老工人拉着我的手，激动得好久没有说出话来。“不要说了，我也清楚了……这下好了，党中央打倒了‘四人帮’，可惜他老人家……”。老工人的眼泪夺眶而出，落在我的手上。是啊，“可惜他老人家……”。如果没有那场

浩劫，刘少奇同志还一直在领导着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的现在该是多么美好啊！

少奇同志和我们永别了，人们会永远铭记着他，历史的丰碑将永远闪耀着他那光辉的名字。

后 记

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最大冤案——刘少奇同志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的时候，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编了这本资料书，以表示我们对敬爱的少奇同志的深切怀念。

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而人民是不会永远沉默的，被歪曲了的事实，终究要被纠正过来。这本历史资料书，从几个不同方面，真实地记录了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五年刘少奇同志在安源生活、工作和斗争的情况；再现了在当时中共湘区委员会毛泽东同志的指导下，李立三与刘少奇同志领导安源大罢工取得胜利的历史画卷。同时，资料还生动地反映了刘少奇同志在斗争中一身是胆、不怕威胁利诱的英雄气概；有理、有利、有节，善于运用斗争策略的领导艺术，以及与工人群众血肉相联的崇高品质。可是，所有这一切历史的真实，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被林彪、“四人帮”严重歪曲：明明是我党优秀的工人领袖，却被诬陷为“工贼”；明明是与路矿当局英勇斗争的战士，却被诬陷为“资本家的打手”；明明是工人阶级利益的忠实保卫者，与革命队伍中“左”、右倾错误倾向作了不懈的斗争，却被诬陷为提倡“文明罢工”、“镇压安源大罢工”的“罪人”……推倒这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最有力的办法，是让历史出来说话，以恢复它的本来面目。

本书分四部分：第一部分，刘少奇有关安源工人运动的论著、书信；第二部分，安源工运的历史文献资料；第三部分，当年参加安源工运的一些老同志的回忆录；第四部分，附录。共四十一篇。

除少部分解放后公开发表过以外，大多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本书系历史资料书，有些问题的说法，互有出入，甚至矛盾，为了保持历史资料的原貌，提供研究，一般照登；文字错漏处，明显可辨的，作了必要的矫正。

本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革命史研究室和安源工人运动纪念馆合编。参加编辑工作的有唐宝林、刘传政、郭晨和裘之倬同志。

一九八〇年五月

封面设计：毛国宣

书 号：11190·055
定 价： 0.72 元